

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聆听尼采的生存智慧

(德)尼采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聆听尼采的生存智慧

罗烈文 编译

中国三峡出版社

序 言

熟悉尼采，起源于他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上帝死了！”一个敢于向上帝发起挑战的人，我以为至少可以称之为勇者。事实上，尼采充满悲情色彩的一生恰恰是在向我们传输一个信号——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勇者。

说尼采特立独行，是因为他生于宗教家庭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人士；在女人堆里长大，日后却成为坚决的反女性主义者；受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最后又抛弃叔本华哲学思想，“自立门户”。他按自己的意愿，特立独行地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哲学的世界里一路高歌。

正因为尼采的特立独行，所以，尼采也成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观点和立场不同，人们对他的作品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不仅如此，由于尼采在作品中采用了独特、强劲、充满隐喻和矛盾，甚至是疯癫似的独白形式，因而经常遭遇误解。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尼采以及他的思想呢？

首先从正面来说，尼采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他将哲学的深邃、诗歌的浪漫、音乐的感动、心理学的精细和语言学的广博融为一体，自成一

家。对20世纪的哲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欧陆哲学，虽然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英美国家要到20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注重他的作品。尼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他企图揭发社会的既有价值观的本质，尼采指出人的动物本性和欲望在形塑人类行为上扮演的角色这一点，也大为影响了后来的心理学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学说中重视心理力量的部分也是受到尼采权力意志说的影响。

尼采不仅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存在主义，他的影响所及还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尼采所提出的“上帝已死”成了存在主义的中心论点：若没有上帝，那么就没有必然的价值或道德律。以及若没有必然的价值或道德律，那人类应该如何自处的问题。

其次，从反面来看，尼采的有些思想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比如尼采浓厚的贵族情结和对个人意志的过分强调，导致其过于激进的理论倾向，主要表现有反民主倾向。

无疑，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一种英雄主义学说，有其颇为可取的一面。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在知识、智慧和胆略起决定作用的特殊时代下，一个英雄或杰出人物往往胜过千军万马。

但是，尼采的“超人哲学”所反映的英雄主义又是极端的、褊狭的。尼采认为普通人都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试想，假如真像尼采所主张的那样向庶民开战，天下必定大乱，英雄也就难以成为英雄了。尼采说：“人应该生活在山顶。”假如“超人”或“高等人”是人类之山的山峰，而山峰要摒弃它赖以高耸入云的山体，这不是很可笑吗？

“超人哲学”导致了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极力推崇，这就决定了尼采的反民主倾向。尼采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这样的主张显然是与历史大潮悖逆的。

此外，尼采一直被众人无法接受的另一原因，是他对女性的鄙夷态度。

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他说：“男人通过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愚蠢。”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借老妪之口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把女人当作劣者和弱者来鄙视的，这样的观点显然有违人权平等。

当然，对待尼采，我们需要的不是辩论他的对与错，得与失，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去理解，去探索，去研究他的言行，他的智慧。

抱着这样的主旨，我们撷取尼采智慧的灵光，将其一生中的闪光点整理成文，集文成书。我们近似“莽撞”的行为绝无冒犯先人之意，更无亵渎之心。实以秉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帮助读者更轻松地去了解其思想的宗旨行事。

全书分为五卷：卷一，洞悉人性的真相；卷二，明了道德的谱系；卷三：明晰是非善恶；卷四：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卷五，世纪的告诫。内容囊括了尼采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包含有很多惊世警言。

愿本书能成为大众读者了解尼采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愿尼采的智慧之光能赐予每一位读者以智慧。

是为序！

湘人烈文
2009.7.20

[目 录]

序 言

卷一 洞悉人性的真相

人性的虚伪

人的个性各异

人类的三种毒害

心灵的正确态度

高贵与卑贱并存

为害者从不替受害者思考

怨恨如同毒瘤，会危及生命

帮助别人，是为了成就自我

爱慕虚荣是一种返祖现象

卷二 明了道德的谱系

道德的谱系

道德的心理观察

认清道德的本质

人对道德的认识存在差异

行为习俗要合乎道德

自我折磨的美德

道德的偏见

道德的培育

珍惜你的美德

卷三 明晰是非善恶

“善”与“恶”

“好”与“坏”

世间没有永恒的善与恶

美德也是一种善

人是否应该具有同情心

人有追求地位的本能

权利和义务

卷四 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

认识自我

人要蜕变得更具智慧

追求至高境界

人理当被超越

追求出人头地的利弊

超越自我

成为最好的自己

非凡之人所面临的危险

人的灵感和天性

认清苦难

卷五 世纪的告诫

生命的价值解释

生命理应被热爱

生命的理性

最真实的爱叫友谊

别抛弃你的爱和希望

谨防“小人”

从报复他人的欲望中解脱出来

保持本性与绝对的责任

恰逢其时的死去

“上帝死了”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人生的劝诫

钟爱优秀者

永葆贞洁

附：尼采生平

卷一

洞悉人性的真相

在现有道德的范围内，人的存在是“无辜”的，我们所要做的，便是认清这种无辜的地位，从而在黑暗与重重帷幔中逐渐找到理性之光。蚕变之前的自我挣扎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是必要的，它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光明的前奏。

人性的虚伪

当败类找不到任何慰藉的时候，虚无主义便成了他们独有的标志。他们之所以进行破坏，是因为担心自己会毁灭。由于他们被道德取代，可他们又不甘于“顺从”——于是，他们站到了对立的立场，希望能为自己争取某些权利，为此，他们还迫使强者成为自己的帮凶。既然一切生命都丧失了自己的“意义”，因而欧洲式的佛教也就随之产生了。

“困苦”绝不会逐渐扩大，相反，因为有“上帝”的存在，反而会在一段时间后消失殆尽。“上帝、道德、顺从”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且深深地扎根于贫困阶梯之上。当相对有利的情形出现时，积极的虚无主义便会凸显出来。

以相当高的精神文化为前提，认为道德会被克服；同时，这种文化又会带来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因为不同哲学派别对同一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的见解，因此哲学领域一直处于争吵的状态下，甚至有时让人产生哲学已经无药可救的情绪，因而，人精神上会出现某种懈怠。但这并不表示就是虚无主义者低微的等级。让我们回想一下佛祖出世时的情景，永恒轮回的学说中注定存在一些博大精深的前提，就像佛祖学说里的因果概念等。

那么，“败类”到底是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生理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在欧洲，最不健康的一类人依旧是这种虚无主义者。他们将永恒轮回的信仰看作是人类的灾祸，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人们会变得为所欲为：人们没有消极的清除，而是按此清除了所有无意义、无目的性的东西，尽管它只是认为一切都是在永恒存在后才出现了痉挛和盲目的愤懑——这一点也是虚无主义和破坏欲的危机所在。说到这种危机，它的价值就在于，它要清除，要把相似的因素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使之互相厮杀；它会把共同的任务分配给那些思维方式相反的人——在这种人里找出几个软弱的、信心不足的人，然后以健康为出发点，开创权力的等级制。这是因为，发号施令者就是发号施令者，服从者就是服从者。当然，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都不属于这个行列。

那么在这种新的秩序中，谁是强者呢？答案是最平庸之人。因为，这种人不需要什么极端的信条。他们不单承认，并且喜欢那种偶然性和无意义性。这种平庸者大多是在将人的价值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去想像人的，因此他们变得渺小、软弱。当然这种人是健康的，所以经得起那些灾祸的折腾，甚至是不畏惧灾祸。这种人的特征是：对自己的力

量充满了信心，而且能够自觉替别人出力，并为此深感自豪。

但是这种人为什么会想到永恒轮回之说呢？

对于永恒轮回说的那种合理性立场，那种“理应如此，可没有如此”，以及“事情若如此该有多好”，几乎没有几个人清楚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它们意味着对所有事情进程的谴责。因为在任何事物中，都不存在孤立的东西。聚沙成塔，你可以在自己的小小不幸上建造出未来的大厦，从整体上说，就是要经历沧海一粟的过程。如果连康德都不清楚道德的标准是不会完全实现的，那么道德本身就已经包容了对整体的判断。但是反过来说，整体会提出疑问：道德又是从哪里获取这种权利的？在这里，为什么有一部分竟当起审判整体的法官了？从实际情况上分析，如果说这是无法灭绝的本能，而且有人对那种道德判断和现实不满，那么这种本能就同属于无法灭绝的愚蠢，并且也是我们的不谦逊。但是，因为我们将这番话说了出来，所以也就等于是做了我们所指责的事。事物活动的性格特征就是合理性，它僭越了审判游戏的立场，当然，所有不公正和不完美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也正体现了“完美性”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一切欲望，想得到满足的欲望，都是通过事物的现状来表达不满之情的。那么它具体的表示是什么呢？难道也是由真正的不满足、满脑子的合理性的各部分拼凑而成的吗？“事物的活动”难道也是从这里出发的？以现实性为出发点的路，必将是永不满足的本身吗？莫非合理性就是驱动力？就是上帝？

就我个人来说，摆脱宇宙、统一性、一切力和某种绝对的物，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们逼不得已地将绝对之物当成最高的仲裁机关，然后称之为“上帝”。人们必须砸烂宇宙，并且忘掉对它的尊敬；向它索要我们曾经给予未知和总体的东西，然后送给它近在眼前的、属于我们的东西。就像康德曾在《实践的理性》的结论中说：“有两个事物始终都值得永远崇敬”——今天我们宁愿说“消化更值得崇敬”。宇宙是制造老问题的机器，例如“怎么可能有邪恶呢？”等。换句话说，宇宙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感觉器官，甚至是存货、力的储藏室。

顿悟

虚伪是人的本性，因而当一个人对一个事物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时候，他总会找理由，找借口，请上帝出面。

人的个性各异

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稀有因而更显崇高的艺术！

从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去观察他的本性，然后依此本性拟定一套独创性的计划，直到一切都显得很有理性、也很艺术，甚至即便是弱点也使眼睛着迷——运用那令人羡慕的艺术。

此外，还有许多的第二天性在增加之中，相应的，部分第一天性则在减少，这是由于两者在日常工作与活动中的不同之故。不曾减少的丑陋则一直被隐匿起来，且被重新解释为高尚庄严的新形象。而不愿形式化的诸多暧昧也被保留着作为透视之用，意即给那些较为冷僻而不可测的一面一个暗示。最后，当这项工作完成时，我们会发现这根本就是对同一个尝试——将之组织或塑造成整体或局部——的抑制与压迫。不管这项尝试是好是坏，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尝试！这就够了。在自己的律令之拘束下而能体验到最高的愉快的，那便是他们强烈的傲慢之天性，而他们那强烈意志之激情在见到所有受过训练与被征服过的天性之后便会立刻为之大减；即使他们有宫殿，可建或有花园可设计，也不想去作解放天性的尝试。

相反，个性弱的人没有超越自己的能力，而且

也憎恨风格的限制。他们觉得，倘使将这种讨厌的束缚加在他们身上，则定会使其变得粗俗不堪；只要他们受它使唤，他们就会成为奴隶，而他们憎恨受役使。这类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总是关心对自己的塑造与诠释，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好，因为只有在这种态度下，他们才能令自己愉快！

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那便是：人应当做到自己满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那不满于自己的人便为此而随时准备向自己施加报复；如果我们一直忍受他那丑陋的面目，则我们亦会遭受池鱼之殃，因为丑陋的面目会使人变得卑贱与可悲。

顿悟

人的个性是人自身能力的反映，个性懦弱的人其行事为人总会畏手畏脚，而个性特立独行的人又很难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一个人的个性是好是坏，至少得我们自己满意，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

人类的三种毒害

教人祝福者必也教人诅咒。在这世界上最受诅咒的三件事物是什么呢？色欲、权力欲和私欲——这三者便是迄今为止最受诅咒与争论的。

对于轻蔑肉体的苦行者来说，色欲有如受锥心刺骨或火焚般一样痛苦，同时也像“这个世界”一样，被所有的遁世者所咒，因为它往往会嘲讽并作弄那些犯错而步入歧途的教师。

对那些地位低下的群众来说，色欲是烘烧他们的慢火；但对于虫蠹的木头或肮脏的破布而言，它则是常备的火炉。

对于自由的心灵来说，色欲乃是一种天真的自由，同时也是大地的花园之幸福，以及未来对于现在的感激之情。

对于懦弱者而言，色欲是一种甜蜜的毒药；但对于有着狮子般意志的人而言，它则是一服很好的强心剂以及陈年的酒。

色欲是一种至高之幸福与希望的最佳快乐之象征，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它允许婚姻行为的意义甚于婚姻形式的本身。

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彼此的不了解还甚于男女之间的一切——又有谁会悟到男女彼此之间是多么的互不相知！

权力欲是冷酷无情者甘之如饴的鞭笞，是用来对付残忍至极者的酷刑，是焚身之火的烟焰。

权力欲是所有游离之道德的嘲弄者，是粘附在最虚荣之身上的毒蛇，是粉碎与颠覆空洞而腐朽的一切的地震，是毁除伪善者粉饰之幕的破坏者。

在权力欲的逼视下，人类甘愿俯首匍匐于其前，其可怜的举止连猎物都不如——直到不凡的轻蔑从他内心发出呐喊。

权力欲是不凡之轻蔑的可怕教师，它当着城市与帝国的面大声吆喝：“你滚吧！”——直到它们也发出呐喊：“我走好了！”

权力欲甚至诱人地攀附在纯洁者、孤独者以及自足的崇高者身上，同时也有如渲染在天边之紫色幸福的爱情般地发出光热。

当居高位者想去迁就于权力时，还有谁会称权力欲为一种热情呢？真的，在这种热情和迁就之中丝毫没有有任何病态的成分！

但愿孤独的高处并不永远孤独和自足，也愿高山能降临深谷，高处的风则能吹至平地。

呵！谁能给这份渴望一个适当而尊荣的名称呢！

私欲，这个强壮而有力的灵魂拥有一个美丽、喜悦而和谐的高等肉体，而在这肉体四周的一切便

成了一面镜子。

——这柔顺而善道的肉体，这舞者，他的象征与一切乃是自得其乐的心灵，而肉体与心灵的自得其乐自称为“道德”。

此种自得其乐使用善与恶的言辞来保护自己，就像用圣洁的手套来护理双手一样，同时用幸福来命名以此祛除所有可轻蔑的一切。

自私它祛除了所有懦弱的一切，它说：“恶——便是懦弱！”它认为，那些时常叹息、抱怨者都是卑贱而不值一提的。

同时，它也轻蔑所有苦乐参半的智慧。它视羞怯的怀疑为卑下的情操，所有将誓言看得比相识与握手还重的人必然也对智慧十分怀疑——因为这便是懦弱之心灵的典型模式。

它认为那些躺在地上摇尾乞怜而又媚态十足者更是卑下的。当然不排除那种摇尾乞怜而媚态十足的智慧。

它痛恨且看不起那些只知一味容忍所有鄙夷与难堪而从不反抗、忍受一切与满足一切的人——因为这是奴才的典型模式。

不管他们是受役于人类的愚见还是屈服于众神的鄙夷，都会受到它无情的唾弃。

虚伪的智慧——它这样称呼所有奴颜婢膝，老

态龙钟与衰弱无力的智者，尤其是教士们一切荒谬而疯狂的行径！

然而，那些伪智者、教士、厌世者与奴才之本性的人——呵，他们都一味在残害私欲！且他们称此种残害为道德的行为，是一种美德！

呵！谁能给这份私欲定一个适当的名称呢？

顿悟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好当面夸人者，也必好背后毁人。意思是说，喜欢当着人家夸人的人，也必定是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同样，教人祝福者必也教人诅咒，在这世界上最受诅咒的三件事物是什么呢？尼采说，那便是：色欲、权力欲和私欲——这三者便是迄今为止最受诅咒与争论的。

心灵的正确态度

贫穷、快乐和受奴役，三者可以并行不悖；同样，贫穷、快乐和自由独立三者也可以并行不悖。

假设我们工厂里的奴隶不觉得被当作机器上的一颗螺丝和人类发明精神的填充物来使用和用掉有什么可耻，那么，我对他们是没有什好说的了。

有不少人认为，高额的工资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苦难，即他们那非人性的奴役的苦难。有人天真地相信，伴随着一个新的机械化社会中的非个人性程度的提高，这种奴役的耻辱将转变成一种美德；人们给自己制订一个变换价格，使自己不再是人，而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让这些思想和做法都去死吧！

在各民族想尽办法努力追求最大量生产和最富裕的疯狂中，是否你也已经成为其同谋？不管是与否，你所应该做的便是，毫不客气，甚至需要你针锋相对地向他们指出，在这样一种对于处在目标的疯狂追求中，内在价值蒙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然而，倘使你已经不再知道什么叫自由的呼吸，倘使你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控制你自己的力量，倘使你自己就像一瓶走了味的酒一样使你自己感到没劲，倘使你留心报纸和偷偷地注视你富有的邻居，因为权力、金钱和观念的大起大落而充满了贪欲，倘使

你不再相信破衣烂衫的哲学和无需要者的自由心胸，倘使自愿贫穷和不受职业和婚姻限制，自由——这可能是惟一适合你们的。高尚的生活状况——变成了你嘲笑的对象，那么，你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呢？另一方面，如果你只知一味地等待某种事情从外面发生，同时保持过去的所有生活原封不动，一直到这种等待变成饥饿、渴望、热情和疯狂，即使最后全部荣耀从天而降，而你，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必须漂洋过海，寻找世界尚未开发的野蛮之地，成为那里的主人。倘使没有任何奴役的抵抗与威胁，就不停地从一个地区换到另一个地区；既不躲避战争也不躲避冒险，在危难之际甚至甘愿死亡，而不是在这里继续忍受这可耻的奴役，不是在这里继续变得更为怨恨、刻毒和热衷于阴谋诡计，这将是心灵的正确态度。此时此刻，欧洲工人应该大声地宣布，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乃是人的一种不可能性，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有一种有欠公平的不适当的社会安排，他们应该在欧洲的蜂巢内，通过大规模的自由迁徙行动反对机器，反对资本，反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得不在成为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党的奴隶之间做出选择的威胁。让

欧洲四分之一的居民从欧洲迁出！欧洲和这些居民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只有在遥远的土地上，在巨大的殖民事业中，我们才初次看到，欧洲母亲给她的子女灌输了多少理性、公正和健康的怀疑，但是，倘若他们继续呆在家中，这位老妇人就会变得忍无可忍，且变得和她一样爱争吵，爱发火和爱寻欢作乐。

在欧洲的国土之外，欧洲的美德将随这些工人一起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那些在他们老家已经开始退化的危险的不满和犯罪倾向的东西一旦到了国外，就获得了一种粗犷的优美的自然性，被称为英雄气概。因此，最终，一阵清新空气将重新吹过这古老的，人满为患的和自我消耗的欧洲！“劳动力”也许会变得有些缺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那时也许就会想到，我们之所以觉得离开我们的许多需要我们就活不了，其实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太容易满足了——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这些需要！

顿悟

安于现状和易于自我满足都将使一个人心生懒惰，不思进取。此类人总是自己寻找各种借口来为自我开脱罪责，这样的人是懦弱者，是胆小鬼，终将无法超越自我。

高贵与卑贱并存

尽管我非常不愿意相信，大多数人均缺乏理智的良知，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时常想，假如用这样的良知来衡量一个人，那么即便你处身于人满为患的大都市你也会有如同置身沙漠一样的感觉。每个人都用奇异的眼光来看你，并且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他按照自己的标准，认定这个好，那个坏；而当你提出这种衡量标准不准确时，并没有人因此而感觉羞愧，同时也没有人表示愤怒，他们只会对你的怀疑付之一笑，甚至是不理不睬。

其实，很多人在表示赞成这个或反对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只是一味地相信（甚至有些盲目），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当然不会去花心思研究这个理由，然后，并没有人因此而感到鄙俗、感到不齿，即便是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妇人也常在“大多数人”之列。

但是，所谓的善良、机警和智慧又算得上什么呢？假如一个人在自己的信仰和评价中坚持马虎、无所谓的态度，假如“对每件事都应有确切的把握”对他来说既不是内心最深切的要求和最诚挚的愿望，也不是用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的尺度，那

么，这至少暴露出某些虔诚的人们对理性的憎恶和良知的泯灭。可是，依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身陷这种重复一致的论调、莫名其妙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存在里面，而不去追问，更没有追问的欲望和兴趣，甚至他们还经常通过嘲笑发问者的呆滞来表达自己的憎恶之情。这便是我所认为的鄙俗和不齿。

一度有一种愚昧的思想在我耳边环绕：认为只要是人就有这种情感的观念，试图说服我接受这样的观点。然而我并没有过多理会，我想这恐怕是我的不当之处了。

对于一个卑贱的人来说，所有高贵的、宽宏大度的情操在他眼里都显得是不当的，因为最高等的与最上流的皆是不可信的。

卑贱者嫉妒高贵的人，就好像他经由诡秘的方法而找到利益似的。当他们都十分率直地深信没有自私的意图和报酬时，他们视高贵的人为一种傻子，他们轻蔑高贵者的快乐，并且嘲笑高贵者眼中流露出来的光辉：“一个人怎能乐于处在不利的地位，一个睁着两眼的人怎么会希望遭遇不利的境况！那一定是他受了高贵的人的影响，理智有了毛病。”卑贱者总是这样想，随即流露出轻蔑的神色，就像他们轻视从他固定的意念中得到疯狂的喜

悦一样。众所周知，卑贱者只想保持他看得见的利益，而且这种观念比最强的刺激（并非企图不正当的行为）还强烈——那就是他的聪明和妙想。

同卑贱者相比，较之高等一点的人显得更无理性——因为高贵、宽宏大量和自我牺牲的人事实上都经不起他自身的刺激，且当他处在巅峰状况时，他的理性就会整个低落。我们时不时会看到，一只动物在遭遇危险的时候，它会去保护它的孩子，或者在交配的季节里会紧紧跟随异性临艰履险，会丝毫不顾虑危险与死亡。这时，它的理性会暂时中止，因为它将所有的喜悦都贯注在幼儿和异性身上，而由喜悦所产生的情绪强烈地支配它，此时的它便显得比平常笨拙，看起来更像高贵及宽宏大量的人。

他既然具有如此强烈的喜悦和痛苦的感觉，则理智如果不是在它们面前保持缄默，就应该屈就为它们服务，他的心跑到脑子里去了，一个人如此诉说“激情”，那是非理性或乖张的“激情”。

卑贱的人往往喜欢轻视高贵的人，尤其是当那个高贵的人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是空想且独断的时候，他总是会冒犯那些受“激情”支配的人，他明白那诱惑在这里是扮演着暴君的角色，但是他不了解，譬如说，一个没有爱的知感的人，怎么会将他

的健康和荣誉做赌注下在这盘棋里。

高等一点的人在致力于尝试特殊事情、通常不影响别人的事情和似乎并不美好的事情时，他们的价值标准往往会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在他这特殊的尝试表现中，大部分的信仰仍无异于常人的价值标准，他还是希望他信仰的价值标准和一般人同样明确。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不可理解和不切实际。这些人很少有足够的理性去了解普通人并与之相处，因为对大部分高等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深信自己具有隐藏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激情”，而且他们对此信念极为热衷并极力维护这一信念。

假如高贵者自身不了解自己本身就是高贵的，那么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了解卑贱者，去正确地评估普通人呢？这正是我们常认为人类愚蠢、失当和胡思乱想的地方。

顿悟

在卑贱者的眼里，世间万物都是卑贱的，因为他的心灵是卑贱的。心灵的卑贱让他们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间万物，这样一来，万物便被他们按着自己的愿望涂上了自己钟爱的色彩。而高贵者，因其藐视一切，因而总是在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孤芳自赏，因此也少有成就大业者。可见，高贵与卑贱都不应当为我们所推崇。

为害者从不替受害者思考

当一个穷人穷得只剩下了一只鸡蛋，而一个富人强行要拿走这只鸡蛋的时候，穷人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怨恨，他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富人是卑劣的，因为富人连他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也要拿走。

但是，富人的内心根本不会产生如同穷人一样的想法，他根本无法感受到一件个别物体所具有的价值，因为他习惯于拥有许许多多，所以他不可能设身处地地为受害者思考，并不承认自己做了那穷人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公正行为。

此外，当我们的对手是动植物时，我们甚至从来没有去体会过所谓的不公正，例如，我们在轻松杀死一只蚂蚁后，我们的良心不会有任何不安。因此，薛西斯（甚至所有希腊人都把他描绘成特别高贵的人）从一个父亲手里夺走了儿子，最后这个年轻人因为在战场临阵退缩，被薛西斯处死，剁成了肉泥。薛西斯看似有些残忍的做法并没有被认为是卑劣的行为。年轻人就像一只招人厌的蟑螂被人消灭掉了。

确实，任何残酷的人都没有受虐待者所相信的那样残酷；对痛苦的想法也同对痛苦的承受不是一回事。这也同样适用于不公正的法官，适用于以无关痛痒的假话来错误引导舆论的新闻记者。在所有

这些情况里，因和果都是由完全不同的思想组合和感觉组合所包围的；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假定为为害者和受害者。

顿悟

为害者因为其从事的总是损人不利己，或是损人利己的事，因而自然不会和受害者有着同样的感受。受害者感受越痛苦，为害者愈高兴，这是强权社会的特征。

怨恨如同毒瘤，会危及生命

怨恨是人性当中的弱点，因此，让我们脱离怨恨的束缚吧。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得益于我长期承受病痛的折磨。问题显得有些复杂，因为人们必须亲身体验，才能体会到远离怨恨对自身的益处。如果必须采取某一种手段来对付病人和弱势群体，那么他们自身的自愈能力——抵抗力和保护自己的本能也会因此而退化。人们也就无法搞清哪些是应该避免的，哪些是应该完成的。如果不知道该避开什么，也不知道该完成什么，那么人便会产生怨恨。此时，只有一剂药对患者有用，那就是——俄国式的宿命论，用尽浑身解数使出上面所述的这些看家本领，然后安静地躺在雪地上，不吃不喝，也不接受任何东西，像是没有任何反应一样。

敢于面对死亡并不是这种宿命论最为理智的做法。在我们的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当成保命的方法，也就等于降低了新陈代谢，这种减缓的过程代表着一种要冬眠的意志。依照这种逻辑再次前进，就成为人们经常说的苦行僧了，这种人能在墓穴中睡上好几个星期……如果遇到任何事情，人们都必须做出反应，那么很快就会被累倒，从而导致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响应。这就是所谓的逻辑。

除了怨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像它那样消耗

人们的精力了。恼怒、报复、病态的多愁善感，复仇的渴望，类似这样的混合毒品，对于原本就已经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是最为糟糕的反应方式；因为它会加速神经组织的消耗，是一种病态的增长，它有各种因素，例如胆汁流入胃中。对于病患来说，怨恨是一大忌，它是病患的冤家。但是，遗憾的是，它又是病患一种自然而然的癖好。那位知识渊博的心理学家——释迦牟尼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为了避免将他的“宗教”与基督教般的可怜物混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称之为摄生学。克制怨恨的程度决定了这门学问生效的程度。让心灵摆脱怨恨，这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佛祖对我们的第一个教义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德报怨，怨恨斯已。”这是生理学的主张，而不是道德上的主张。对于弱者来说，虚弱造成的怨恨是对自身最大的伤害；对于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克制怨恨甚至是对精力充沛的一种证明。

从我自身来说，我已经开始仇视怨恨了，因此，我的哲学开始向怨恨宣战，甚至已经走到“自由意志”学说的领域了。向基督教宣战，这只是因此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现象。只要了解这种严肃心理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剖析个人的态度，也就是在实践中体现的本能的坚定性。在我沮

丧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出现这种有害情绪的，即便身体得到康复，精力开始变得充沛，我仍然会克制这种情感发生。上面我所提到的“俄国式宿命论”，是通过我长期的、在偶然出现的痛苦的环境、地点、居所和社交中切身感受到的。这样做胜过了去改变、感受、奋起反抗它们……那个时候，只要是来打搅我奉行这种宿命论的，或者粗暴地将我唤醒的，都被我视为是大逆不道。事实上，任何一次肇事行为都威胁着我的生命。将自身的意志看作是天命所为，因此不愿“改变自身”，这就是那个状态下的伟大理性。

顿悟

怨恨是人身上极可怕的毒素。若不认识怨恨的危害，就不会下大力消除它，它就会在你身上长成毒瘤，使你变成魔鬼的差役，那恶者将指挥你犯罪和作恶。因此，消除怨恨，远离怨恨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之一。这一课不是把你引向监狱和黑暗，而是指引你走向康庄大道和光明未来。

帮助别人，是为了成就自我

大自然对人类为什么如此吝啬呢？它为什么不让人类根据其内在的辉煌而发光呢？

为什么伟人的高升或者沉浮无法像日出日落那样，呈现出绚丽的色彩呢？人类的生命竟然可以简单到如此地步！

当我用未来的眼光审视那个遥远的时代的时候，发现如今人们身上只有奇怪的道德和疾病才能够引人注目，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我们不妨暂且将自己的看法称作“历史意识”吧！

“历史意识”导致历史出现了新奇的事物，假如将这种意识用在几个世纪前，或者是更长的时期，最终也会生长出奇妙的植物来。所以说，古老的地球比现在更适合人类居住。现代人，已经开始逐渐锻造情感这条绳索了——对于未来，热切的情感绳索，但是他们又不敢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什么新的情感，而是旧的情感的一种升华——历史意识仍然是那么贫乏和冷漠，很多人都在遭受着它的袭击，就如同遭受寒潮的侵袭一样，让人们变得更加贫乏和冷漠了；而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历史意义是即将来临之年代的征状，对他们来说，地球就好像是一个忧

郁的病人，这个病人为了忘却现在，提笔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只要将人类的历史当成自己的历史去感受，就会触及到各种人物所经历的忧伤。那些身体出现疾病的人，回忆青春时光的老者，被夺走恋人的有情人，被毁灭理想的殉道者，这些都是一种新的情感色彩。

然后，为了承受这些形形色色的忧伤的英雄，在战斗打响之后，依旧能够面对朝霞招呼自己的命运，他必须承受往日所有高尚的思想和责任感。直到今日，没有谁能同这些高洁之士望其项背，他是新一代的第一人，他将人类的一切，例如损失、希望、征服、胜利等，全部压缩为一种情感，由此产生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幸福——充满力量 and 爱、泪水与笑的神圣的幸福。这种幸福就像夕阳一般，始终如一地向人类馈赠它那永不衰竭的财富，并将这种财富倾入大海，让可怜的鱼儿借助夕阳余晖去感受自己的力量！未来的人性，便是这种神圣的情感。

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我们自身来说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呢？假如我们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是否会伸出援手？

事实上，别人很难了解我们正在遭受的痛苦，就算是同我们吃一锅饭的人，我们也不会对他们吐露全部心声。但是，当有人发现我们的痛苦时，我

们又会将痛苦看作是平淡的事情。帮助别人祛除痛苦，这是同情的天性。

然而，帮助我们的人会比敌人更加轻视我们，帮助我们的人在给予我们同情的时候，往往具备智性的表现——饰演命运之神的角色，这的确让人内心感觉有些悲哀。

对于不幸者来说，总是喜欢通过“不幸”去寻求心理的平衡，开发新的需求、愈合旧的伤痕、排拒过去等，总的来说，只要是与不幸有关的事物，那些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总是漠然置之，他一门心思想要帮助别人，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世间必须存在不幸；他也没有想到，生活在世间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恐惧、匮乏、冒险、失误，就如同我们也需要这些东西一样；他也根本没有想到——去往天堂之路前必须先要穿越地狱之门；他根本不懂得，当一个人最先完成了帮助，这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假如你们（这类宗教的追随者）对自己，对他人都抱有这种想法；假如你们不愿意让痛苦留在自己的身上，哪怕一小时也不愿意；假如你们将痛苦视为邪恶、可憎、该死的污点，并且采取了一切防止不幸的措施的话，那么，你们的内心不但存在同情的宗教，还存在另外一种宗教——舒适宗教，说不定后者还是前者之母呢！你们这些

享受安逸的人啊！对于幸福的概念一窍不通！你们应该认识到：幸与不幸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必须同生同长；可惜，在你们身上它们无法长大！

假如一个人想要固守在自己的道路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有一种呼唤总是在提醒我们应该去它的身边；可是，我们几乎看不见它那里有什么值得我们心动的东西，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抛弃身边已有的东西，转而去盲目地追随它。我清楚地知道，将我引入歧途的方式成千上万种，而且每一种方式都是那么光彩照人，最为瞩目的要算“道德”这个方式了！的确如此，就连满腹同情的道学家都认为，能够符合道德的也只有这一个：只要是帮助朋友，就算是偏离了自己设定的方向也在所不惜！对此，我心理也是非常明了的，每一个亲历痛苦的人，都能深刻体会到失落的滋味！假如，有一位正在遭受苦难的朋友这样跟我说：“我快要死了，你能答应我，跟我一起死吗？”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这就如同，当我看见一位为了自由而战的村民，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立刻向他伸出援手，即便是献出我的生命。虽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是基于好的动机之上的，但是仍然不怎么恰当。当然，这的确存在一种神秘的诱惑因素，当我

们帮助那些高呼“救命”的，令人同情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走的路也是非常的艰辛，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离他人的爱护和感谢也非常的遥远；因此，我们并不想离开它，并不是不想远离自己的良知，躲避到他人的良知之下，逃到“同情宗教”这座可爱的宇宙。

今天，一旦爆发一场战争，都会激发某个民族中的道德高尚的人士愉悦的情绪。面对死神，他们会采取一种疯狂的喜悦的态度去直面它，他们坚信，只有为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到那个寻觅已久，而又始终得不到的许可——偏离自己的目标。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伴随着良知的一种曲线性的自杀。

为了避免谈论一些毫无价值的论调，在此，我要开诚布公地说说我的道德观：让我们隐居起来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不要去在意那些在时代的眼中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将历史横亘在当代之间吧！将现如今的喧嚣——战争与革命，看作是喃喃细语吧！是的，你富有同情心，但是你的同情心将只用在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同你有相同的愿望，而你帮助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帮助你自己。而我认为，真正要帮助别人，你就要让他们变得更加勇

敢，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快乐，你要让他们能够与你同乐！

顿悟

世界上大多数的助人行为背后，都隐藏着某些阴谋。这些阴谋当中有为名者，也有为利者。当然，真心实意的助人行为也同样存在，只是这种情形就如同濒危动物一样，极为罕见。

爱慕虚荣是一种返祖现象

假如人类精神没有虚荣的存在，将会变得何等贫乏！因为虚荣的存在，使得虚荣就如同一个货源充足并且一再得到补充的百货商店，吸引了各种各样的顾客：他们几乎能找到一切，拥有一切，前提是他们随身带来有效的货币——赞美。

时至今日，任何“人”品的提高都只是贵族政体社会所关心的事业。因为，这种事业正是这个社会所信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等级制和价值差异的长梯，并且这个社会还需要一定意义上的奴隶制。假如距离感的激情不存在——这种激情诞生于根深蒂固的等级差异之中，生于统治等级对臣仆和工具的接连不断的展望和俯视之下，生于同样的一种服从和命令的训练之中，这属于另外一种激情——那体现了一种对灵魂内部出现的增大距离感的要求，那种日益高涨的、罕见的、遥不可及的、宽广的心态。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提高了“人”的品类，延续了“人的自我克服”的目的是为了采取超越道德意义上的道德公式。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对贵族政体社会的形成史——也就是“人”品提高的形成史——不抱丝毫的人道的欺骗，因此，真理是坚不可摧的。正如地球上任何一种高级文化的初始那样，我们可以毫不吝惜地对自己说，人，是具有自

然天赋的，且是掌握了所有可怕言词却极富理智的野蛮人、猛兽人，并且拥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和权力欲望的猛兽人；这种人会凶狠地扑向那些软弱的、风俗化了的、和气的，或许是从事交易的，或者圈养的牲畜种族，或是向老朽的文化扑去。最后的力量会消失在夺目的精神和堕落的火炬之中。那些高贵的等级，一开始都是野蛮的等级。因为，它们的优势并不在于体力，而在于它们的灵魂的力量——对于任何级别来说，这都是更完全的人，同样意味着“完全的猛兽”。

虚荣，这是高贵者最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高贵者经常受到诱惑。而在另一类人那里，他们会否认自己已经握在手中的虚荣。在大多数场合下，人们提到虚荣无不对它表示怀疑。如，他提到：“我大概是把我的价值搞错了，而同时我却要求它符合我的想法，并且得到别人的承认，可是，这算不上是虚荣，只能说是狂妄，又或者，在其他较为常见的场合下，被看作是‘低眉顺眼’，或‘谦虚’。”或许他也可以这样说：“出于种种原因，我十分盼望得到别人的好感。也许是由于我太尊重这种意见了，也许是因为在任何一种快乐中，我真的感觉到了乐趣；也许是因为，我特别强调了自己对这种好感的信仰，且过于肯定；或许因

为别人的好感，即便是在我没有将它们分开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所用——可是，所有这一切并不属于虚荣。”

但是，随着事物的各自秩序的缓慢上升，原本高贵、罕见的冲动，从自己出发又回归自己帐下的某种价值的冲动，对自身获得的“好感”的冲动，都会一点点地受到鼓励并传播开来。

虚荣的人时刻想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赏识，这一点就好像他对任何恶意报以同情心一样。因为，虚荣的人臣服于这两者之中，而且对此深有感受，认为这完全出于自身爆发出来的那种更古老的本能——这是生存在虚荣者血液中的“奴隶”，而且是一种狡黠的奴隶残余。比如说，现在还有多少“奴隶”残留在女人的手里啊！这种奴隶正绞尽脑汁地引诱人们对他产生好感。当然，当好感出现后，这种奴隶会立即拜倒在它面前，好像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重复一遍：虚荣，就是返祖现象的结果。

顿悟

人总是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赞誉，有时哪怕这种赞誉显得那么虚假，也不会在意。这是人性当中的爱慕虚荣所致。因为虚荣的存在，以致使现代人看起来有了返祖现象，尼采如是说。

卷二

明了道德的谱系

人的德行总得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规范的形成总与强权有关，假如不是强者使弱者屈服于一定的规则，又哪来的道德规范？对于强制，人们经历了从反抗到屈从的过程，为了避免不快，为了不受到伤害；尔后，强制变成了自愿服从，变成了习俗，变成了本能，变成了极自然的长期控制意识的存在，并被人们快乐地接受和拥护。

道德的谱系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仍然拥有道德，虽然它们很自然地不再是那些严肃而庄严的道德。正是因为这些道德的存在，所以我们敬重祖辈，也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后天的欧洲人，二十世纪的第一代人——仍将具有我们危险的好奇心，各种各样的掩饰技巧，我们在感官和精神上成熟，而表现出甜蜜的残忍——假如必须拥有道德的话，多半只拥有与我们内心感受最深的、最隐秘的倾向相吻合，与我们最强烈的需要相吻合的道德。

现在，就在我们的迷宫里找一找这样的道德！我们知道，在这种迷宫中，有很多东西都已经丢失了，有些东西更是消逝的非常彻底，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因此，你认为还有什么比寻找道德更滑稽的事吗？这不几乎就是相信自己道德吗？但这种“相信自己道德”——实际上不就是过去人们所谓的“问心无愧”吗？这是一种可以令晚辈尊敬的思想之辩，我们的祖辈常将其悬在脑后，也常将其悬在理解力的背后。因此，情况似乎又是，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多么不老派，多么不像祖辈那样令人尊敬，但我们始终是他们的后代，是他们名副其实的子孙。我们这些问心无愧的、最后的欧洲人，我们仍然留着他们的辫子。

在宇宙中，有时是两个“太阳”决定一个行星的运行轨道，有时则是数个色彩不同的“太阳”，时而用红光，时而用绿光，在一颗行星的周围闪烁，随后又同时把光对准这颗行星，使它溢出缤纷的色彩。与此相同，由于我们的“星空”结构复杂，我们现代人也受到各种不同道德的影响；我们的行为交替辉映出各种各样的色彩，很少是意义明确的——在很多场合，我们的行为都蕴含了复杂的信息。

爱自己的敌人，这一点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因此，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有时候会发生更崇高和更高尚的事情：我们学会了在爱的时候，恰恰是在爱得最深的时候，鄙视被爱的对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喧哗，没有任何夸示，只有善意的羞愧和遮遮掩掩，不允许傲慢而自负地大谈道德。道德作为一种态度，是同我们当今的趣味相对立的。这同样是一种进步，就如同在我们的父辈那里，宗教作为一种态度，最终与趣味相对立，是一种进步。我们父辈的趣味包括对宗教抱有敌意和拥有伏尔泰式的仇恨（以及所有那些以前属于自由思想家哑剧的东西）。它是我们良心中的音乐和精神中的舞蹈，清

教徒的祈祷，道德说教和假道学，都不会与之合拍。

有些人非常看重别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圆滑，道德辨别力深刻而敏锐。同这样的人打交道，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在我们面前犯了错，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他们出于本能，必然会毁谤和污蔑我们，即便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保佑健忘者吧，因为他们甚至能“战胜”自己的错误。

法国的心理学家从未停止过以讥讽态度从多方面欣赏资产阶级的愚蠢，就如同……总之，他们由此揭露了某些东西。譬如，福楼拜，这位正直的市民，最终既没有看到、听到，也没有品尝到任何其他东西，这便是他的自我折磨方式和高雅的残酷。既然这一话题越来越令人厌倦，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话题来谈论好了——我要说的是，善良而诚实的普通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对较为高尚的人，和这些人要执行的任务，做出机警的反应，这是一种敏锐的、带倒刺的、耶稣会教士的机警，这要比鼎盛时期的中产阶级的鉴别力和理解力敏锐千百倍——甚至比其牺牲品的理解力还敏锐。这也再一次证明，“本能”是迄今发现的所有智力中，理解力最强的。

总之，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规则”与“例外”斗争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们看到的是适于展示上帝和上帝般恶意的场面！或坦率地说，就是对“好人”，对“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对你自己作活体解剖”。

做出道德上的判断和谴责，是智力低下者对智力较高者最喜爱进行的复仇行为，也是对其天赋较差的一个补偿。最后，这是一种获取精神和变得敏感的机会——获取的是一种恶毒的精神。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到底还是有一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天赋较高的人和天生享有较多特权的人，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几乎是为此而需要信仰上帝。恰恰是在他们当中，可以见到最坚定的无神论反对者。如果有谁对他们说：“崇高的精神与纯粹有道德的人，他们的诚实和可敬有天壤之别。”那一定会激怒他们。我尽量不激怒他们。我要用我的理论奉承他们，告诉他们崇高精神本身只是作为道德品质的最终产品而存在；它是“纯粹有道德的”人身上所有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只有通过长期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或许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获得。崇高精神完全是正义的精神化，是仁慈和纯洁的精神化，它知道自己

被授权维持世界上的等级划分，不仅在人之间，甚至在事物之间，维持等级划分。

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人们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普通人从根本上来说，其内心深处一般关心什么事情，假如表面的东西不欺骗我们的眼睛——这里所谓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学者，或许还有哲学家。令较高层次的天性和较高雅、较挑剔的情趣感兴趣，普通人似乎对之绝对“不感兴趣”——假如他还是发觉应该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他便称这种态度为无利害关系的，并奇怪怎么能够“置身事外”。

一些哲学家也总是像大众一样，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地表现出这种惊奇（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体验过这种较高层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率真朴实的、合情合理的事实真相，即“无利害关系的”行为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有利害关系的”行为。“那么爱呢？”爱毕竟是“非利己主义的”吧！——凡是实际有所牺牲的人无不知道，自己想为此而得到某些东西，或许是某种内心的东西；知道自己在在这方面作出牺牲，是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更多。或许这种更多只是一般的更多，甚至只是自我感觉得到“更多”。可这却

是个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领域，较为挑剔较真的人是不愿意留在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真理要回答问题之时，必须要强忍住不露出鄙夷的神色。毕竟，真理犹如女人，不应该对其使用武力。

一位道学家对传闲话者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人。”在一个命中注定下达命令的人身上，自我牺牲和与世无争，非但不是美德，反倒是对美德的糟蹋。在我看来就是如此。每一种无私的道德体系，都将自己视为无条件的，是对每一个人有吸引力的，因为这种道德体系不仅对高雅趣味是犯罪，且还会刺激人们犯下忽略个性的罪，是一种在博爱的掩盖之下对人的另一种勾引——且偏偏是对各种高级、罕见和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勾引和损害。各种道德体系首先一定要认同等级划分；其假设必须作得问心无愧，以至它们最终要彻底明白，说“适合于一个人的也适合于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那个道学家和好人这样说。他如是劝说道德体系实践道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如果谁想站在嘲笑者一边，那他也许正确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有不当之处。

凡是在当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测没错的话，没有哪种宗教比这种宗教鼓吹的时间更长了。心理学家都应该侧耳静听，透过所有那些虚荣，透过此种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习以为常的噪音，他会听到一种自我蔑视的纯正旋律，沙哑地呻吟着。欧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辉，变得丑陋不堪。一个世纪以来，此种情况有增无减（其首批症状已在加利亚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丰富思想的信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愿自我蔑视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即自负的类人猿，对自己极端不满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受苦，他的虚荣偏偏要他“与其同胞一起受苦”。

杂居的欧洲人——一般来说，即便不算太丑陋的平民——绝对需要一套服装。他需要将历史当作服装的储藏室。他自然能察觉到，没有哪套服装适合他自己，于是，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让我们看一看十九世纪，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对各种服装样式的喜好总是不停变化，他们时常因为“没有一套服装适合自己”而深感绝望。无论是将自己打扮成浪漫的，还是古典派的、基督教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兼具的、“民族

的”，不管哪一种样式，一切都是白费，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精神”，却受益于这种绝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过去的和外国的新样品，穿了脱，脱了穿，然后打包收起来，尤其是对其进行了研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服装”样式多样化的时代，也是第一个值得勤奋好学的时代。这里所谓的服装是指道德、信条、艺术趣味和宗教，我们准备举行盛大的狂欢，准备好发出最富于精神性的节日般欢笑，表现出无比的妄自尊大，准备好干下天大的蠢事，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嘲弄世界一番。或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事发明的天地，甚至仍可发挥创造力，很可能是作为世界历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许，虽然目前一切的前途黯淡，但我们的欢笑本身却可能前途一片光明！

历史感——欧洲人宣称这种历史感是他们所特有的，是在各阶级和各种族的民主式混合中，使欧洲陷入迷人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之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人们才承认这种能力是第六感官。由于这种混合，以往的每一种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过去各种紧密相连和互相重叠的文化，衍生了我们这些“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目

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混乱。不过，最终精神会在其中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借助于肉体和欲望的半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暗中进入各个地方，进入高尚时代的人们从未进入过的地方。尤其是可以进入各种不完善的文明迷宫，进入迄今地球上存在过的各种半野蛮状态。由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处于半野蛮状态，因而历史感几乎就是对一切的感觉和所有方面的本能，就是对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说辞。由此即可以证明，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卑鄙的感官。譬如，我们再次欣赏一下荷马：最令我们高兴的也许是，我们知道如何欣赏荷马，而很有文化的人则不能这么容易地欣赏他——他们几乎不准自己欣赏他。他们的鉴赏力非常明确地肯定和否定，他们很容易产生憎恶，他们对一切陌生事物总是表现出犹豫不决和不愿接受，他们对令人不快的强烈好奇心，感到极端厌恶。每种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新的欲望，都不愿承认不满意自己的状况，不愿赞美陌生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甚至不喜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对于这类人来说，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历史感及其屈服于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将西班牙人、摩尔人和撒克逊人

的趣味综合在一起，这让我们拍案称奇。但如果是埃斯库罗斯圈子内的古雅典人见到此种情形，一定会笑死，气死的。可是我们——却偏偏接受了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对最为精巧之物，最为粗糙之物和最为矫揉造作之物的混合，这种暗自以充满信心和真心诚实的态度所作的混合；我们欣赏这种混合，将其视为专门为我们保留的精美艺术品，尽量不让自己受到那些包围着莎士比亚艺术和趣味的英国大众，那令人窒息的烟雾和亲近的干扰，或许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区奇亚扎那样，尽管这里的下水道味刺鼻，可我们仍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所有的感官保持着警觉。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我们应当具有自己的美德，这是不容争辩的：我们不虚伪、不自利，我们谦逊、勇敢，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我们知道感恩，懂得殷勤——即便我们具有这些美德，但我们或许并不是很“有品味”。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这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最难理解、感受、体会和喜爱的，我们从根本上对它抱有成见，因而几乎对之采取敌对态度。或许，我们的“历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于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对照，至少是同很低级的趣味形成对照。我们只能在心中唤起微小而短暂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

和对人类生活的赞美，宛如它们是零零散散地照耀着我们，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动停在无穷和无限之前的那些时刻所遭遇的奇妙体验；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仍然颤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阵狂喜时的那些奇妙体验。放大这种体验会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承认：我们实际上渴望的是无限，是浩瀚无垠。像骑在气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马上的人那样，我们面对无垠放松了手中的缰绳——只有当我们处于最危险的状态时，我们才感到幸福之极。

不管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根据快乐和痛苦，即根据伴随情况和次要因素，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因而只是在表面讲得通的思维方式，是天真幼稚的，每个意识到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瞧不起它，对其表示蔑视，尽管并非没有同情。同情你！——当然，这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同情；不是对社会“疾苦”的同情，不是对“社会”中病人和不幸者的同情，不是对躺在我们周围地上的身心有缺陷的人的同情，更不是对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与闹革命的奴隶阶级的同情，他们力图夺取权力，并把这称为“自由”。我们的同情是一种较为高尚的、目光较为远大的同情——我们看到了人如何使

自己变矮小，我们有时以无法形容的痛苦心情，看待你的同情，有时抵制你的同情，我们有时认为你的一本正经比任何一种轻浮更加危险。如果可能的话（没有比“如果可能的话”这一说法更为愚蠢的了），你想要消除掉痛苦，那我们呢？实际上我们似乎反而想要增加痛苦，想要使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你所宣称的幸福——肯定不是一个目标，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结局，此结局立即使人类显得荒唐可笑和可鄙——同时也使人类的毁灭合乎需要！痛苦，巨大痛苦的磨炼——你难道不知道正是这种磨炼带来了人类迄今的全部提升？遇到不幸时心灵的紧张和由此获得的力量，见到残垣断壁时心灵的震颤，经历忍受、解释和利用不幸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和英勇精神，以及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深刻、神秘、假相、精神、诡计或伟大——哪一样不是通过痛苦，不是通过巨大痛苦地磨炼获得的？在人身上，被创造物和创造者结成了一体：在人身上不仅有物质、破布条、无节制、泥土、淤泥、愚蠢、混乱；而且还有创造者、雕塑家、铁锤的坚硬、旁观者的神奇和安息日。你懂得这种对比吗？你对“人身上被创造物的同情”，便是同情那些不得被塑造、捣烂、锻冶拉长、烘烤、淬火和精炼的东西。而我们的同情——你难道

不明白我们相反的同情对象是什么吗？既然它抵制你的同情，将你的同情说成是最糟糕的纵容和软弱无力——因而可以说是同情反对同情！但再重复一遍，还有比快乐、痛苦和同情更高级的问题，所有只讨论快乐、痛苦和同情的哲学体系都是天真幼稚的。

与我们有关的这个世界，我们身处其中。这是一个有恨有爱的世界，由微妙的命令和微妙的服从组成的这个几乎看不见、听不见的世界，一个在各方面都“几乎”吹毛求疵、暗中使坏、刻薄苛刻，从而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容笨拙的旁观者和好奇心过重的人窥探！我们每一个人编织进了——义务网中，无法摆脱义务——正是在这里，我们是“负有义务的人”！固然，我们偶尔可以戴着“镣铐”混在“刀剑”丛中跳舞；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咬牙切齿的，并对不可思议的艰苦命运很不耐烦。但若我们随心所欲，傻子和幽灵便会说：“你们是没有义务感的人。”——傻子和幽灵总与我们作对！

关于诚实，姑且承认它是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无法摆脱的美德。既然接纳了它，我们便应该好好地培育它，要不知疲倦地“完善”我们这种美德，因

为只有这种美德能与世长存。愿它有一天像光彩夺目的、嘲弄人的蓝色黄昏那样，以其阴郁暗淡的严肃表情，扫视一下这个上了年纪的文明！然而，假如我们的诚实有一天感到了困乏，发觉我们太辛苦了，想让诚实像招人喜爱的邪恶那样可爱一点、平易一点、柔和一点，那就让我们这些最近的禁欲者仍然辛苦下去吧，让我们用我们身上仍有的魔鬼般倾向去帮助那一美德吧！我们对粗陋之物和未下定义之物的厌恶，我们竭力禁止一切的意志，我们对冒险的喜爱，我们那敏锐而好挑剔的好奇心，我们那极难捉摸的、被掩盖着的、富于理智的追求权力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意志（此种意志将在未来的所有领域贪婪地游荡）——让我们与我们的所有这些“魔鬼”一起去帮助我们的“上帝”吧！人们很可能会因此而误解和误会我们。

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会说：“他们的‘诚实’，绝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即使如此，这又有什么关系！即便他们说得对，难道迄今所有的神就没有被重新洗礼而命名为魔鬼的吗？说到底，我们对自己知道些什么呢？那引导我们想要被命名的精神，我们对其又知道些什么？（这只不过是个名称问题）我们内心到底有多少种精神？让我们这些自由精神谨防我们的诚实变为我们的虚荣、我们的装

饰、我们的局限性，以及我们的愚蠢！每一种美德都很容易变为愚蠢，每一种愚蠢都很容易变为美德：“愚蠢到神圣的程度。”

让我们谨防因为我们过于诚实而变为圣人和招人讨厌的人！生活对我们来说不是已短了一百倍，太短暂而不能再使我们自己厌烦了吗？我们不得不相信永生，以便.....

我渴望得到人们的谅解，因为我发现，迄今为止的一切道德哲学都是单调乏味的，都属于催眠器具。在我看来，“美德”更多的是被其鼓吹者的单调乏味，而不是被任何其他东西损害了；但与此同时，我也不想忽视它们的一般有用性。最好是思考道德的人尽可能地少，对道德感兴趣的人越少越好。当然，我们也不要害怕，目前的情况仍然和以前一样，在欧洲没有人认为（至少是没有暴露出这样的想法），可以用危险的、强词夺理的、诱人上圈套的方式，对道德作理论探究——没有人会认为这种探究会带来灾难。让我们看一看不知疲倦的、不可避免的英国功利主义者吧。他们是多么沉重而令人尊敬地步向边沁的后尘，大踏步前进（荷马式的隐喻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意思），正如边沁曾跟随爱尔维修的脚步一样（不，用加利亚尼的话来说，爱尔维修这个冷漠的上议员并不是一个危险人

物)。没有新的思想，也未用较优雅一点的词语表达旧的思想，甚至未把前人发表的看法作适当的汇编。总而言之，是一种叫人无法忍受的文献，除非人们知道如何让它带有恶作剧的味道。实际上，英国人由来已久的恶习，即所谓言不由衷，也即道德上的虚伪，已经暗暗钻入了这些道德家的身子（若要读懂他们，读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动机）。这回是隐藏在科学精神这一新的形式之下，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秘密地与良心作斗争，在用科学精神拙劣地修补道德时，以前的清教徒们自然要忍受良心的极度痛苦。（道德家不正是清教徒的反面吗？也就是说，道德家就是思想家，思想家则把道德看做成问题的，值得加以考问的。总之，把道德看做是个问题。道德化不正是——不道德吗？）最后，他们都希望英国的道德被世人承认具有权威性，因为人类，或“一般人幸福”，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不！是英国的幸福，由此得到最大的改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相信，努力追求英国式的幸福（我指的是追求舒适和时髦，其最高级形式便是议员席位），就是踏上了享有美德的正道。实际上，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相信，如果说世上迄今为止有美德的话，那么美德便存在于这种努力之中。这些受到良心驱使的、心情沉重

的群居动物（它们竭力鼓吹利己主义事业有助于增进一般福利），没有一个知道，哪怕一丁点以下事实，即“一般福利”绝不是人们所能理解的理想、目标或观念，而只是一种骗人的万灵丹。对某个人公平的事，对另一个人就很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一种道德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实际上会损害高等人。总之，人与人之间有道德与道德之间的等级差别。这些信奉功利主义的英国人是一种谦逊的、从根本上说是平庸的人，因而如前所述，就他们令人生厌的部分而言，人们对他们的用处不可能有很高的评价。人们甚至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下面的诗句鼓励他们——

为汝等名人欢呼吧，推着独轮车旋转，
“愈长久——愈好”，从而显示出，
脑袋和膝盖更加僵硬；
没有欢笑，从不开玩笑，
永远平庸，
绝无天资，亦没有机智！

在这个以人道引以为自豪的时代，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恐惧，存在着大量对恐惧的迷信，存在着对“残忍的野兽”的大量恐惧。抑制这种恐惧，便是这些较为人道时代的自豪所在——以致连明显的

事实，似乎也争得了几个世纪的同意。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人提及，因为提及这些事实，似乎会帮助已被杀死的野兽起死回生。我们听凭这样的事实逃走，或许在拿某种东西冒险；那就让其他人再捉住它，给它喝大量“虔诚感情的牛奶”，使它在以前的角落安静地躺下来，被人遗忘掉。

然而，我们应该重新了解残忍，睁开自己的眼睛，看清残忍的真像；人们最终应学会不耐烦，以使一些厚颜无耻的严重错误——例如古代和现代哲学家，使人们对悲剧产生错误的看法——不再能趾高气扬地到处游荡。被我们誉之为“高等文化”的每一样东西，其基础都是对残忍的精神化和强化——这就是我的论点。“野兽”根本没有被消灭，它依然存在，还好好地活着，还在健壮地成长，只不过外形有所改变。

在构成悲剧的痛苦中所享受到的欢乐的东西，就是残忍。在所谓悲剧式同情中欣然起作用的东西，在每一崇高之物，甚至是形而上学最为崇高和最为细腻的震颤中，欣然起作用的东西，只是从掺和在一起的残忍中才获得了其甜蜜的感觉。古罗马人在竞技场中所享受到的，基督教徒在对十字架的迷恋中所享受到的，西班牙人见到柴捆和火刑柱时或观看斗牛时所享受到的，当今自愿受苦受难的日

本人，向往流血革命的巴黎郊区工人，耐着性子看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演出瓦格纳音乐的爱好者——所有这些人所享受到的，是女巫喀尔克的“残忍”这副灵丹妙药。当然，我们在此处必须完全抛弃以往大错特错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教导人们，残忍只是产生于见到其他人受苦。其实不然，我们也能从自己遭受的痛苦中获得极大享受。只要人们心甘情愿地进行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否定，像腓尼基人和禁欲主义者那样进行自我残害，或者一般地禁绝酒色，禁欲和追悔，只要人们像清教徒那样一阵阵地悔罪，剖析良心和像帕斯卡尔那样献祭理智，人们在内心中就受到了残忍的引诱和逼迫，一种危险的自己对自己的残忍。

最后，可以说，那些追求知识的人也是残忍大师和残忍的崇拜者，因为他迫使自己违背自己的意向，常常是违背自己内心的希望。想予以肯定，表示喜欢和爱慕时，却不得不说“不”。的确，每当人们想从本质上深刻理解某一事物时，便是对精神上根本意志的违背，便会对它造成有意的伤害，因为精神出于本能瞄准的是肤浅的外表和表面的事物，——甚至追求知识的每一渴求，都有些许残忍。

如果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人们或许无法理

解我所说的“精神上的根本意志”，那下面为大家详细地解释一下吧。那个通常被称作“精神”的专横傲慢的东西，想要在内部和外部都成为主人，想要感觉到自己是主人；它有一追求简化的多样化意志，是一有约束力的、有驯服力的、专横傲慢的、实质上力图统治一切的意志。在这里，其需要和机能，与生理学家认为一切活着、成长和繁殖的东西所具有的需要和机能一样。精神占用异体成分的能力，表现在将新事物同化于旧事物、简化复杂事物、视而不见或否认绝对矛盾的事物，这样一种强烈倾向中。同样，它还随意重新强调、突出和伪造异体成分中，“外部世界”各部分中的各个特征和各个方面。因此，其目的便是把新“经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纳入旧的排列中。总之，就是成长；或者较为严格地说，其目的是感觉到成长，感觉到能力的增强。这种意志还有一种显然相反的精神上的冲动可供利用，一种突然对无知，对关上门、关上窗子的偏爱，一种内心对这、对那的否定，一种对接近的禁止，一种对许多可认识的事物的戒备态度，一种对默默无闻，对离群索居的满足，一种对无知的接受和赞同。若采用比喻的说法，就是根据其占有能力，“消化能力”程度所需要的一切（实际上，“精神”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类似于胃）。

在这方面，精神还有一偶尔表现出来的习性。那就是听凭自己受骗（或许会淘气地觉得事情不是这样，但却听凭被看做这样），喜欢不确定和模糊不清，极为喜爱随心所欲的、异乎寻常的狭隘，喜爱离自己特别近的东西，喜爱特别显眼的东西，喜爱被放大的、被缩小的、畸形的、被美化的东西。总之，喜爱所有这些随心所欲的表现形式。最后，在这方面，精神还肆无忌惮地欺骗其他精神，在其他精神面前掩藏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对创造力、塑造力和变化力的不断挤压和滥用。精神由此而欣赏其诡计多端和多种多样的伪装，还欣赏由此而获得的安全感。正是依靠其多变的手法，精神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隐藏！与这种喜欢表面事物，喜欢简化，喜欢伪装，喜欢覆盖物，喜欢外表——因为每一外表都是覆盖物——的倾向相反，还有知识分子的崇高倾向在起作用，就是坚持深刻地、多方面地、透彻地看待事物；这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良心和趣味的一种残忍，每一英勇无畏的思想者都会承认自己身上有这种残忍，只要他已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使自己的眼睛变得敏锐而冷酷无情，足以进行反思，并已习惯于严厉的惩罚和尖刻的词语。他会说：“我的精神倾向中有某种残忍的东西。”以此谨让道德高尚者与和蔼可亲者尽力劝说。实际上，

如果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我们这些很自由的精神所谈论的、低声议论的和赞美的，不是我们的残忍，而或许是我们的“过分诚实”，那听起来会好一些——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得到这样的荣誉！与此同时，因为离那时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决不应该用这种辞藻华丽的、天花乱坠的道德废话来武装自己；我们以前的全部行为已使我们厌恶这种趣味和这种趣味的泛滥。它们是些漂亮的、闪光的、铿锵有力的、喜庆的字眼，例如：诚实、热爱真理、热爱智慧、为知识献身、诚实者的大无畏精神。在这些字眼中有某种东西使人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便宜而俗艳的服装和金粉来装饰自己，在这种讨人喜欢的颜色和重新涂抹的遮掩下，我们的真相仍然会被人认出。总之，将人还原为自然状态。明了迄今乱涂乱画在自然之人这一永恒的观念之上，有许多徒劳而不真实的解释和次要意义；使人从今以后站立在人的面前，就好像他受过科学训练后变得冷酷，而站立在其他形式的自然面前那样，两眼像俄狄浦斯那样无所畏惧，双耳像尤利西斯那样紧紧塞住，对旧形而上学的捕鸟者发出的引诱声充耳不闻，这些捕鸟者已在太长的时间内向他发出哨声：“你拥有的更多！你的地

位更高！你的出身不同！”——这可能是一项古怪而愚蠢的任务，但谁又能否认这是一项任务？我们为何情愿从事这项任务？或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干吗非得了解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向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一再受到追问，我们也千百遍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未曾找到，也无法找到更好的答案……

知识会改变我们，其作用如同不仅仅起“保存”作用的营养那样——生理学家明了这一点。但在我们灵魂深处，完全“在下面”，确有某种顽冥的东西，某种坚如磐石的命运，对预先确定和选定的问题，预先给出了判定和回答。对于每一基本问题，说出的都是这样一句不可改变的话：“我就是如此。”譬如，思想者无法重新了解男人和女人，而只能更全面地了解男人和女人。他内心最终所能了解的只是关于他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偶尔发现问题的某些答案，会成为我们的坚强信念；或许它们此后便被称作“信仰”。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在这些信仰中便只能看到自知之明的足迹，只能看到标示出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路标。或更正确地说，只能看到我们所包含的巨大愚蠢。

顿悟

道德和我们气息相关，我们必须搞清楚道德的谱系。同时，

所谓的道德又是一个艰涩难懂、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因此，尼采用了大量的篇幅对道德进行了阐释。尽管尼采的论述显得有些杂乱，不便于我们阅读，但只要你能静下心来，聆听智者的声音，一定会对你有所裨益。

道德的心理观察

心理观察的好处在于能替人们减轻生活负担，通过思考人性的东西，能让人在苦难形式下给人以沉着，在无聊环境中给人以消遣。没错，人们能从自己生活中最布满荆棘、最不愉快的一次次经历中提炼出各种格言，并从中获取自我安慰。

在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人们相信通过心理观察能从中获得自我安慰。然而，在本世纪中，为什么这些反倒被人们遗忘了呢？至少在德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心理观察的贫乏通过许多征兆暴露出来。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哲学思考中还不太严重——这些是例外者的作品；更多的是在对公开事件与官方人士的评价中。但是在有各种等级的社会里尤其缺少心理解剖与心理综合的艺术，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大概关于人和人的话题谈论得很多，却完全不谈人类。为什么要错过最丰富、最无害的谈话内容呢？为什么人们甚至不再读一读心理格言大师们的作品呢？——因为，不带任何夸张地说：在欧洲读过拉罗斯福哥以及在精神上、艺术上同他相接近的东西的学问家很难找到；知道这些而又不对其加以诽谤的人那就更难找了。

如果没有一种实践教育，人们就会把这种创作和形式看得比实际情况更容易，因而便不能充分敏

锐地察觉其成功之处与魅力。因此，读者相应地感到现在的格言的乐趣无足轻重，的确，在给人乐趣上格言几乎还不如顺口溜来的讨巧，格言之于格言读者就如同浮雕宝石之于观赏者一样，这样的人只会赞美，他们无法去爱。在他们很迅速地发出惊叹后，便迅速地离开了。

或许，对心理观察这样的命题还有一个反命题，也就是存在异议。人们应该充分相信这种艺术的令人不快的结果，以便将受教育者的目光从这种艺术引开去？事实上，某一种对人性善的盲目信仰，一种对人类行为支离破碎的天生反感，一种对灵魂裸露所感到的羞愧，这些对一个人的全部幸福来说，也许比起个别情况下很有用的那种心理上洞察敏锐的特性来是更值得向往的东西；也许对善，对善人善举，对世上大量非个人的好意的信仰改善了人，在这方面，这种信仰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如果人们热情地模仿普卢塔克的主人公，并对带着怀疑去探讨这些主人公行为的动机感到厌恶，那么得益于其中的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人类社会的幸福：这个领域里的心理谬误和总体上的麻木不仁有助于人性向前发展，而关于真理的知识也许又为我们赢得了一个假设。例如像拉罗斯福哥放在他《箴言录》第一版之前的那段话：“世人称为

德行的东西，通常只不过是我们的激情形成的一个影子，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适当的名称，以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拉罗斯福哥以及其他那些法国心灵检测大师们就像神枪手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击中靶心——只不过是击中人性的靶心。他们的本事实是令人吃惊，但是，一个不是受科学精神，而是受博爱精神指引的旁观者，最终将诅咒一种似乎把贬低与怀疑意识植入人类灵魂的艺术。

尽管，从某一个别学科在目前状况来看，道德观察的觉醒变得必要起来，人类不能永远躲避心理上的解剖台以及台子上的刀和钳子等残酷景象。

先前的哲学根本不了解社会问题，总是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以避免研究道德的起源和历史，尽管这些理由和借口根本经不起推敲。结果，在众多实例证实之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谬误之处，在于对人类某些行为和感觉的错误解释中找到其出发点。在一种错误分析的基础上，例如所谓不利己的行为，最终使其形成了一种错误的伦理学，然后为了使这种伦理学站得住脚，又反过来求助于宗教和神话的无中生有，最终这些糟糕的幽灵的影子甚至钻进了物理学和整个世界观。但是，假如确定，心理观察的肤浅，为人的判断和推论设下了最危险的陷阱，而且不断重设这样

的陷阱，那么现在就需要这种持久的工作，不知疲倦地将一块一块石头、一块一块砖头垒起来。需要适当的勇气，不耻于做这样一种简单劳动，并且同样勇于面对任何蔑视。这是真的，关于人性这个问题有无数看法，是在社会圈子里首先被发现并表达出来的，这些社会圈子习惯于不是对科学知识，而是对俏皮的卖弄大加推崇；道德格言的那种古老家园的芬芳——一种非常诱人的芬芳——几乎在整个这种类型中流传不开；以至于学者们会因此而不自觉地让人注意到针对这种类型及其严肃性的一些猜疑。但是，指出下列结果就已经足够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看得很清楚，哪一些最具严肃性的成果正在心理观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最大胆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论道德感的起源》一书的作者，以他对人类行为深入透彻的分析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他说：“道德的人不比肉体的人更接近概念（形而上学）世界。”这个命题在历史知识的捶击之下变得坚实而锋利，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充当斧头，砍到人的“形而上学需要”的根上去——是否更多的是对普遍幸福的祝福而不是诅咒，这又有谁知道呢？——但是不管怎样，是作为具有最显著后果的命题，既富有成果，又很可怕，用所有了不起的知识都拥有的那双重面孔来看

世界。

时至今日，关于心理观察是否会更有利于或更不利于人这个疑问，仍然悬而未决。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它是必要的，科学不能没有它。但是科学不考虑终极目标，就像自然对科学一无所知一样。但是正如自然偶尔在无意中实现了具有最高目的性的事物一样，真正的科学，作为在观念中对自然的模仿，也偶尔甚至一再促进有用的东西和人的幸福，并实现目的性的东西——但同样是在无意中。不过谁要是感到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太冷冰冰，那他也许自己身上的火太少，他可以同时看一看周围，这样就将注意到一些有必要使用冰敷袋的疾病和一些由灼热和酒精混合而成，从而几乎在哪儿都不会认为空气足以使自己感到寒冷，感到刺骨的人。此外，就像太过于严肃的个人和民族有一种轻浮的需要，就像其他那些太容易激动、太过于活泼的人往往需要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来有益于他们的健康，我们这些在一个显然越来越燃烧起来的时代中更加精神化的人，不应该抓住一切现存的灭火工具和冷却工具，以便我们至少能像现在一样，保持稳定、无害、适度，从而也许甚至可以用来充当这个时代的镜子和自我观照。

顿悟

心理观察的执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尼采所说，它能替正

出于苦闷中的人找到出口，减轻其精神上的压力。通过心理观察，可以让我们在即可能稳定、无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最终找到生命的出口。

认清道德的本质

人们口中经常提及的陶醉的快乐状态，其实是高度的权威感。一旦时空感发生改变，就好比能够一览无余一样。视线越开阔，便能够看越远；器官越敏感，便越能够感知微妙或者瞬间的变化。“睿智”的感性可以预知最微小的暗示。强大的力量统治着肌肉，是对运动的渴望，是舞蹈、是轻盈、是迅速；强力是勇敢的冒险，是对生和死的无畏……这是生命中所有的因素在相互激励；每一个因素都可以激励现实世界产生另外一个因素。最终，所有的状态聚集在一起，也许它们原本能够保持彼此的不同之处。例如，对宗教的迷恋，对性的渴望；这两种奇妙的感觉，终于能够协调起来。那些虔诚的女人最满意什么呢？年老的女人？年轻的女人？答案是：拥有美丽大腿的圣徒，那年轻的白痴。悲剧中存在的残酷和善良（同样协调），春天、舞姿、音乐都是性的角逐，以及浮士德式的“广阔心胸”。

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假如他们喜欢做某件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沉迷于此（在肉体上也是这样）。如果性系统不存在某种过热感，那么也就不会有拉斐尔……创造音乐，就好像生孩子一样。贞洁对于艺术家来说就好比经济学。无论如何，艺术

家不再具备高产的生育能力了……艺术家们应该放飞自己的想像，去看待原来的事物。同时要把眼光放在事物更充实、更简单、更强大的一面。为此，他们必须具备年轻的心态，以及生命中经常出现的陶醉感。

为何心理学家会遭受道德特质的迫害呢？这是因为，在陈旧的哲学中，没有人有足够的胆量去研究“非自由意志”——否定道德的理论；也没有人有胆量敢于将任何一种快乐——幸福视为权利。因为，对权力的欲望是不道德的。没有人有胆量将美德视为是为种族，或者城邦服务的，无道德、无权力意志的结果。因为，权力意志也是不道德的。

在道德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真理。因为，所有用来从事研究的概念性都是虚无的；人们所遵循的所有心理学都是虚伪的；那些被人们拉进谎言中的逻辑形式都是诡辩。道德家的特征就是，毫无理智的纯洁感和自我控制感。因为，他们将“美感”视为论证的依据；对他们来说，“挺起的胸膛”就是他们神性的风向。精神史上最让人困惑的时期就是出现道德哲学的时候。

首例证据就是：打着道德的名义，人们以卫道士的身份做出了前所未闻的违法行为。这是一种颓废的表现。人们对于希腊哲学家所体现出的典型的

颓废状态给予肯定，且将这种状态无所顾忌地传播开来，就如同传播疾病一样。

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道德遭受了诡辩派最初的判断，诡辩派几乎对所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进行了归类；它告诉人们，所有道德都会用辩证法为自己脱罪。也就是说，诡辩派明白，对于道德的论证必须使用诡辩的方法。这是自柏拉图起，直到康德，所有古代哲学家最伟大的证明。“自由的道德”、“自由的善”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从这方面讨论“真理”，那简直就是荒谬！

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个时候真正的理智去了哪里呢？

诡辩派的希腊文化，创造了希腊人的本能；这是属于伯里克里斯的文化，柏拉图是绝对不属于此例的。因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才是诡辩派文化的先行者，才同古代哲学的科学类型相同；它还体现在修昔底德的文化里。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认识论的进步，以及道德认识的提升，证明了诡辩派哲学家是正确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塔格拉是我们经常选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它归属于普罗塔格拉，因为他综合了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论调。

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冒险家。人们应该知道，

伊壁鸠鲁是怎样评价他的；提蒙又是怎样评价他的。也许柏拉图的真诚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柏拉图想要宣扬为真理的东西，与他所说的真理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灵魂的独立存在，以及不死的特性是他所强调的。

一切道德教育中，伟大的理性始终源于人们想要得到的安全感；因此，善良的意图和手段首先与意识相联。人们理应像士兵对待操练的态度那样去对待行为。实际上，这种非意识性是所有完美性的特征，就连数学家在计算排列组合的时候也是非意识的。

苏格拉底的反动究竟代表了什么？它以辩证法为例，走向了美德之路，并以此为乐事，假如道德不能以逻辑法进行自我辩护，假如没有非意识，那它将一事无成！

假如人们能够将论证性强调为个人美德的前提，那么这意味着希腊本能即将解体。造成解体的原因就是那些“有道德的人”和“滔滔不绝的人”。

事实上，这意味着，道德判断脱离了自己原本条件的限制，脱离了古希腊的政治根基，在高尚的外衣之下被非自然化了。“善良”、“正义”这些伟大的概念与所属的前提背道而驰，成为辩证法的

原本“观念”的对象。人们在它的背后寻找真理，人们将它视为实体，或者实体的符号。因为，人们为它设想了一个，能够使这些概念有回归之感的世界，从而能够成为它的发源地……

总之，这种胡闹对柏拉图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人们必须重新构想一个抽象的、完美的人——善良、正义、充满智慧的辩证家。简单点来说，就如同制作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稻草人，去吓唬别人。这是一种不具备调解能力、有特定本能的人性：一种能够自我“辩解”的美德。荒谬的“个体”！无以复加的非自然！

道德价值的非自然，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变质的人种的结论——创造“善良”、“幸福”、“智慧”之人。价值史上最深刻的邪恶因素就是苏格拉底。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苏格拉底促成了有利于辩证法审美标准的转变，那这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苏格拉底开创了这一转变，是他战胜了高贵的审美——高贵者的审美观。愚蠢之人利用辩证法取得胜利。在苏格拉底出现之前，上流社会并不相信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法是愚蠢的，他们告诫年轻人不要相信辩证法。

那么，上流社会为什么要罗列出这些理由呢？

为什么要对此提出警告呢？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能够借用权威去反对他人。人们命令道：“够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同等的身份，但是各有来历，都有自己的权威。”最终，人们“互相了解”了！这里根本没有辩证法的容身之处，而且人们并不相信公开展示的论据。所有真诚的事物，都不明白自身的因素。五个手指，各有长短。能够证明自身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辩证法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它说服不了任何人，这是政党的发言人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对于辩证学者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容易消除的。辩证法只能应对突发事件。

人们终究会陷入危机，所以必须强制执行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不要说，人们不需要辩证法的帮助。这样说来，犹太人、苏格拉底都是辩证学者。他们手中拥有无情的武器，他们能够依靠武器来实行暴政。但是，他们却因胜利出丑。他们向自己的牺牲品证明自己不是白痴。他们让人变得暴躁，让人束手无策，可他们仍然非常冷静——他们让对手的理智变得麻木。辩证学者的冷嘲热讽是愚蠢之人最擅长的报复形式。

顿悟

说到有道德之人，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然而，尼采却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人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受了苏格拉底的误导。事实上，道

德，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什么真理，尼采如是说。

人对道德的认识存在差异

人格上的缺陷对人类造成的恶果主要有四点：软弱、浅薄、无所顾忌和自我否定。否定一切的人格绝不会做出什么好事，尤其是不会做出有关哲学研究的事情来。

“无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面对的问题需要更加全面的关注，而这些，除了强大的人、勇敢的人、拥有自我的人可以做到之外，其他人没有办法做到。思想家会以他特有的方式来面对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命运；又或者他会以“非个人”的方式——冷静而好奇的态度去看待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他是以一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话，那么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此也不用抱有任何愿望。对于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便它是可以理解的，懦夫或者癞蛤蟆也不会理解。这是他们的习性造成的，永远也无法改变。所有女人都具有这种习性。

时至今日，我尚未看见有谁是以人的标准来看待道德的（即便是在书籍里也从未出现过），而且重视道德这个问题，将它当作自己的痛苦、激情或者快乐，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很显然，道德在今天并不是一个问题，人们在经历猜疑、矛盾之后达成某种一致的东西，它是思想家栖息、休息的场

所。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发现有人敢评估道德所具备的价值。相反，我倒发现，人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逐渐消失了，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那种骄纵的想像力也逐渐荒芜了。原本这种想像力能够随心所欲地捕捉到一个问题，而且也无需费力去了解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努力地寻找资料，想要撰写一本有价值的评估历史的书籍（或者有关评估价值的论文），以此激励人们对于历史的喜爱，增加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涵养。但是，此刻我才感觉，我的努力完全是白费力气，是徒劳无功。尤其是英国的道德史学家，他们经常轻易地屈服于道德对他们的召唤，充当着道德的仆人而不知。道德行为的特质在于无私、同情、牺牲自我。

在此前提下，他们所犯的错误是非常普遍的，也就是指坚持认为，各国人民在道德原则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并且从中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力；或者也会背道而驰，当他们意识到民族并不拥有同一个道德之后，又会认为道德并不具备约束力。事实上，这两种做法都是非常可笑的。就连他们之中最具智慧的人也犯有错误，他们批判民族对于道德的所有看法，也就是指批判道德的起源、宗教意识、自由意志的各种偏见，而误以为对道德本身进行了批判。

但是，例如“你应该.....”这种推测是迥异于这类道德的见解的，就好比药物对于病人是否有价值，并不取决于病人是否具备智慧的头脑，或者愚昧得像老妪一样。一种错误可以产生一种道德，但是时至今日，运用这种观点来表明道德价值的问题还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所有药品中最有价值的一种药物——道德。因此，评估这种价值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难道你们没有觉察到？实际上，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了解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四处打听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到底是谁呢？如果用简单明了的字眼称呼就是：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以及非道德者。但是，似乎很久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们了，在晚年的时候我们成为了这三种人，所以人们很难理解我们；当然，你们这些好事的家伙也是不能理解的，因为理解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然，我们根本不可能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当中生拉硬拽出信仰来，我们要摒弃他们的艰辛与激情！我们洞悉这个世界并非神圣，按照人的标准也并非正义、仁慈。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像被蒸发一样，变得又冷又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神圣、道德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它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原因在于，我们

被自己的崇拜意识所迷惑了。人，是一种善于崇拜的动物！

但是，人生性是多疑的。以前我们猜测这个世界并没有价值，现在我们的猜测得到了肯定。那么多的疑惑，那么多的哲理！我们还是不要揭露那个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的事实了！假如人们需要发明一种价值，那么现实价值肯定远远低于虚构的价值。当我们从虚构的价值中撤退，就好像从人类的迷惘中退回一样。

这种迷惘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现代悲观主义，相对于古老的表现形式是佛教教义，当然基督教也有这样的困惑，而且对人的蛊惑更加深入。人作为“否定世界”的标准，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作为社会的制裁者，当他把存在本身置于天平之上，发现它的分量非常轻微的时候，他将逐渐意识到，人面对世界的姿态是非常乏味，令人厌恶的。当发觉“人与世界”并存，仅仅是被“与”这个渺小的字眼所阻隔，便不禁偷笑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笑就意味着我们鄙视人的功力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可以认知的那些存在中也进步了吗？难道我们仍然沉迷在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当中吗？时至今日，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为了这个世界，我们才苟全性命！

我们是不是还在怀疑另外一个世界呢？即怀疑我们本身！无情地、彻底地怀疑自己，这种怀疑已经使欧洲人就范，并且还将轻易地让未来几代人做出抉择：“废除崇拜，或者废除自己！”后者是虚无主义，那么前者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顿悟

每个人基于自身对道德认识的深浅而对道德的认识各不相同，这就如同患者对药的认识和医生对药的认识不同一样。

行为习俗要合乎道德

让人讲道德，行为合乎道德、合乎伦理的意思是指我们做事要服从自古以来建立的法则或是传统。至于人们是勉强接受还是欣然服从于它，都无关紧要，只要你选择服从它，就可以了。一旦道德规范形成，并长期遗传之后，一个人轻松而欣然地做着合乎道德的事，如同出于自然，人们就称此人为“善”。他被称为善，是因为他“某一点”是善的；亲善、同情等等在习俗变化中总是感觉为“某一点是善的”、是有用的，所以，现在人们尤其将亲善者、乐于助人者称之为“善”。

同“善”相反，“坏”是“不合乎道德”（不道德）。做不合乎习俗之事，违背传统，不管这传统是否合理；在各个时代的所有习俗法则中，伤害邻人尤其被感觉到具有伤害性，以致现在一听到“坏”这个词，我们就首先想到对邻人的伤害。

让人们区分合乎道德与不合乎道德、善与恶的，不是“利己”与“不利己”这样的基本对立，而是受传统、法则的制约和不受传统、法则的制约。传统是怎样形成的无关紧要，任何情况下都同善与恶或者任何一种内在的绝对命令无关，而是尤其出于保存一个团体、一个民族的目的；在某种被错误解释的偶然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一种迷信

的习俗都强行实施一种传统，遵循这种传统就是合乎道德的；因为脱离这种传统是非常危险的，对团体来说比对个人更加有害（神为罪恶和对他们特权的任何侵犯而要惩罚团体的时候，只有通过惩罚个人才行得通）。现在，任何一种传统，只要它的起源越是久远，越是被人遗忘，就越是不断变得更加令人敬畏；他受到的尊敬一代又一代地堆积起来，传统最后变得神圣起来，唤起敬畏之情；所以说，虔敬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比要求不利己行为的道德古老得多的道德。

顿悟

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惟有合乎道德的要求，才能称之为善举，反之自然是恶行。善举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而恶行必将遭受谴责。

自我折磨的美德

对于一个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且奉行最严厉道德的朝不保夕的小群体成员来说，什么是最大的欢乐？换句话说，对于那些身强力壮、充满敌意，嗜好复仇、欺骗和怀疑，随时准备应对最可怕的事情且因为苦难和道德而变得冷漠无情的心灵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毫无疑问，那便是暴行，对于他们来说，暴行便是最大的快乐。因为在此种状态下，对于残暴行为的欲望和才能被视为一种美德。在暴行中，群体重获新的生命，以往的提心吊胆和惶惶不可终日一扫而空。

暴行是人类最古老的节日娱乐方式之一。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像，倘使让神看到残酷的场面，神亦会为之精神振奋、兴奋异常——由此，世界上便产生了一种充满意义和价值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惩罚的观念，而习俗则在群体内部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相应的实践，使人们对于一切张扬的幸福感到疑虑，对于一切难以忍受的痛苦都感到亲切。人们自言自语：情况可能是这样，我们的幸运使神生气，而我们的痛苦却使神高兴，但神之所以对我们的痛苦备感高兴，并非他愿意怜爱我们。对一个强大而令人畏惧的灵魂来说，怜悯没有什么价值且是可鄙的。而是因为我们的痛苦使他感到有趣和开

心；在此种对于我们的残忍中，神享受到了最高程度的权力感的满足。

因此，谁若想成为一个群体中“最有道德的人”，谁就必须痛苦不堪、灾难深重、穷困潦倒和倒霉透顶。

每一个能使死气沉沉和臭气熏天的泥塘发生某种变化的精神领袖，倘使他们想要唤起人们对于他们的信仰，特别是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信仰，除了疯狂的手段之外，自我折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精神在新的道路上旅行得越远，则他们的良心焦虑便越是不停地折磨他们，而他们便也越是无情地向他们自己的肉体、欲望和健康开战，他们的行为仿佛是在奉献给神一种补偿的欢乐，目的便是防止神因为他们对于现存习惯的忽视和反对，以及因为他们所奔向新的目标而大发脾气。

倘使我们自以为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各种感受逻辑，那我们就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当中最为勇敢的堂吉诃德们去扪心自问吧。

无论是在自由思想的世界，还是在个性所塑造的生活世界，任何微不足道的变动都不得不付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血的代价。这并不仅仅指向前的变动；动作本身、运动、任何形式的变化。在其开辟

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都要做出千千万万的牺牲。但是，这是漫长的历史，请注意，并不是当我们说“世界历史”时所想到的东西，那不过是人类存在的滑稽且渺小的一幕。然而就是在这种实际上只关心时事新闻的所谓“世界历史”中，试图在死水中翻起波澜的牺牲者，世代流传的悲剧也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感人的主题。

为了获取我们现在引以为荣，沾沾自喜的那一丁点人类的理性和自由感，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想像的。然而，正是对于理性的这种自豪，使那些处于“世界历史”之前的“习俗道德”的洪荒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不能理解。而这些洪荒时代却是决定了人类形象的真正的和关键的历史时代，在这些时代里，忍受痛苦乃是一种美德，残暴无情乃是一种美德，弄虚作假乃是一种美德，睚眦必报乃是一种美德，丧心病狂乃是一种美德。相反，幸福却被视做一种危险，和平被视做一种危险，怜悯被视做一种危险。在这样的时代里，被人怜悯乃是一种侮辱，辛勤劳作乃是一种侮辱；在这样的时代里，疯狂是神圣的，而变动是不道德和灾难性的！——你是否认为所有这些都已发生了变化，因而人类必定也要同时改变它的特性？

顿悟

在个性受到压抑甚至被泯灭的时代，读尼采是极有意义的，因

为他极力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假使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自励自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没有人性压迫的时代，读尼采也同样有意义，因为改良人的素质始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能将折磨当作美德的，相信也只有尼采才有这样的意识。

道德的偏见

由古至今，整个心理学自始至终都依附在道德偏见与忧虑之上，从未敢越雷池一步，并被认为是形态学与权力意志的阐释。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人深入到其思想本身——正如我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早已约定俗成的事物中，发现一种长期受到冷遇的事物是被允许的。

道德偏见所实施的暴力，早已深深渗透到表象看来最冷酷与最无力反抗的精神世界，且十分明显地产生了有害的、阻碍性质的、令人辨不清方向的、扭曲的作用。真正的外貌心理学理应同研究者心中的无意识对立情绪作斗争，它应该将“心”朝向自身，创立一种论“善”“恶”冲动相互作用的学说，即一种更文明的非道德，在良心中造成痛苦与烦恼，甚而有了一种善的冲动皆由恶的冲动派生出来的看法。

然而，如果有人将仇恨、忌妒、贪婪、野心等激情当作决定生命的因素，当作生命全部内容中存在的基本法则与特质——在生命被拔高的同时，这些因素也应该被拔高，那么他就会患上由自身所引起的转向病，就如同晕船一样。

从广义来讲，在这一个庞大而几乎全新的领域中，这种假说并不算最痛苦与完全陌生的认识。实

际上，人们完全有理由避开这种结局，但又有谁能办得到呢！另一个方面，如果人们现在立刻驾驶着小船向这边漂过来，噢，那好吧！咬紧牙关！睁大双眼！牢牢稳住方向！我们碾压着道德，破浪前行。这样做，我们或许会将残存于我们自身的道德摧毁，因为我们的船正驶往那个方向，勇往直前——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迷茫的游子与冒险者永远不会为自己开启一扇更深刻的、洞察世界的窗口。而作为心理学家，至少要有勇气提出要让心理学成为诸学科的皇后，其他学科均要为她效力。如此，心理学将再一次成为通向解决各种基本课题的必由之路。

对于那些哲学家来说，千万要提防那种神秘学。提防不要因为“真理意志”而受苦。甚至要特别留心自己的辩护词。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损害到附于你们良心之上的无辜与雅致所处的中立地位，会使你们伸长了脖子去反击异议。它会让你变得丧失理智、甚至兽性大发，迷失自己；如果你们要同危险、诽谤、嫌疑、撞击甚至更粗俗的敌意作斗争，那么你们最后不得不摆出大地的真理辩护者的身份来手舞足蹈一番——似乎“真理”充当的就是这样一种驯良的、动作愚笨的角色。难道真理真的需要辩护者吗？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任何一场斗争都使人变得恶毒与狡猾！任何一场长期的斗争都不是公开用武力来进行的。一种旷日持久的精力对决——对可能存在的敌人的关注！这一社会的碰撞，这种长久的迫害、低能的追捕——同时还包含着强制的退隐，就如同斯宾诺莎与布鲁诺所遭遇的那样，没人逃得出。不管是最理智的伪装，还是那些自知将成为历练过的复仇者与放毒者（这也正是人们放弃探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与神学的原因！），根本不屑于去谈论道德愤怒这种愚蠢的把戏，而它却成为一位哲学家最为显著的标志，这也表明哲学的幽默感已远离了他；他的“为真理而献身”被强制曝光——这是那群鼓吹和平的演员们硬塞给他的。而假使人们自始至终只是用一种艺术家的好奇心去打量他，再结合某些哲学家的例子，那么这一危险的兴趣就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了。在他不断退化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能看到他（蜕变为“神秘主义者”，坠落成舞台或讲坛上的大喊大叫者）。人们怀着此种愿望，不管怎样也要一看究竟——这只是一场萨第尔之戏，只是一出压轴的闹剧，只是作为持续的证据，以证明那原本冗长的悲剧终于落幕——无论何种哲学，其形成过程皆是一出冗长的悲剧——这是首要的前提。

顿悟

道德的偏见只会让我们看到善的一面，进而吹捧“善”，而忽

视恶的一面，或是无端地批评恶。这种做法只会让我们看问题以点代面，有百害而无一利。

道德的培育

在培植道德的各种势力中，也存在具有真实性的因素。因为，终有一天，在它发现道德目的论的时候，真实性必将会与道德背道而驰。对于道德的实利观，这是一种认识已久的观念，且伴随着根深蒂固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如同兴奋剂，使人认为自我解脱是一种绝望。现在，让我们论证自己身上所需求的东西吧！这种需求是在长期道德的解释下形成的，但是我们今天看来，它们并不是真实的需求。因为，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的依托，我们维持生命的基础就是为了它们。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抗性，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不受人们重视，而我们想拿来欺骗自己的东西，却又被禁止评论，从而产生一个消解的过程。

折衷的立场不会取代极端的立场，而取代极端的立场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立场。所以，心理学最必不可少的欲望就是对天性的绝对非道德性和无目的无意义的信仰。倘使说对上帝和道德秩序的信仰是脆弱的。现在，出现了虚无主义，但并不是因为生存的痛苦比以前增多了，而是由于人们对灾祸即生命中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有一种解释宣告破产了，因为它被认为：生命根本没有意义，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种思想的形式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生命，原来的生命就是荒诞的、没有意义的，但它却无法避免地轮回，无休无止，直至虚无，也就是“永恒的轮回”。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即虚无是永恒的！

佛教所体现的欧洲形式是：知识与力量相结合，其能量迫使人们尊崇这种信仰。这一点是所有假说中最具科学性的。我们并不承认终极目的的存在。如果生命中真的存在一个目的，那么想必它已经达到。

由此，人们就会认识到，这里努力追求的其实是泛神论的对立物。因为，人们通常都会认为“一切皆完美、神圣、永恒”，这同样能够迫使人们尊崇那种“永恒轮回”的信仰。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也将这种肯定万物的泛神论立场取消了吗？从根本上说，道德所克服的只是其信仰的上帝。对于设想出来的一个“善与恶的彼岸”的上帝，有何意义呢？在这种意义上的泛神论是否可能？在过程中，我们虽然将目的观取消了，但是这就表示我们肯定过程吗？如果说这个过程无时无刻地取得某种东西，那么情况大概会是这样，并且始终保持同一事物。关于这一点，斯宾诺莎就是一个

很好的事例，他就获得过这种肯定的立场，因为每一时刻都存在一种逻辑的必然性。所以，他就凭借自己的逻辑本能战胜了这种世界特性。

当然，斯宾诺莎的情况只能说是一个特例。任何一种现象基础的性格特征，都会在其现象中凸现出来；假如某人将它看作是自己的基本性格特征，那么想必它会使这个人像胜利者那样，赞扬那些普通生命的每一个时辰。最主要的一点或许就是使人以一种喜悦之情将身边的这个性格特征看成是善的、有价值的。

如今，道德已经阻止那些被动强制和压迫的人，以及被等级划分的生命绝望，并且协助他们避免掉入虚无的深渊里。因为这体现了一种对人的无能为力，但并非是对自然的无能为力，而是对生命产生绝望的怨恨。

掌权人和暴徒都被道德所拥有，这些人可以把“大人、先生”统统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一些卑贱之人时刻监视着“大人、先生”。也就是说，首先有必要鼓起那种卑贱之人的勇气，并且使之变得更加坚强。如此一来，道德则教诲人们对统治者的基本性格特点就是必须抱一种刻骨铭心的深仇和轻蔑之情，即针对其权力意志。道德应该将这种权力意志废除、否定，甚至要将其碎尸万段。因为，当

我们以一种相反的情感和估价看待时，我们便能发现，这出自于一种令人恨之入骨的本能。一旦那些受苦的人和被压迫者丧失了那种蔑视权力意志的信仰，那么他们必将进入那种不可救药的绝望漩涡。对于生命来说，如果这种特征是必然的，或者出现了这种情况，即在那种道德意志中真的隐藏着“权力意志”，那么，仇恨意志也变成了权力意志，这也是最终的结果。大多数被压迫者似乎意识到，当 they 与压迫者站在同一个地方时，压迫者不应该具有什么特权以及更高的等级。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与生命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它们都属于权力限度之外的。假如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意志，那么道德会防止那些败类陷入虚无主义，因为道德已经将一种无限的价值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赋予了每一个人，且将它纳入了一种与世俗权力和等级制互不协调的秩序之中。因为，道德教导人们要学会低眉顺眼、屈从忍让。如果某个人对这种道德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败类自然就丧失了生存的精神寄托，也必将走向灭亡。

灭亡的表现形式就是自取灭亡，它是一种对必然毁灭的东西的本能选择。败类的自我毁灭象征着自我活体的解剖、中毒、酒精中毒、浪漫主义，尤其是本能地强行采取某些行动，通过某些行动，人

们将强者看作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敌，并且把毁灭意志当成是更深刻的本能、自我毁灭意志的本能、要求遁入虚无主义的意志。

顿悟

诚如尼采所言：道德总是教导和要求人们学会顺从，学会忍让。道德的培育，其实便是在教导人避免跌入虚无的深渊。

珍惜你的美德

亲爱的朋友，倘若你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德，便不要与人共赏。

当然，你必定会为它取个名字，并且十分珍惜它，你会开心地与它嬉戏、玩耍。

但是，倘若你让大家共用这个名字，那么你将会失去这种特有的美德而变得和大家一样！

你毋宁说：“这个使我内心感到饥渴，使我灵魂感到悲喜的东西，既不可言喻，也无以名之。”

就让你的美德永远保持高姿态吧，而千万不要加以任何亲昵的名称。假使非要提到它，你也大可不必羞于启齿。

你完全可以慢吞吞地说：“这是我所珍爱的善，它使我快乐至极，我所需要的善正是如此。”

“我之所以需要，并不是它是上帝的律条，或是人类的法规与需要。它对我来说绝不是引往超人世界或天堂的路标。”

“我之所以深爱它，仅仅是因为它是属于地上的美德——它不会苛刻，更不会卖弄小聪明，也不会虚情假意。”你应当这样诉说自己的美德。

如果你将最高的目的灌注于热情的深处，它们便会变成你的美德和欢乐。

即便你是属于脾气暴躁、执著狂热、沉迷肉

欲，或者是充满恨意的族类，但是你的热情终将成为美德，就连恶魔也会变成天使。

从此，你的身上便不再有任何邪恶，除非是因众多美德之间的冲突所引起。

可爱的朋友哟，若是你很幸运，你只需拥有一种美德就够了，千万不可贪多。因为如此一来，你过桥就会容易些。

一个人能拥有多种美德固然不错，但不见得这样就是一件好事，因为有许多人就是由于不堪负荷众多美德的倾轧争斗之苦，而跑到荒郊野地里去自杀了之，成为肉体的蔑视者。

战争是邪恶的吗？纵然是，我们仍然需要它。同样的道理，在你的诸多美德之中，嫉妒、怀疑和中伤是需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你看，你的每种美德都企图占据最高的位置，它们都想驱使你的精神为其奔走，也都要你在爱与恨时所拥有的全部力量。

事实上，美德会互相嫉妒，而嫉妒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每种美德都可能毁于嫉妒。

心中充满嫉妒的人就像蝎子一样，最后只会将毒刺转向自己。

人是应当超越的，因此，你必须珍惜你的美德。倘若你无视你的美德，你便会因它们而大死一

番。

顿悟

美德是财富，美德是最宝贵的财富，美德是人的良好意愿和尊严方面的财富。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的人虽然不能在世俗的物质方面变得富有，但是，他们可以从赢得的尊敬和荣誉中得到回报。

卷三

明晰是非善恶

尼采认为：宇宙间本没有善恶，罪恶感乃自欺欺人，西方人的“原罪”说，更是自欺欺人；他反对基督教对人生所做的善恶评价，主张从人本身来考虑一切价值判断；他要人不要压抑生命的本能，享受人生，为自己创造生之快乐，因为人之生命是超然于善恶之外的.....

“善”与“恶”

当大自然给我们带来雷雨天气，将我们浇成落汤鸡的时候，我们不会抱怨它是不道德的，可为什么我们把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人的说成是不道德的呢？因为我们在后一种情况里设想了一种专断地进行统治的自由意志，而在前一种情况里则认为是必然的。但是这样的区分显然并不正确。因为，故意伤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从来没有将其称之为不道德。比如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故意杀死一只苍蝇，理由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它嗡嗡的叫，我们故意惩罚罪犯，让他们痛苦，目的就是出于保护自己和社会。在第一种情况里，是个人为了自我保护或者甚至是为了不让自己不快，才故意做出伤害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国家。所有道德一致认为故意伤害在自我防卫中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同自我保护有关！但是这两种观点足以解释人对他人所施加的恶行。人们要得到快乐，或者要防止不快，从任何一种意义上来说都始终同自我保护有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说得没错：人不管是做什么，他总是做善事。换句话说，就是他按照自己相应的智力水平，按照他的理性的具体程度，做他认为似乎是善的（有用的）事情。

关于“善”“恶”，来源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族的灵魂中。谁有力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且真正实行了报答和报复，也就是说感恩图报和有仇必报，那他就被称之为好人；谁无力进行报答和报复，就会被看成是坏人。好人属于“善”的群体，这类人有公共意识，因为所有个人都通过报答和报复的意识，密切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坏人属于“恶”的群体，一群没有公共意识、卑躬屈膝的无能之辈。

好与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等同于高贵与卑贱，主人同奴隶。相比之下，人们并不会将仇敌视为恶人，因为他们能报答和报复。在荷马那里，特洛伊人和希腊人都是好的。不是那些加害于我们，而是那些可鄙的人，才被看做是坏的。

在“善”的群体里，“善”代代相传。一个坏人要从如此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但是如果好人中有一个人做了好人认为不可取之事，那就得为此想些借口了；比如可以将罪责推到神的身上，指责神让好人丧失理智，变得疯狂起来。——然后，再来看在受压迫者、无能者的灵魂中是怎么样的。在此，任何其他入，无论他高贵还是卑贱，都被看做是敌对的、不顾及他人的、剥削他人的、残酷的、奸诈的。

“恶”是一个表明特性的词，用于人，甚至用于人们所假定的任何活的存在物，例如神；人性的、神性的，和魔鬼的、恶的，都被看做是一回事。善、乐于助人、同情等的标志，被恐慌地作为诡计，作为一个可怕结局的前奏，作为麻痹和蒙骗，一句话，作为美化了的恶意来看待。个人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那就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集体，最多也只是这样一种集体的最粗糙的形式，以至于在这种善恶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任何地方，个人及其宗族、种族的沉沦就离他们不远了。——我们现在的道德是从占统治地位的宗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再次强调一遍我们已经听过成百上千次的话吧！尽管今天我们对这项真理——我们的真理——早已不愿再倾听了。我们非常明白，这声音带有多么严重的侮辱性——假如有人将人不加修辞地直接当成动物的话。然而，事实是恰恰在我们谈论具有“现代观念”的人的地方，会经常用到“群畜”与“群畜本能”之类的词，这或许要算是我们的一项重罪了。可这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别无选择，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新的见解。

在一切有关道德的主流判断中，我们认为，整个欧洲都是统一口径的，就连对欧洲有着主要影响

的国家也算在内。在这里，人民显然知道苏格拉底所不知道的事物——今天的欧洲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此，我们无需大声呐喊，再让耳朵受罪了——假如我们总是重申此种说法的话。在此被认为是已知的事物，在此基于他的赞誉而自我标榜的事物，都自称是善的属类，统统都是“群畜”的本能。此类人突然冒了出来，成为大多数，并趋向居于超出其他本能的优势地位，而且风头更劲。

根据持续增长的生理学上的相似性，它即象征着这些事物。群畜动物的道德便是今日欧洲的道德——恰如我们所熟悉的其他事物，这仅仅只是人类道德的其中一种。不管是在它之前还是在它之后，或者是同它并行的时代，同样存在其他的道德。首先是可能有或者应该存在的更高等的道德论者，然而此种道德全力抗拒的就是这种“可能”和这种“应该”。它发出最严正的声明：“我便是道德本身，此外再无其他道德。”甚至谋求一种曾经为群畜动物最微妙的欲望服务，并善于阿谀奉承的宗教的协助。在政治和社会的构建中，我们找到了一种日渐明显的对此道德的表达方法：基督教运动的宗旨造就了民主运动。然而，即便对那些最缺乏耐性的人，对病人或者是通常意义上的本能的瘾君子

来说，这种运动的速度都过于缓慢，必须要放声地嚎叫一番。

这一切或许会让日渐嚣张的无政府主义疯狗们高兴，现在这群疯狗正漫游在欧洲文化的小巷中。从外表来看，他们同驯良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家们背道而驰，同那些笨拙的哲学骗子和热衷于兄弟情谊的人们更是不靠谱。这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想构建“自由社会”，实际上，他们出于本能敌视任何一个有别于自治群畜社会形式的社会，所有这些家伙都是一样的，反对所有特殊要求，所有特权；他们对惩罚性的正义持怀疑态度（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是对弱者的强奸），但同样对宗教持同情态度。只要感受到，经历过或遭遇过（无论是卑贱的动物，还是高贵的“上帝”；“同上帝一起同情”的犯上行为，则属于民主主义时代）。在同情的焦躁与呐喊，对苦难的仇视，及其女性对观众的无力感方面，都不能容忍痛苦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在非本意的阴柔化方面同样如此。在此种魔力的影响之下，欧洲几乎又面临着一种新佛教的威胁；在同情的道德方面，保持信仰的一致，好像道德原本就是如此，成为了制高点，人已经达到巅峰；前所未有的对未来的希望，对当下的慰藉，对以往所有过失的巨大

清偿——作为女救世主的共同体，信仰群畜同信仰本身都是一斤之貉.....

顿悟

“善”与“恶”同“好”与“坏”一样，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彼此依存于对方。好从属于“善”，正如坏从属于“恶”一样。对于我们每个人自身来说，通常情况下只能看到自己的“善”，而无法发现自身的“恶”。对待别人却往往只能看到别人的“恶”，而无法看到别人的“善”，这也是人性不够豁达所至。

“好”与“坏”

我们理应感谢英国心理学家对道德发生史所做地探讨，尽管他们在探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我得承认，就我个人来看，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疑点，他们在开始写书之前就将一些观点罗列出来了——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人们总是发现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将我们内心世界中的龌龊部分暴露出来，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的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些恰恰是人类智慧的尊严最不愿意看到的部位，他们就是在这些习惯势力中，在健忘中，在盲目和偶然的思想网络和思想机制中，在任何一种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质上是愚蠢的部位寻找积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心理学家总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是否是一种隐秘的、恶毒的、低级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贬低人类的本能？是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猜忌，一种对失意的、干瘪的、逐渐变得刻毒而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怀疑？是否是由于基督教（和柏拉图）的一种渺小的、隐秘的、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抑或是对于稀奇的事物、对于令人头疼的反论、对于存在本身的可疑点和荒唐处的一种贪婪的嗜好？当然，也可能是一

种混合，其中含有少许卑劣、少许忧郁、少许反基督教、少许快感、少许对调味品的需求？……可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不过是些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爬行跳跃，好像是在它们自己的天地中，在一个泥塘中一样。

我很不愿意听到这些言论，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些。如果允许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表达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样子，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和那些显微观察者们是勇敢的、高尚的、自豪的动物，能够知道怎样控制他们的情感，且训练他们自己为真理牺牲所有的欲望——为任何一种真理，哪怕是朴素的、辛辣的、丑陋的、令人不愉快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确实存在着。

那么，就向那些想要支配这些史学家的好人们致敬吧！可惜的是，历史精神本身肯定会背弃这些道德史学家，恰恰是历史上的全体好人自己弃他们于艰难境地！他们依然遵循已经陈旧的哲学家习俗，从来不用历史的方法思考，这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们撰写的道德谱系从一开始着手调查“好”的观念和判断的起源时就立刻暴露了其拙劣性。他们宣称：“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且

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于总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

至此，我们发现了英国心理学家其特异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益”、“遗忘”、“习惯”，最后还有错误，所有这些都被当成了受人尊敬的依据，迄今为止，比较高贵的人们甚至引以为自豪。这种自豪应当受到羞辱，这种尊敬应当被贬值，目的达到了吗？到现在我才明白，这种理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确定“好”的概念的起源：“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他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从这种保持距离的狂热中他们才取得了创造价值、并且给价值命名的权利：这同功利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对于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的热情、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热情表达恰恰是如此的陌生和不合时宜：此刻方才出现了那种卑微的热情的对立感觉，这种热情以每一种功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

计为前提，——且不止一次的，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高尚的维持距离的狂热，就是我们说过的上等的、统治艺术的那种持久的、主导的整体和基本感觉，与一种低下的艺术、一个“下人”的关系——这便是“好”和“坏”对立的起源。从这个起源出发——“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在贵族的价值判断衰落的时候，“自私”和“不自私”的这种全面对立才越来越被强加于人的良知，至此，群体本能终于用言辞（而且用多数的言辞）得到了表述。此后还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本能才会在群众中变成主人，使对道德价值的评定形成，且陷入上述那种对立（这就是目前欧洲的状况：如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成见，成见正在被看做是和“道德”，“不自私”，“公平”相等同的概念，而且已经具有了一种“固定观念”和脑病特有的威力）。

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的起源的假说除了在历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诞不经的。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被遗忘呢？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

失效？情况恰好相反，事实上这种功利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司空见惯，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功利并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也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必然地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意识中。如此一来，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为正确）。赫伯特·斯宾塞就阐述了这派理论，他认为“好”这个字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有益”、“实用”相同的，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正是他们关于有益——实用和有害——不实用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如果从这种理论来看，“好”即是那种迄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为“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为“自身有价值”的效用。这种解释方法同样是错误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从心理的角度上来看也是能立稳脚跟的。

有个问题的出现为我指明了通向正确道路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因为在词源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词言文字：在这里我发现所有这些名称将我们引回到了同一个概念转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义通常是“高尚”、“高贵”，这样一来必然会转化出含有“精神高尚”，含

有“高贵”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权”意思的“好”。而“普通的”、“粗俗的”、“低贱的”最终被转化成“坏”的概念。“坏”这个字在起初是如此不屑一顾地径直将简朴的、普通的人置于高尚的对立面。直到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坏”的意思才转变为现在通用的意思。它的出现，为我的道德谱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之所以这么晚才被找到，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见对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产生了障碍性的影响，甚至连那个看来是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我在这只能是点出问题而已，也无法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这种民主的偏见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给道德和历史造成什么样的特殊危害？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在它故乡的土地上再次爆发，激烈得有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山都发出的那种令人扫兴的、噪音过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辩的声音。

相反，说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一种安静的问题，它只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听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那些标志着“好”的词汇和词根直到今天仍然含有某种不同

一般的东西，高尚者依此认定自己才是上等人。他们虽然经常根据对权力的考试来称呼自己（称为“强有力的人”，“主人”，“领主”），又或者以这种考试的最明显的标志来称呼自己，如称自己为“有钱人”，“占有者”，此外，这些高尚者也根据一种典型的特性来称呼自己。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称谓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他们称自己是“真实的”，第一个这样称呼自己的人是麦加诗人蒂奥哥尼斯。用来表达这个词的意思的词：esthlos的词根之意是指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然后，经过一个主观的转变，真正变成了真实：在概念转化的这个阶段，真实成为了贵族的口头语，而且彻底地包含在“贵族的”词义里，以此来表示和被蒂奥哥尼斯认之为并描述为不诚实的下等人相区别——一直到贵族没落以后，这个词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于标志精神贵族，相应的，这个词也因此变成熟了。在kakos和deilos这两个词中都强调了懦弱，这或许是一个提示，根据这个方向我们必须去寻找意思更为清楚的agathos这个词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坏（malus）字可以用来指那种肤色深，尤其是黑头皮的人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为统治者的黄头发雅利安征服者种族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色；至少凯尔特语为我提供了正好类似的情况——fin这个词就是用来标志贵族的，最后被用来表示好、高贵、纯洁，它的本原是黄头发，以此来和肤色暗、头发黑的土著居民相对照。顺便提一下，凯尔特人纯粹是黄头发人种。有人错误地将德国人种分布图上的那些暗色头发人聚居地段同什么凯尔特人的后裔和血缘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居住在这些地段的是德国居民。

政治优越观念总会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在社会处于黑暗时期尚未有例外，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此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采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比如在此我们首次遇上像“纯洁”和“不纯洁”这样对立的等级观念，同样也是在这里后来产生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和“坏”的观念。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立刻将“纯洁”和“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过广，甚至看成是象征性的；古人类的所有观念，都应当从一开始就被理解成为一堆我们几乎不能想像的、粗糙的、笨拙的、浅薄的、狭窄的、直截了当的，尤其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不单纯的人”其最初意义就是洗澡的人，拒绝吃某种容易染上疾病的食品

的人，不和肮脏的下层女人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仅此而以，再无其他。此外，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事实上，由于这种价值的对立在人和人之间最终扯开了一道鸿沟，就连精神自由的阿基斯也难以毫无畏惧地逾越这道鸿沟。早在一开始就有着某种有害的因素蕴含在这种贵族气派中，蕴含在这统治者的、疏远商贸的、部分是深思熟虑、部分是感情爆发的习惯中，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各个时期的教士们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种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可是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医治他们这些疾病？——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人类自身仍然在承受着那些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果的煎熬！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性欲、“向沙漠”逃遁；再试想，教士们的全部敌视感官的和懒惰而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依据波罗门的方式实行的自我催眠术，以及对其根治术——虚无的、最后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厌倦（或者对上帝的厌倦——渴望和上帝结成一种神秘联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虚无，涅槃——仅此而已！）在教士

们那儿一切都变得格外危险，不仅仅是医疗方式和治疗技术，而且还包括傲慢、报复、敏锐、放荡、爱情、权力追求、贞操、疾病——平心而论，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他的动物。

顿悟

普通意义上的“好”，通常是指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符合道德礼仪，大众价值取向的行为、品质。而我们平常所说的“坏”，恰恰是指违背社会行为规范，违背道德礼仪，违背大众价值取向的行为。我们也通常以此来评定一个人的“好”与“坏”。

世间没有永恒的善与恶

你们这些大智慧者哟，你们认为推动自己并使自己燃烧发光的是“追求真理的意志”吗？

你们想使一切都能为人类所理解，因为你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一切存在早就可知。

然而一切都得向你们屈服或迁就！你们的意志执意如此。它应当顺从精神，一如精神的镜子与镜影。

你们这些大智者哟，那就是你们这些大智者的整个意志——“权力意志”，一种追求权力的意志；甚至于在你们说到善恶和说到建立评价的时候亦然。

你们仍然愿意创造一个值得自己屈膝膜拜的世界，这是你们最大的希望和狂想。

不错，无智者，即人民——他们就像是一条推动小船的河流，而价值的评估便庄严而矜持地坐在那船中。

你们将自己的意志与价值放在变化无常的河口，人们信以为是善与恶，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古老的权力的意志。

是你们这些大智者把这样的客人放置在这只小船上，且将他们装扮得十分华丽，此外还赋予其高傲的名衔——你们以及你们的统治意志！

现在这条河载着你们的船开始前行了，它不能不载着船前行，即便浪潮汹涌，冲击着船身，那也算不了什么。

你们这些智者哟，你们的善恶之终点和意志危险并不在这河，而是在你们的意志，也即那权力意志——永不耗竭的，创造的生之意志。

为了使大家明白我对善恶的看法，我将告诉你们关于我对生命以及一切生物之本性所持的观点。

我曾蹑足跟在生物之后，为了了解它们的本性，跟着它们在大路或小径上四处走。

只要有生物存在的地方，我都听到了服从的声音。一切的生存便是一种服从。

其次，被命令者是不能顺从自己的，这就是生物的本质。

当然，命令比顺从更困难。这不仅是由于命令者得肩负所有服从者的重担，也因为这种负担随时有可能将他压垮的缘故。

所有的命令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尝试或冒险，而生物则不同，只要生物一发号施令，它便是在冒着自已生命的危险。

是的，甚至当它在命令自己的时候，也得为这命令做出相当的代价。它必须作为自身法律的法官、报复者与祭物。

怎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说服了生物顺从命令，甚至于在命令的时候也顺从？

我通过观察研究发现：只要有生物存在的地方，那里便有着追求权力的意志；甚至于奴仆的意志里也有着求为主人的意志。

弱者应当服从强者——所以弱者的意志乃说明自己要成为更弱者的主人。这是他坚守的惟一喜悦。

弱者屈服于强者，好使自己能获得主宰更弱者的机会而从中获得喜悦；同样，即便最强者也得屈服于自己，并为取得权力而拿生命当赌注。

最强者的屈服表现便是冒生命之险作死亡的孤注一掷。

只要有牺牲以及爱之观照的地方，就会有要做主人的意志。弱者经由小径潜入堡垒中心而窃走了他的权力。

生命必会向你说出这个秘密。“注意，”它说，“我便是那个不断超越自我的东西。”

真的，你们叫那为生的意志：“我向着更高，更远，更复杂的目标冲动：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件东西，一个秘密。”

永恒的善与恶并不存在！它们必然依本性而不断地超越自己。

你们这些价值之评估者利用自己的价值和善恶的信条来行使你们的权力，而那你们深藏不露的爱，以及你们内心的闪烁、颤抖和充溢。

然而，一种更强的权力和一种更新的超越从你们的评价中产生——就像小鸡破壳而出。

真的，若有谁要创造善恶，就必定得先将价值破坏捣碎。

因此，最大的恶属于最大的善：这便是创造。

顿悟

善恶并非绝对永恒，昔日的善也许会变成今朝的恶，善恶相依相偎，此消彼长。

美德也是一种善

之所以将一个人的美德称为“善”，并不是那德行对其自身有什么好处，相反是因为那德行如我们所期许，并对我们及整个社会有好处。

当我们近似于有点媚态地赞美那些美德时，每个人多少要有一点不自私及“非自我本位”的心态！因为倘若不是如此，那些美德（如：纯洁、勤奋、忠实、同情、公正等）对具有它的人早就造成不小的伤害，就如同在他身上一些太过强烈的刺激不能和其他理性的刺激相协调一样。

假如你有一种美德，一种完美而积极的美德，而对这项美德并非只有一种刺激在针对它，这样一来，你便会成为这项美德的牺牲品！当然，无论如何，别人还是会赞扬你的美德。一个勤奋的人尽管会因为他的勤奋而损害到他的见地或精神上的清新与创意，但是，他依然会受到褒奖。

年轻人对他分内的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是可敬，可佩的，同时也是可惜的，因为他不知道，“对个人来说，固然是死不足惜。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此种牺牲我们当然感到惋惜！而更大的惋惜是，还有人持另一种想法，即认为他自身的保证与发展比他服务社会的工作还重要！”我们之所以惋惜这类青年，并非因

他本身的缘故，而惋惜他是一个奉献的“工具”，没想到自己所谓的这个“好人”，因他的死而使社会蒙受损失。或许我们会紧跟着想到另一个问题，即假如一个人在工作时对自己多照顾一点，使自己能生存得久一点，是否对社会的利益比较大呢？

——事实上，我们时常会很轻易地承认某个利益，但我们也尊重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既然有牺牲的造成，那么就很明显地证明了人类是具有牺牲精神的。这样看来，从一方面来讲，当一种美德被称赞时，我们是在称赞那美德中有裨益的性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各种美德中的盲目与控制的刺激不愿被局限在个人一般利益的界限内，简单来说，我们所称赞的是美德的非理性部分，基于这个非理性，个人才允许自己化成“整体中的一个机能”。称赞美德便是称赞对个人私下的伤害，也是称赞剥夺个人最高贵的自我情操与细心照顾自己的权力的刺激。

美德对个人的影响已昭然若揭，这也表明了美德和个人利益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也有此关联！一种工具的典型美德，例如盲目地一味勤奋，表明了致富与荣耀之道，亦产生沉闷和情欲，但我们却漠视它的危险，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教育始终用一连串的利诱去铸造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或某

种模式，当这种模式变成一种习惯，刺激其情欲时，它便控制了这个人，使他处于和自己的基本利益相对的立场，只是“为了大家好”。

我们时常能看到盲目的一味勤奋的确能创造财富和荣耀，然而，其他许多高雅的器官也同时被这能创造财富和荣耀的美德给剥夺了。所以那才是抗拒沉闷和情欲的主要权宜之计，同时使感觉迟钝，使执拗的精神接受新的刺激！（在所有时代中最为忙碌的我们这个时代里，除了更多的财富和更加的勤奋之外，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从这伟大的勤奋和财富之中去制造一切：甚至我们需要更高的天才去抛弃财富甚于获得它——如此，我们才能“绵延后代”！）倘使这种教育成功的话，那么个人的每项美德便都成了“公用设施”，且个人的不利也将干涉他的最高目的。也许某些心理分析美学会阻碍成长，或者甚至导致早死。以同样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想到其他服从、纯洁、公正、同情等美德皆如此。

假使我们去称赞一个有自我牺牲和无私之美德的人——他将不会耗费他的所有精力与理智去谋求个人权力的保持、发展、提升及扩张，而自觉活得谦虚、冷淡——这个称赞绝对不是来自无私的精神！“邻人”倘若称赞无私，那是因为他们能“从

中获得利益”！假使这些邻人是“无私的”，就会拒绝去破坏他的权力，伤害他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阻止这种自私的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会以“不滥加善名”来表明他们的无私！在此，有必要指出那个目前高高在上的道德概念一个基本上的矛盾：此类道德的动机与它的原则刚好背道而驰！道德既想以此来证明它自己，却又以道德的批判来反驳它！

“你当舍弃自己，并将自己当作牺牲品一样地奉献出来。”这句箴言，为了不与其自身的道德概念相矛盾，便应该，也只能由自己舍弃本身利益的人来宣告，而那个人也许在作个人自我牺牲的要求中便导致他自身的崩溃。

不管怎样，一旦当“邻人”为了其“公用利益”而赞许利他主义时，那么与之相反的主张：“你应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牺牲别人亦在所不惜。”就会在第一时间被提出来应用。如此说来，“你应该”和“你不应该”其实都是出自同一口吻的说教。

顿悟

教育总是用一连串的利诱去铸造一个人的思想，以此来指导他的行动，并日久天长反复教导，最终形成一种模式。一旦当这种模式在某类人身上变成了一种习惯时，便彻底地控制了这个人。

人是否应该具有同情心

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为什么看到有人落水，我们自己也会跟着跃入水中，即使我们和落水者毫无关系，你还这样做？因为同情，在事发时的瞬间，我们想到的只是他人的生命，仅此而以——没有头脑的人如是说；为什么看到某人流血，我们自己也会和他一样觉得很痛苦和难受，甚至你和他是仇敌？因为同情，那一瞬间我们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那没有头脑的人如是说。

事实上，在同情的感情中，也就是我们通常错误地称之为同情的感情中，我们当然不是在有意识地想到我们自己，但我们却是非常强烈地在无意识地想到自己。这就如我们脚下一滑，我们的意识不会马上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我们的身体却做出了最明确的反向运动，且在这样做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我们全部的理性能力。

降临到别人身上的不幸使我们感到难受，这或者是因为，它将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或怯懦——假如我们不去帮助不幸者的话；或者是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对于我们在其他人眼里或我们自己眼中的形象的损害，或者是因为，其他人的不幸和苦难构成了我们所面临的某些危险的一个标志；而仅仅作作为人类共有的软弱性和脆弱性的一个标志，它会

使我们产生一种痛苦的情绪。我们希望反抗这种痛苦和攻击，通过同情对它进行报复。其中可能包含有某种复仇的成分。我们最终念念不忘的还是我们自己，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

面对其他人的痛苦、死亡和哀怨，在我们能够避免他们痛苦、毁灭和哀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以更有力者和帮助者的形象出现，如果我们不担心没有赞扬，如果我们希望用其他人的痛苦来渲染我们自己的幸运，如果我们希望痛苦的景象能减轻我们的烦恼，我们就会决定让他们痛苦、毁灭和发出哀怨而不去避免。把我们面对痛苦场面可能经受的各种非常不同的痛苦称为同情是错误的，因为此种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我们眼前的痛苦者无关的一种痛苦。我们感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正如他感到的是他自己的痛苦。

当我们有同情的行为时，我们摆脱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痛苦。

然而，只要我们做出了任何这类行动，我们的动机就不会是单一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行动摆脱我们的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行动表达我们的某种快乐冲动，这也同样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因为看到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对比而快乐；因为想到只要我们愿意帮助就能够帮

助他人而快乐；因为我们的帮助可能给我们带来赞扬和承认而快乐；因为行动本身作为某种成功地一点点地取得的东西给行动者带来的快乐而快乐，但特别是因为觉得我们的行动消除了我们为之愤慨的某种非正义而快乐。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微妙的心理活动，一起构成了所谓“同情”。语言，用它的一个词就打发了一个包含有如此多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是多么轻率！另一方面，同情被看作与引起同情的痛苦是一回事，或者认为同情对于这种痛苦具有一种特别微妙的深入的理解，这两个命题与经验是矛盾的，那些因为这两种性质而为同情大胆唱赞歌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在这一根本的道德领域缺乏适当的经验。

无视同情心者到底与有同情心有什么不同？首先声明，这里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大概轮廓——他们缺少对于恐惧的活跃的想像力，缺少嗅出危险的奇妙能力；他们的虚荣心也不如我们那样强，倘使某些原本他们能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也不会如同我们那样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虽然骄傲，但是仍然小心谨慎，不愿无谓地卷进他人的事务。）此外，他们比有同情心者更习惯于忍受痛苦；而由于他们自己受过痛苦，所以在他们看来，其他人受点苦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最后，他们发现，一副

菩萨心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正如保持斯多葛式的冷漠对于有同情心者是一种痛苦；对于那种心态，他避之不及，认为它们会威胁他们的男人气概和英雄的冷漠——他们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的眼泪，擦掉它们，且对自己感到愤怒。他们是一种与有同情心不同的利己者——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把他们称为恶，而把有同情心者称为善，这只不过是一种道德时尚，这种时尚有它自己的流行期，正如相反时尚也有它自己的流行期，并且是相当漫长的流行期一样！

顿悟

尼采认为：有同情心的人是可悲的，因为同情心会使你不再想到自己。因此他坚决反对人需要同情心的观点，鼓吹不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们不能盲目遵从，在此挑选出来和大家探讨也是为了让大家对尼采的思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而绝对不是简单的传教。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分辨出是非。

人有追求地位的本能

追求地位是人的一种本能，同任何其他本能相比，人具有此种本能已经是地位高的标志；有人热衷于怀有细腻微妙的崇敬之情，由此便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出身和习惯都很高贵。灵魂的纯净、善良和高尚，在某样东西根据追求地位的本能，来判断具有最高的地位，但却尚未受到令人敬畏的权威的保护，而免遭鲁莽的触摸和不文明行为的损害时，会受到可怕而危险的检验。这种东西犹如一颗活的试金石，外表普普通通，依然没有被人发现，具有试探性质，或许是有意蒙着一层面纱，以达到伪装自己的目的。致力于考察灵魂的人，可以利用这种手法的许多变形来确定某一灵魂的最终价值，确定其所属的固有等级。他可以用其尊崇的本能来检验它。

差别造成仇恨，如果将某一神圣的器皿、某一密闭神龛中的珠宝、某一部事关人类命运的书籍放在这一本能之前，那么众多粗俗的本性便会像脏水那样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则会有不由自主的缄默，犹豫的目光和一切行动皆停止，由此而表明灵魂真切地感受到了最值得尊敬的东西。

在欧洲，时至今日，尊崇《圣经》的方式，或许是欧洲受基督教训导而教养有素的最好例子。像

这样内容如此深奥和意义极其重大的书籍，需要有一种表面上专横残暴的权威来保护它们，这样一来才能保证人们全面了解它们和揭开它们的奥秘。一旦逐渐灌输给了大众（包括各种浅薄之人和傻瓜）这种情感，告诉他们不得触摸每一样东西，在一些神圣的体验面前，必须要脱掉鞋子，将脏手藏于背后，那么，便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几乎可以说是向人性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反之，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在“现代思想”的追随者当中，最令人憎恶的莫过于他们的寡廉鲜耻，莫过于他们触摸、品尝和拨弄每一样东西时，眼和手的从容不迫和傲慢无礼。尽管如此，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在下层阶级当中，尤其是在农民当中，可能还是比在喜欢读书看报、有知识的半上流社会（即有教养的阶级当中），有更多较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

从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无法抹掉其祖先最喜欢和最经常做的事情。不管其祖先是勤劳节俭之人，只知埋首在书桌前，没有多大欲望，和普通的小市民没有什么两样，其道德标准也不太高；还是一个习惯于从早到晚发号施令，喜欢粗野的消遣；或是最后不时地放弃血统和财产上的古老特权，以求全身心地为其信仰——为其“上帝”——而生活，做无情地服从良心和良心无比敏感的人，为每一次违背

良心而脸红。

任何一个人在本性上总存在其父母和祖先的某些特性和偏好，无论表面上的情形显得多么不一样。这就是种族问题。如果对父母有所了解，便能推断出孩子的一些情况，不管是何种卑劣的忌妒、何种笨拙的自吹自擂——这几种特征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切时代真正的平庸类型——都必然会遗传给孩子，像卑贱血统那样肯定会遗传给孩子。

即便是借助于最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对这种遗传也只能是自我欺骗。现如今的教育和文化又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的很民主的，或毋宁说是很平庸的时代，“教育”和“文化”在本质上来说必然是骗术。在出身方面，在身心继承的平庸方面进行欺骗。站在教育前线的工作者鼓吹真诚高于一切，同学们随之附和：“要真诚！要自然！是什么就表现出什么样！”即便是这样品行正直而一本正经的蠢驴，很快便会学会利用贺拉斯的螫。最终结局如何，那就是慢慢退化，直到沦为“平庸”。

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利己主义乃是高贵灵魂的本质。在此我指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信念。其他存在物必须自然地服从于像“我们”这样的存在物。高贵的灵魂接受利己主义这个事实，不提出丝

毫异议，也未感觉到其中有什么刺耳、令人不舒服或武断之处，而是将其视为这样一种东西，其根基存在于事物的基本规律之中。如果要为它取个名字的话，他会说：“这就是正义本身。”在某些情况（这些情况会使他在开始时犹豫不决）下，他承认，有另外一些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只要地位问题得到解决，他便会仰赖杰出人物都懂得的一种上天赋予的超凡心理机制，像自己独处时那样，充满自信而又谦逊地知道如何尊重他人，周旋于那些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和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当中。在与地位相等的人交往时，必须具有的这种技巧和必须进行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利己主义的又一有力证明。

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是利己主义者，他深知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让予他们权利就是让予自己权利。他深信，荣誉和权利的交换，是一切交往的本质，也是事物的自然状态。高贵的灵魂受充满激情而敏感的报答本能的推动，既索取又给予，这一本能位于其本性的根部。在地位相同的人当中，“施惠”这一概念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没有好名声。或许有高妙的办法赠与礼物，像是从上面照到人身上的阳光，有高妙的办法把它们当作露珠如饥似渴地喝下。但高贵的灵魂却没有玩弄这

些手法的才能。在这一方面，利己主义阻碍了他。通常来说，杰出人物总是固执地“往高处”看——他要么水平地和故意地往前看，或往下看。他知道自己处于一定的高度。

“人们只能真正尊敬不考虑自己的人”——歌德对拉特·施洛塞尔如是说。

中文里便有一个俗语：“小心。”父母甚至用它来教育孩子。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现代文明的根本趋向。我坚信，古希腊人也会首先注意到我们当今欧洲人自己使自己矮小——单单在这方面，我们就会立即让古希腊人感到非常反感。

卑贱的本意到底是什么？词语是观念的发声符号，而观念则是经常重复和同时出现的感觉，或感觉群中或多或少明确的心理符号。使用相同的词语并不足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我们还必须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种类的内心体验，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有共同的体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即使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了相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内的人也要比不同民族的人能更好地相互理解；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如果人们长期在相同的（气候、土壤、危险、需要、辛劳等）条件下一起生活，便会产生一个能够“自我理解”的实体——即，一个民

族。在一切灵魂中，相同数目的、经常反复出现的体验已压倒了较少出现的体验，于是，关于这些体验，人们能迅速地相互理解——语言的历史就是一种缩写过程的历史。依靠这种迅速的理解，人们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危险愈大，迅速而无障碍地就必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需要也愈大；处于危险状态的人们不会相互误解——这是交往过程中万万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切爱和友谊中，人们体验到，一旦发现使用相同词语的双方，有一方的感情、思想、直觉、愿望或恐惧不同于另一方，爱和友谊便不复存在了。

一个人对价值的看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其灵魂的结构，由此可以推断出其大概生活状况，其内在需要。假如由于命运的安排，一切时代所聚拢的只能用相同符号表达相同需要和相同体验的人，那么，总的说来结果便是，人们的需要很容易传播开来，这最终意味着人们只具有普通的和共同的体验，在迄今作用于人类的一切力量当中，这肯定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较为相同的、较为普通的人，向来总是占有优势；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很少能繁衍生存下去。惟有借助于相反的巨大力量，才能阻止

这种自然的、太自然的使人人相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会演化成千人一面的、普通的、平庸的、喜欢群居的人——演化成卑贱的人！

那些天生的、命中注定要成为心理学家的心理学家，愈是将注意力放在较为杰出的个人和病例上，被同情心窒息的危险就会愈大。他务必要比其他入更加严厉，更加欢乐。因为，较为优秀的人，生来就有较为特殊的灵魂，其堕落和毁灭实际上是普遍现象。一个人经常目睹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心理学家发现了这种毁灭，最先是偶尔发现一次，然后是在整个历史上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这种普遍的内心绝望，这种无论是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永远的“太晚”。心理学家因此而遭受的多方面折磨，最终会致使他转而仇恨自己的命运，致使他力图自我毁灭——即致使他“想要毁灭”自己。

如果你仔细观察心理学家，你便能从每一位心理学家的身上，发觉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倾向，即他们总是喜欢和生活井然有序的普通人来往。由此表明他们总是需要治疗，需要某种暂时的逃避和忘却，远离他的工作室——即他的职业。敏锐的洞察力总是让他良心感受到某些伤害自己的东西。因此

他需要暂时逃离这一切。

害怕记忆是心理学家独有的特征。他人的判断很容易让他保持沉默；他不动声色地倾听人们如何表示尊敬，如何进行赞美，如何去爱和如何歌颂。尽管他对这些早已有所察觉——他甚至同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以此来掩盖他的沉默。或许，他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可怕，以致于他学会了深深地同情和极端蔑视，而大众、受过教育的人和空想家，则学会了深深地崇敬“伟人”和奇异的动物。由于有这些伟人和奇异的动物存在，人们便祝福和尊敬祖国、地球、人类的尊严和人们自己，让年轻人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楷模教育年轻人。

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大众崇拜一个神，而这个神只是一只可怜的被献祭的动物！成功向来都是最大的说谎者，而“行动”本身就是成功。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发现者，都被掩盖在他们的业绩中，直到认不出他们来；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行动”，仅仅是创造了如此行动的人，仅仅是创造了被普遍认为如此行动的人。被人们崇敬的“伟人”，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小谎言，就如在历史价值领域，盛行铸造伪币。譬如，那些伟大的诗人，如拜伦、缪塞、克莱斯特、果戈理（我不敢提及更加伟大的人物，而只是把他们珍藏在心

中)，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他们充满了热情，非常敏感，带有孩子气，表现不稳重，相信和不相信全凭一时冲动。灵魂中总有某种瑕疵要掩盖，常常为了内心的褻渎而用作品进行报复，常常试图忘却，远远脱离太真切的记忆，常常掉在泥潭中，并几乎爱上泥潭，以至变成像是沼泽地周围的鬼火，并自称是星星——于是人们把他们称作理想主义者，常常与挥之不去的厌恶情绪做斗争，与不时出现的怀疑幽灵做斗争。这一幽灵让他们变得冷漠，让他们渴望获得荣誉，使他们谄媚者手中，接过“现在的信仰”吞了下去。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一般所谓的高等人，对曾经发现他们的人来说，是多大的折磨啊！因而可以想见，正是从女人那里，他们迅速地学会了让无限而忠实的同情心发作，而大众，尤其是虔诚的大众，却不理解这种同情心，用许多刨根问底的、自鸣得意的解释，使他们不知所措。这种同情总是对自身的力量抱有错误的看法；女人喜欢相信，爱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女人特有的迷信。了解心灵的人发现，即便是最热烈、最深切的爱，也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那么做作，那么笨拙——他发现，爱与其说会拯救人，不如说会毁灭人！

在有关耶稣生平的神圣寓言之下，可能隐藏着

最令人痛苦但有关爱的殉难，是最清白无辜的和最热烈渴求的心灵的殉难，这颗心灵从未有过足够的人类之爱。它需要爱，不屈不挠地和疯狂地需要被人爱，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对拒绝给他爱的那些人大发脾气。这是有关一个可怜灵魂的故事，它渴望得到爱，因而创造了地狱，将那些不愿意爱他的人送到那里。它最终了解了人类的爱，因为这种爱如此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表现得如此无知！心怀这种看法的人，对爱有这种了解的人是在找死！可是人们为何讨论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呢？当然是因为人们不得不讨论。

每一个经受过苦难的人，都会从理智上变得桀骜不驯和怀有厌恶之情，这几乎决定了人们的地位等级，决定了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痛苦。

一件让人胆寒的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他会因此而受到彻底的影响，被打上深深的烙印，经历过痛苦之后，他比最机灵、最聪明的人懂得更多，熟悉和“通晓”了许多遥远而可怕的世界，而“你对这些世界却一无所知”！受苦者这种理智上的桀骜不驯，被选中的有知识的人、“被引入门的人”、几乎被献祭的人的这种高傲，发觉需要用各种形式的伪装来保护自己，以免同好管闲事的、爱表示同情的人接触，以免与所有那些未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

接触。

痛苦可以让一个人变得高贵，可以将人和人区别开来。最为精巧的伪装形式之一，就是伊壁鸠鲁学说，连同某种无拘束的炫耀性趣味。伊壁鸠鲁学说从没有将痛苦放在眼里。伊壁鸠鲁主义者是利用快乐的“快乐之人”，因为他们由于快乐而被误解——他们希望被误解。还有一些利用科学的“科学家”，因为科学显示出快乐的外表，因为科学性得出一个人是肤浅的这一结论，他们希望把人引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还有一些奔放不羁的高傲之人，他们想要掩盖和否认他们具有破碎的、不可救药的高傲心灵。由此可以认为，尊崇这一“面具”，不在错误的地方利用心理学和好奇心，是较为高雅的人性的一部分。

将两人最为深刻的区分开来的，是不同的纯洁感和标准。这同他们的全部真诚和相互帮助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同他们的全部相互友好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依然是——他们“彼此闻不出对方的味儿！”追求纯洁的最高本能，让受这种本性影响的人成为一位圣人，处在最为奇特和最为危险的绝境。这正是这种本能的高明之处和最高的精神化。人在沐浴时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快乐，心中怀有热望和渴求，不断迫使灵魂走出黑夜，进入明媚的清

晨，从而摆脱抑郁，摆脱“苦恼”，进入晴朗、明亮、深邃和高雅的境界。恰如这样一种倾向区别于别的倾向那样——这是一种高贵的倾向——它同样将人与人区分开来了。

高贵的特征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将我们的义务降格为对每个人承担义务；它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或同他人共同分享我们的责任；它将我们的特权和行驶特权视为我们的义务。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每个人都视为有利于自己前进的手段，也可能会将它视为阻碍自己前进的障碍，同时也有可能将它视为暂时的栖息地。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提升，有了一定的地位，享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利之后，他才有可能以其独特的傲慢方式，对他的同胞表示出慷慨大度。在此之前，感到不耐烦和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经常上演喜剧，因为即便是奋斗也是一场喜剧。这种人深知孤独中最有毒的东西。

等待者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寻找好的机会，要具备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这样，习惯于将问题束之高阁的人，才会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或者说才会“爆发”，才会解决问题。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坐着等待，他们几乎不知道自

己将等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自己或许将空等一场。偶尔也会等来机会，会等到“允许”采取行动的机会，但这机会通常都是姗姗来迟。这样一来，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将在坐等中消耗殆尽，等到想跳起来有所行动时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早已麻木，精神也疲惫不堪。至此他会自言自语地说：“太迟了！”他已经没有了自信，自此以后就像一个废人。就天才来说，“没有手的拉斐尔”也许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情况，可是又有谁能说得清呢？或许天才并不是那么罕见，而罕见的仅仅是那五百只手，天才需要五百只手来对“合适的时机”施行暴政——来抓住时机！

一个人如果只是关注别人身上那些明显的缺点，而看不到别人身上的优点——那么，谁就会将自己的缺点彻底地暴露在别人面前。

当一个人遭遇损害和侵害时，粗糙的低等灵魂要比高贵的灵魂更能坦然面对。高贵的灵魂因为其生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因此它遇到的危险也肯定要大，甚至于极有可能会遭受不幸而毁灭。虽然壁虎断了尾巴会再长出来，但是人不能断了手脚还指望它再生长出来。

情况有些不妙，而且经常是这样子！一个人在盖好了房子之后经常会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

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绝对应该在着手盖房子之前就该知道、了解、弄明白的。但我们总是听到那句话“太晚了”！以此来宣泄他的抑郁。

内心忧愁的人在幸福的时候会暴露出真面目，他们抓住幸福的方式，似乎是要出于忌妒而闷死和勒死它——哎，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幸福会逃离他们！

那些一向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且不爱交际的人，有时会突然发狂，摔盆砸碗，将饭桌掀翻，尖声喊叫，咆哮怒吼，使每个人都目瞪口呆。最后安静下来，又感到无比羞愧，对自己又气又恼——这是要干什么？是为了什么？是要饿死自己吗？是要用记忆将自己憋死吗？对想要有一颗高尚而高雅的灵魂来说，却很少见到有人要将自己的饭桌摆好，因此对将饭菜做好的人来说，发怒的危险总是很大——不过，现在这种危险特大。假如一个人被抛入一喧闹的平庸时代，而自己又不想与之同桌就餐，那么他就很容易饿死或渴死，或者最终会突然“开始”感到非常恶心。我们大家很可能坐在了属于自己的桌子旁；恰恰是我们当中那些最崇尚精神从而也最难伺候的人知道，假如我们突然洞悉了自己吃的东西和与自己同桌吃饭的人，并由此而感到希望破灭，会造成多么危险的消化不良，亦即饭店恶

心。

假如真的想要赞扬，那只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赞扬才是一种精巧、又高贵的自我克制——否则实际上便会赞扬自己，这与高雅趣味是背道而驰的。无疑，自我克制提供了不断被误解的极好机会和诱因。要让自己具有这种真正的趣味和道德，就一定不要生活在智力低下的人当中，而要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这些人高雅的误解和错误，引人发笑——否则就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赞扬我，所以他也就承认我是正确的”这种愚蠢的推理方法，会毁掉我们这些遁世者的一半生命，因为由此我们将和傻瓜为邻，和傻瓜为伴。

人与人相互接触——即“处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肯定是不纯洁的。无论何种交往，均会让人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变得——“平庸”。

通常，最伟大的事件和思想——不过，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理解。而与其同时代的那几代人，不会经历这样的事件——他们的寿命太过短暂，活不过这些事件。这里发生的事情，类似于恒星领域发生的事情。最遥远的星星发出的光，到达人类所需的时间也最长；在它尚未到达时，人类并不承认——遥

远的天际存在星星。“一种观点需要多少世纪才能被理解？”这也是一种标准，同时也得对此进行等级划分和制定规则，这对于思想和星星来说都是必要的。

顿悟

追逐地位是一种本能，这是尼采的观点，同时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试图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类人。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经历人生的传奇。

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的义务即是其他人对于我们的权利。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份权利的？通过把我们当做能够立约和回报的存在，通过把我们置于一个与他们平等地位，因而在某些方面信任我们，教育我们，谴责我们和支持我们。

我们履行义务——这也就是说，对于别人给予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表明我们自己的力量，按照他们给予我们的多少做出相应的回报。因此，促使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的是我们的自负；当我们为回报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为其他人做某些事情时，我们是在修复我们的自尊。因为通过为我们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权力范围，而假使我们没有通过履行我们的“义务”对他们有所回报，便也是侵入了他们的权力范围。他们便会在我们的权力范围长驻下去。

其他人的权利只与处于我们权力范围之内东西有关，假使他们要求的某种东西我们并不拥有，那么，他们的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确切地说，其他人的权利与他们认为我们力所能及的东西有关，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同时也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东西，两方面都很容易犯下同样的错误。义务感的关键在于，对于我们的权力范围，我们与其他人具有

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对其他人做某种承诺，且能去完成这种承诺。

我们的权利乃是我们权力的一部分，其他人不仅承认我们的这种部分权力，且还希望我们永久保存这部分权力。其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出于谨慎、恐惧和小心。或者是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保证他们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认为与我们做对是没有意义甚至是危险的，或者是认为我们的力量的任何减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不再能够在反对另外的敌对力量的战斗中与他们结盟）；其次，他们这样做是为赠予和让渡。这样，这些其他人便拥有足够的权力，故而能自由地处置其中的一部分权力，并向接受者保证他们赠予他们的这部分权力。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假定那使自己如此接受赠予者只有一种微弱的权力感。

权利通常是这样产生的：权利就是权力的被承认和受保证的程度。一旦权力关系发生了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旧的权利便不复存在，新的权利便会应运而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利的不断消失和更新。

假使我们的权力比之以往有所缩小，那些一直保证我们权利的人感觉便会发生变化；他们会考虑

是否能够恢复我们过去拥有的全部能力——假如他们认为做不到，就会否认我们的“权利”。相应的，假使我们的权力实际有所增加，那些一直承认我们的权力但现在这种承认已经不再需要的人的感觉也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把它压回到原样，因而对我们横加干涉，且把这种无理的行为冠之以他们的“义务”的美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文字游戏。

在权利得势的地方，权力就维持在一定的状态和水平上，任何减少或增加的企图都将受到抑制。

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摇摇欲坠或即将土崩瓦解，那我们的权利也就会软弱无力。反之，倘使我们的权力变得异常强大，不可一世，我们先前承认的其他人的权利对我们来说便可以不屑一顾。

一个“渴望公正无私”的人每时每刻都需要有种巧妙的平衡技巧：他必须对权力和权利的程度做出估计，而由于人际关系的易变性，这种程度永远不会长时间地处于平衡状态，而常常是处于增长或下降的过程中——因此，保持公正是不容易的，需要长期的实践和良好的意志，更需要特别良好的感觉。

顿悟

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自己的义务便是他人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互作用，彼此制约。

卷四

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

尼采的超人学说，对于我们打破传统束缚，勇于建立新自由和新价值也有重要作用。在尼采的众多作品中，我最欣赏尼采的一个观点便是超越自己。的确，人假如不能不断超越自我，那么，人的一生将是无聊庸俗的，这样的人生缺乏奋斗的乐趣和收获的满足，是一中存在巨大缺陷的人生。

认识自我

在古老的神学中，针对“信”与“知”的论题——更为准确地说，是有关本能与理性的论题——有过这样的思考：在对事物做出评估时，本能是否要比理性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理性是根据原因——即“为什么”，也就是目的性与功用性来进行评估的，这是个古老的道德论题，最初提出这个论题的是柏拉图本人。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精神就已经被它分裂了。尽管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辩证学者的审美观首次跻身于理性一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嘲讽那些上等雅典人的无能——他将本能之人当作上等人看待，却从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充分的解释，与此同时又隐秘地嘲讽了他自己，从他那些更为高雅的良心与自省中发现自己同样无能与困惑。但他能够劝诫自身，因而也就脱离了本能的束缚！人们必须协助本能与理性获得权利；紧随本能的同时，也要给理性以充足的理由去辅导本能——这就是那位伟大的、高深莫测的嘲讽者原本的欺诈，他通过自己的良心获得对自我欺骗的满足。从本质上说来，在道德的判断中他洞悉了非理性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上，柏拉图是最无辜的，而且他也不像古罗马平民们那般狡猾，他只想全力以赴地——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哲学家耗费过如此伟大

的力——证明自我。

从本质上来讲，理性和本能都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善，指向“上帝”。在柏拉图之后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仿佛都是如此——在迄今为止的道德事物中，本能——即或基督徒们所说的“信仰”，又或者像我所说的“群畜”们……都取得了胜利。也许人们要将笛卡儿排除在外，这位非理性之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革命的祖师爷）承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然而他却是肤浅的——理性无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他们不同的货物标牌上，而是在于他们追求不同的货物价值，且对价值量的判断和公认的货物等级的认识也并不一样。那些被认为事实上拥有或占有的事物更多的体现了这一差别。比如女人，在那些节制的人眼里，支配肉体与性享受即是达到满意度的拥有与占有的标志；而对那些以猜忌与贪欲之心渴望占有的人来说，他的标准却是个问号——这不过是这种拥有方式的表象，他更渴望深入的试验。其宗旨是要搞明白：女人跟着他，不是为了委身于他，而是为了他，情愿献出自己所拥有的或似乎喜欢拥有的事物——惟有如此，才能算得上是“被占有”。然而即便如此，第三者的怀疑心和占有欲仍然没有达到极

限，他问自己：假如女人真的为自己舍弃了一切，这是否只是女人对自己的幻觉而为。因为他最先想到被人彻底地了解，以使自己完全地被爱；他十分坚信自己的想法，随即就以自己的占有方式全身心地体验这位情人。假如她不再欺骗他，因为他的暴躁与隐性的不满足而从始至终、一如既往地爱他，如同因为他的殷勤、隐忍与精神性而爱他一般。那个人想对一个民族实施占有。在他看来，即使采用更高级的卡格里奥斯特罗与卡蒂利纳的艺术，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正当的。这个人因为更高雅的占有欲而自言自语：“在有意占有的地方，人们不应该撒谎。”——在设想将由自己把假面具附于民族心上时，他变得急不可耐，最终着了魔：“因而在让他人认识我之前，我首先要认识我自己！”

在那些乐善好施的人中，那笨拙的诡计为人们所发觉，几乎早有防备，这诡计首先为自己备下了应给予帮助之人。比如，在实施诡计的需要下，这个人是“值得”帮助的。而他们都会对这些帮助感激不尽——他们因此发明而获得了被需要的东西，如同获得一笔财富的人一般——因为要求财富而成为圆满的乐善好施之人。

如果在施善时遇到他们，殷勤地招待他们，那必然会招致嫉妒。父母们毫无顾忌地将孩子塑造成

和他们一样的人——这便是他们的“教育”。事实上，没有哪一位母亲会相信，自己靠孩子积累了一笔财富；也没有哪一位父亲会承认，自己迫使孩子臣服于他的思想与判断中。当然，在古代，父亲掌握着初生婴儿的生杀大权（如同古德意志人那样），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就像这些父亲一般，如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所谓的师长、教士、公侯以及任何一个权势者，在任何新生的人那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新类型的占有机会，这是为什么呢？这同样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顿悟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的唯一。造成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因素数不胜数，遗传因素、生长环境、后天接受教育的不同，自身天分的差异等等，都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不同。不管自己和别人有何不同，最关键的是要做到一点，那就是认识自我。

人要蜕变得更具智慧

对于我们来说，民主运动并不是政治组织的蜕变形式，而是一种腐朽的、使人变得渺小化的形式，使人变得庸俗而遭遇贬值。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我们的希望呢？朝向新式的哲学家，此外别无其他选择；朝向原始的幽灵们，它们的强大足以树立起与之相抗衡的估价，并颠覆与重估“永恒的价值”；朝向先期到达的来使，朝向未来的人，这些人掌握着将千年意志逼上崭新路途的强硬手腕与纽结。对这个人来说，人的未来即是其意志。根据一个人的意志去开导，是开展伟大冒险与全部培育和教育的大胆尝试，借此同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所谓偶然统治——被世人称为“历史”的东西——做一个了断——“最大限度的荒谬”，只不过是它最终的形式。因而，或许在未知的某个时间，我们将急需一种新式的哲学家与发号施令者。

同这些新生力量的形象相对比，地球上现存在的、所有隐藏的、恐怖的和友善的幽灵身上所具有的东西，都显得是那么苍白而不值一提。这一领袖形象即近在眼前——请允许我大声说出来：自由的精神们！为了它们的产生，人们既要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条件。灵魂通过擅长的途径和试验，达到如此的高度与暴力程度，以体现这些使命

的迫切性。在价值得以重估的情况下，要让一种良心钢化为重锤，施以新压力以让心如铁，这似乎是对责任分量的一种欺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呼唤领袖的必然性是一种可怕的危险，这些事物的力量很有可能外泄或者蜕变、或根本没有形成气候——我们原本担心并感到沮丧的事情就是这些。你们是否也有所察觉，自由的精神们？它们既是高深的思想，又是深沉的乌云雷霆，悄然掠过我们生命的天空。这样明显能见到，猜到和共同感受到的敏感苦痛，世间少有。如此一个别致之人竟会中途变质。只要是生来就具备洞察整体危局之眼的人，当他发现人本身的坠落时，也会和我一样认识到偶然性的巨大力量。一直以来，人的未来就玩着属于自己的游戏——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帝参与的游戏！他意料到了蕴含于“现代观念”中荒唐的、没有丝毫恶意的、轻信劫难；他一眼就洞悉了自己正受到难以形容的威胁。

在对力与使命的积累和提高的积极状态下，以人为本而给予培养的一切事物，他以他全部良知的知性来窥探，人类为了实现最大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全力以赴。他更为清楚的是：人类，早已经立于高深的决策力和崭新的道路之上。在他最为痛苦的记忆里，最高等的生成是因为习惯，打倒、打沉、打

碎了可怜的事物，进而连他自身也变得可怜起来。

人其实早已开始全面退化，直到今天，社会的笨蛋和傻瓜们充当你们的“未来之人” 竟是你们最高的理想了！人退化、渺小化到了完全等同群畜动物的地步（或者像他们所形容的那样，成了“自由社会”的人），人蜕变为要求享有平等权的矮小动物，这个兽化过程并非是耸人听闻！只要有这项觉悟的人，相比没有此项觉悟的人来说在更大程度上认识某种憎恶；或许，这恰恰是一项新的使命吧！

顿悟

社会的发展是往前的，人类的蜕变也应该是更趋于智慧，更为高等，而不应该倒退，所以尼采才大声呐喊：我们要超越于自己的现状，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

追求至高境界

德国，是一个有着众多身手敏捷的学者人士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似乎早已遗忘了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强大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直以来，这个国家就缺乏这两项要素。如今，平庸之人和败类皆洋洋自得，脸上没有丝毫尴尬之色地招摇过市，并且心安理得地自诩为伟人改革家。欧根·杜林之流就属于此类人。他一开口就会显露出其灵魂的渺小，其嫉妒狭隘之心的强大。他—张嘴就泄露了驱使他的元凶：那不是强大热情、慈善为本的精神，而是野心！然而在—名哲学家看来，同以往任何时代相比，这一时代所有的追逐名利更为人所不齿。因为时下是庸才当道的时代，是庸众得意的时代。

关于利己主义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我们经常能从拉罗斯福嘴里听到。我们随处可见他在谈论利己主义，并丝毫不介意，不避讳利己主义降低事物与美德价值的说法！而我的观点却同他截然相反。我要下力气证明，除了利己主义，不会再有别的东西；证明，自身孱弱的人，其爱的力量也将是不堪—击的；证明，首先因为自身的强劲，才会成为最爱人的人；证明，利己主义的表现也包括爱，诸如此类。实际上，不正确的估价是：

1. 为受利得益的人，即畜群效力的；
2. 包括对生命起源的悲观色彩的怀疑的；
3. 试图否定有着美好光明前程之人的；具有畏惧心理的；
4. 试图帮助平民获得权利以抗争强者的；
5. 试图玷污最为可贵之人的。

我以为，能够认识到在肮脏、下贱的人类阶层之上，有着少数高级的光明的人类存在，这是一种宽慰（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一切卓越的人物都是极为稀少的）。某些属于这一群类的人并不比下层的人看起来更具天分、品德更为高尚、更具英雄气概，更显可爱。而是因为他更显冷酷、更显豁达、更为高瞻远瞩、同时更为特立独行。这类人不惧怕孤独甚至渴求孤寂，他们对孤寂情有独钟，认为这就是幸福、是特权、是生存的必需条件。雷霆万钧、疾风骤雨的生活对他来说，就如同有着融融暖意、雨露滋润的生活一般，仿佛自己生活在一片来自上层的祥和氛围内；假如要运动，则是永恒地自上而下的运动。向往上层并非我的作为——尽管我们没有英雄、殉道者、狂热者与天才的冷静、耐心、细腻与从容不迫。

在德国，从古至今就没有产生过文明。但是也有人，德国存在过伟大的隐士（比如歌德）。他

们提出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在反对上述观点。不否认，这些隐士的确有着属于自身的文明。但正是在这些所谓的隐士周围，总是散布着同他们分庭抗礼的德意志的本质，就好像一片淤泥不堪、没有根基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异国的种种举动都会留有鲜明的“印记”，并长于“形式”的创造之下。德国的教育没有丝毫性格可言，对外来的东西总是保持无限谦恭的姿态。

原始（生成有机物之前的）状态下的“思维”即是塑造——贯彻，如同结晶体一般。在我们的思想中，这就像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是对新生事物削足适履式的摧残。仅仅知道人和动物生活在哪种无知状态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自身必须具备或者要求补习这些无知的意志才行。要知道，假如你不具备这些无知，生命本身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而生物保全自身得以兴旺发达的条件便是无知。因而无知的警钟应该时刻在你耳边响起。

唯有世间智慧超群者才能达到人的至高极乐境界。人达到了至高极乐境界后，生命将会庆祝自身的圣化，这是多么合乎时宜啊！而且即便是这些智慧超群者，也只有在他们祖先或自身亲历过漫长的、为达此目的而配置的生活之后，才可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到那时，充盈着各种力，并且同一人身

上共存“自由意志”与服从主人两种现象；到那时，精神在感官中也如同感官在精神中一般，都享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但凡精神上发生的变化，也必然引起感官上细腻、幸福与轻松的感触。反之同样如此。

如果你闲来无事，可以翻阅一下豪非斯的作品，这样便可以体验这种相反的状态；就连歌德——虽然印象并不深刻——也是通过这一方式使人受到感染。最终，完全的感性事物通过这些卓越之人的双手，为至高的精神性象征的起源所神化；他们通过自身也感受到这种肉体的神化。然而，这同信奉“上帝即精神”的禁欲主义哲学是没有丝毫干系的。事实已经证明，禁欲主义者即属“败类”，他们只是自在之物，而行使裁判之物却尊之为善，尊之为“上帝”。

顿悟

安于现状，只会被社会无情地淘汰，惟有不断追求更高境界，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完善自身素质的同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人理当被超越

迄今一切物种均已超出自己之上。因此，人也是应当被超越的。你们是否曾想过超越人类自身呢？你们是否甘愿作巨流中的退潮，宁可返回兽类而不肯超越人类呢？

猿猴比之于人是什么？一种可笑或一种羞耻之物。人比之于“超人”同样如此。

人走完了由猿猴到人的漫长之途，但在许多方面，人依然是兽。以前是猿猴，但现在的人类，比任何一种猿猴更像猿猴。

即使人们之中最有智慧者，也不过是一种植物与鬼怪之矛盾的混合体。然而，人并非一定要变成植物或鬼怪，相反人是应当被超越的。

毋庸置疑！人是一条污脏的河。因此，我们必须成为大海，方能容纳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至自污。如此，你便能无视针对你们的一切轻蔑与鄙视。你们所能体验到的最伟大的事便是非凡的轻蔑。那时，你们甚至会对自己的幸福感到厌恶，还有理智与道德同样如此。

这时你们会说：我们的幸福有什么价值？它只不过是贫乏、污秽，以及无知的自我满足而已。但是你的幸福不正应当辩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吗？！

这时你们会说：我的理智算得了什么？它渴求

知识是否如狮子渴求它的猎物一样？那不过是贫乏、不净以及无知的自我满足罢了！

这时你们会说：我的道德又算得了什么？它即不曾激起我的狂热之情；我又如何能对自身的善恶不感到万分的厌倦！那也不过是贫乏、不净以及无知的自我满足罢了！

你们又会说：正义有何价值？我并不认为自己便是烈火与炭木，然而，正义本身便是烈火与炭木！

你们是否这样说过？抑或是否这样喊过？你们知道吗？

这并不是你们的过错——这是你们的满足在向天叫喊！甚至于你们在罪过中的贪吝向天叫喊！

总之，记住一句话：人是可以也是应当被超越的。

顿悟

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超越前辈伟人是历史对后人的要求，不然人类还有什么进步和希望可言？

追求出人头地的利弊

由于自身想要出人头地，故而我们对他人的举动都会格外关心，恨不得藏在他们心里把他们的感觉看个究竟。然而，由渴望出人头地而产生的这种对于别人的感觉的过分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与人为善的、情同手足的或慈悲为怀的。相反，我们希望看到或发现，别人怎样因为我们的原因而经受着外在的或内在的痛苦；怎样失去了对于他自己的控制，在我们的地位甚至仅仅是我们的外观对他所产生的印象面前俯首称臣。即使追求出人头地的人造成或希望造成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赏心悦目的或喜气洋洋的印象，使他享受到成功的喜悦的，也并不是给别人带来的欢乐，愉快或希望，而是因为他在这一些灵魂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改变了他们的面貌，并按照自己心爱的意志对他们进行统治。

追求出人头地就是追求控制别人，虽然这是一种非常间接的控制，只存在于感觉甚至幻觉中。此种暗中豢养的控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发展阶段，所有的都加在一起几乎就是一部文化的历史，从最早的尚未开化的蛮风陋习，直到过分讲究和病态的唯心主义的别出心裁。

对于出人头地给他人带来的往往是：首先是痛

苦，往上 是消沉，再往上 是恐怖，再往上 是震惊，再往上 是惊奇，再往上 是羡慕，再往上 是赞美，再往上 是神化，再往上 是快乐，再往上 是笑声，再往上 是讽刺，再往上 是挖苦，再往上 是嘲弄，再往上 是进行打击，再往上 是施加折磨——在这架长长的梯子的尽头，站着苦行者与牺牲者，他由于追求出人头地而忍受痛苦，正如他那站在梯子的另一端的野蛮人兄弟，他们为了出人头地而给别人带来痛苦。

苦行者战胜了自我，便将自光转向内部，看到自己分裂为一个受苦者和一个旁观者；当他观看外部世界时，似乎只是在为焚烧自己的柴堆而搜寻木柴；在这幕渴望出人头地的最后的悲剧中，唯一的角色点燃和焚化了他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欣赏的和与开局遥相呼应的结局；两者都表达了面对痛苦景象的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确实，在想像中最强烈地表达了权力感的迷信的苦行者的灵魂，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灵魂。

毫无疑问，在内心体验的广大世界中，我们只是一些在黑暗中摸索的笨拙的新手：几千年前的人们对于那种自我享乐的技巧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或许就在那时，一些印度幻想家开始把世界的创造想像为上帝加诸自己的一种苦行！或许这位上帝希望

放逐自己一个醉生梦死和方生方死的世界，把它当做一种刑具带在自己身上，从而双倍地感觉他的权力和祝福！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他是一位爱的上帝：他创造了痛苦的人类，为的是使自己不断的因为看到人类受苦而受苦，神圣的和超越人类的受苦，并因此毫不留情地虐待他自己！这使人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他不仅只是一个爱的上帝，而且还是一个神圣的和天真的上帝：当他创造出罪、罪人和永恒的惩罚，看到一个充满了永恒的痛苦，永恒的叹息和呻吟的巨大世界展现在他面前，这位高尚的苦行者必定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对于但丁、达尔文之类的人来说，一度窥见这样一种滥用权力的可怕秘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想起他们，我不禁要问：出人头地追逐的圆圈真的在苦行者那里永远结束了吗？难道这一循环就不会重新再来一遍，把苦行者那套作风与一位怜悯的上帝的的基本性情紧密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伤害别人而伤害自己，以便战胜自己和自己的怜悯，登上权力感的顶峰，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每当想到权力欲在精神世界的胡作非为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全部后果，我的心便难以安宁。

顿悟

“出人头地”曾一度被国人当作激励自己的座右铭，现阶段仍有很多人如此要求自己，只是将这一称呼稍有掩饰，美其名曰

叫“自我实现”。“自我实现”也好，“出人头地”也罢，此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便是刻意或自然地占据高位，进而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只是这一目的没人愿意承认，仅此而已。

超越自我

朋友，你愿离群索居，寻找那追求自我的道路，超越自我吗？倘使你有此想法，请暂且留步，且听听我的忠告。

“那求之于外的人很容易迷失自我，离群索居便是与世隔绝这是不对的。”周围的人都会这样说，而你原本就是其中的一员。

群众的话还在你耳边回响，而当你说“我不再与你们有同一个意识”时，你的不满与痛苦便应运而生。

看，这痛苦便是由那群众之共同意识所引起的。这痛苦会伴你一生，在你超越自我的过程中闪烁不已。

面对这痛苦，你是否仍愿意走上这磨难之路——亦即追求自我之路？倘使你仍执意超越自我，那便将你的力量和权威充分展现出来吧！

或许你仍在为群众而感到痛苦，但你们仍保有那不折的勇气和希望。

你迫使许多对你持不同看法的人改变他们的意见，故乃引致他们对你的不满。你走近他们，却又擦肩而过，如此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

你走在他们前头，当你升得愈高，在嫉妒者的眼中便愈发显得渺小，他们给予超越自我者的是不

公与污辱。然而，我亲爱的兄弟，倘使你想成为一个星球，那就得毫不吝嗇地将光照耀在他们身上！

因此，朋友！你应该小心谨防那些“善良”与“公正者”！他们很喜欢将那些自创道德标准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恨超越自我者。

此外，也应当谨防那些视单纯为神圣者！在他们的观点里，凡是不单纯的便是邪恶的；他们很喜欢以火刑处置异端——他们恨超越自我者。

其实，对有些人，你根本无需伸手，伸脚便可以——当然，最好你的脚上有利爪。

不过，需要提醒你的是，亲爱的朋友，你可能遇见的最大敌人是你自己——你埋伏在山洞的杂草中，随时准备偷袭自己。

你这个超越自我者所走的是追求自我的路！而此路是要经过你自己和你的七个魔鬼。

你将成为自己的异教徒、巫师、预言者、傻子、怀疑者、恶汉和流氓。

你应当随时准备自焚于本身的火焰中，倘若你不先化为灰烬，将如何获得新生呢？！

你这个超越自我者，你走着创造者的路，你会从你的七个魔鬼之中创造出一个上帝来！

你这个超越自我者哟，你所走的是追求成为一

个充满爱心者的路——只因你爱自己，故而你如充满爱人者一样地轻蔑自己。

充满爱人者因为轻蔑现存的一切而想到创造新的！倘若他不正是轻蔑自己所爱的一切，则他对爱又了解些什么呢？！

将你的爱和创造力都带到你超越自我的行动中去吧；我亲爱的兄弟。

公道自会慢吞吞地跟在你后面，你终将超越自我。

顿悟

尼采用激情洋溢的文字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遇见的最大敌人是自己。我们只有随时做好准备自焚于本身的火焰中，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成为最好的自己

如果有人问一个前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旅行过的旅行家，他在沿途发现的人都具有什么相同的特征，他有可能会告诉你：他们都有懒惰的倾向。

有人也许会觉得，假如他说他们全是懦弱的，他就说得更准确更符合事实了。他们潜伏在习俗和舆论的背后。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将如此多纷繁复杂的元素拼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像他现在这样的个体。他非常明白这一点，可是他将它像亏心事一样地隐瞒着——为什么呢？因为害怕周围人，身边人总是喜欢维持由来已久的习俗，用习俗来装扮自己。然而，又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人如此害怕他的周围人，以至于要违心地随大流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呢？于少数人来说或许是羞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更有可能是因为其贪图安逸。

惰性，一句话，便是那位旅行家所谈到的惰性的倾向。这位旅行家说的非常准确：人们的懒惰甚于懦弱，他们恰恰是最惧怕绝对的真诚和坦白可能加于他们身上的负担。在全世界，唯有艺术家痛恨这样草率的因袭俗套，人云亦云，而能揭示每个人

的那个秘密和那件亏心事，揭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这样一个命题。他们敢于告诉我们，每个人包括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也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唯一性，那么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好像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创造出来的作品，其独特、新奇的程度总是让人难以置信，也绝不会让欣赏它的人感到厌倦。

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蔑视人类时，并非是蔑视人类本身，而是在蔑视人的懒惰：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他们看起来显得和工厂生产的批量产品一样，千篇一律。因此，思想家总是感觉芸芸众人不配与之来往，也不配聆听他的教诲。倘使你不愿沦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那么你需要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你应该听从良心的教诲：“成为最好的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最好的你。”

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都能听见这种呼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听到，并为之战栗；因为当它念及自己真正的解放时，便能隐约感觉到其万古不移的幸福准则。只要它仍套着舆论和懦弱的枷锁，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帮助它获得这种幸福。但是，假如没有这样的解放，人生将会是多么绝望和无聊啊！自然界再没有比那种人更空虚、更野蛮的造物

了，这种人对自已的天赋视而不见，却总是向四面八方贪婪地窥视。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对这样的人发起攻击，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一件鼓起来的染上颜色的布料，一个镶了边的幻影，它丝毫不能叫人感到害怕，同时也无法引起他人的同情。假如我们有权说懒惰谋杀了时间，那么，对于一个将其幸福建立在公众舆论亦即个人懒惰的基础上的时代，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段时间真是被谋害了。我指的是，它被从生命真正解放的历史中勾销了。后代必须怀着怎样巨大的厌恶来对付这个时代的遗产，彼时从事统治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徒具人形的舆论。所以，在某一遥远的后代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是历史上最非人的时期，因而是异常模糊，异常陌生的时期。

我行走在新建的街道上，望着信奉公众意见的这一代人为自己建造的所有这些面目可憎的房屋，不禁思忖，百年之后，将会是怎样地荡然无存，而这些房屋的建造者们的意见也将会怎样地随之倾覆，与之相反，所有那些感觉自己不是这时代的公民的人该是怎样地充满希望，因为他们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会一同致力于杀害他们的时代，并和他们的时代同归于尽——然而，他们宁愿唤醒时代，以求今生能够活下去。

可是，就算未来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我们奇特的存在也会激励着我们，指使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法则生活。激励我们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我们恰恰生活在今天，且需要无限的时间才能得以产生，我们除了稍纵即逝的今天之外再无其他，必须就在这个时间内表明我们为何恰恰产生于今天。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必须对自己负责，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自己人生的真正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虚度一生。我们对待它要敢作敢当，敢于冒险，尤其是当我们反正会失去它的时候，更应该放手一搏。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什么要顺从周围人的意见呢？恪守几百里之外人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气了。

所谓的东方和西方不过是别人在我们眼前画的几段线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愚弄我们的懦弱之心。年轻的心灵如此自言自语：我要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试验；而此时种种阻碍便会随之而来：两个民族之间偶然地相互仇视和交战，或者两个地区之间横隔着大洋，或者身边有一种数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宗教被倡导着。它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谁也不能为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尽管有

无数的工具载你过河，诸如马、半神，但必须以你自己为代价获得它们，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没有人能走。它通往什么地方，你不要问，只管走便是了。“当一个人不清楚他的路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说出这个真理的那个人是谁呢？

然而，我们又该怎样找回自己呢？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他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果说兔子有七张皮，那么，人即便脱去了七十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你不再是外壳。”而且，如此这般挖掘自己，用最直接的方式强行降落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做法。此时，他很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以至于无药可医。更何况如果舍弃了我们的本质的一切证据，我们的友谊和敌对，我们的注视和握手，我们的记忆和遗忘，我们的书籍和笔迹，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过，为恶劣举行最重要的审问，还有一个办法。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时至今日你真正爱过什么？什么东西曾让你的灵魂为之振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则，你的

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不妨比较一下这些对象，看一看假如它们互相补充、扩展、超越、神化，它们将如何组成一个阶梯，使你迄今得以朝你自己一步步攀登。因为你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远远的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你的真正的教育家和塑造家向你透露，什么是你的本质的真正的原初意义和主要原料，那是某种不可教育、不可塑造之物，但肯定也是难以被触及、束缚的东西，除了做你的解放者之外，你的教育家再没有其他功效。这是一切塑造的秘诀：它并不出借人造的假肢，蜡制的鼻子，戴眼镜的眼睛——毋宁说，唯有教育的效颦者才会提供这些礼物。而教育则是解放，是扫除一切杂草、废品和企图损害作物嫩芽的害虫；是光和热的施放，是夜雨充满爱意的降临；它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和礼拜，在这里大自然被理解为母性而慈悲的；它又是对大自然的完成，因为它预防了大自然的残酷不仁的爆发，并且化害为利。

顿悟

诚如尼采所说，最好的自己并非深藏于你的里面，而是远远的高于你。因此，要做最好的自己并不能只单纯寻找自己的优点，而是要借助外部力量，让自己的优点得以发扬光大，如此才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非凡之人所面临的危险

对于生活在一个平凡社会里的非凡之人所面临的一般危险，一位英国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种特异的性格一开始会表现得屈从，进而会抑郁，生病，最后则是死亡。一个雪莱在英国都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出现一批雪莱了。”我们的荷尔德林、克莱斯特等人无不是毁于他们超于常人的智慧，忍受不了所谓德国教育的气候，而唯有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瓦格纳这样岩石般的天性才能站住脚。可是，即便是在他们身上，那满面皱纹也显示了他们曾为之斗争和挣扎过，他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重，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过于粗暴。有一位非常老练的外交官，他和歌德仅仅是在匆忙中有过一面之缘，简短的交流过几句，便对他的朋友说：“这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人！”歌德补充这位外交官的话说：“既然我们所克服的苦难和所从事的工作的痕迹未能在我们的面容上消失殆尽，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努力所剩下的一切都带着这痕迹，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便是歌德。

我们的文化市侩们将歌德说成是德国最幸福的人，以此证明一个人即便是置身于他们之中也仍然可以是幸福的——言外之意是说，如果谁置身于他们之中感到不幸和孤独，那是绝不可原谅的。他们

由此甚至极其残酷地建立并在实践中解释一个教条：一切孤独中皆包含隐秘的罪恶。

可怜的叔本华其内心也有一个隐秘的罪恶，即高估了他自己的哲学而小看了和他同时代的人。他没能从歌德身上吸取教训，他必须替自己的哲学辩护，要不惜一切代价反抗他的同时代人对它的漠视，以挽救它的生存。因为有一种宗教裁判检查，根据歌德判断，德国人在这方面的造诣非常深，它叫做：牢不可破的沉默。参考歌德的做法，至少能做到一点：使他的主要著作最初版本的大部分捣成纸浆。他的壮举将仅仅因为漠视而付诸东流，这一现实的危险让他陷入了可怕的、难以控制的不安，看不见哪怕一个值得重视的追随者。看着他追踪着任何一点表明自己已经出名的迹象，我们不禁感到悲哀。最后，他大声地、过于大声地欢呼，现在真的有人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了，这欢呼几欲令人心碎。正是他身上那些与哲学家的尊严不相称的特征，勾画出了一个为自己最高贵财富担忧的受苦者的面貌。使他痛苦的是，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为数不多的财产，从而不能继续保持他对哲学的那种纯粹的、真正古典的态度。他寻找对他完全信任和同情的人却总是两手空空，最后总是目光忧郁地回到他那条忠实的狗身边。他彻彻底底的是一个隐居者，

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来安慰他——而正像在自我和虚无之间一样，此处在有与无之间也隔着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一个人只要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哪怕全世界都和他为敌，他也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孤独。

唉，我突然发现，你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孤独。哪里存在着强大的社会、政府、宗教、舆论，简单点来说，哪里存在着专制，统治者便会仇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为个人提供了一个任何专制都不能进入的绝好避难所，一个内在的洞穴，一个心灵的迷宫，而这便激怒了暴君们。孤独者们在那里隐居，可是，那里同样也潜伏着孤独者的最大危险。这些逃到内心中寻找其自由的人也仍然必须在外部世界中生活，因而露其形迹，为人所见。基于出生、居留、教育、偶然性以及他人纠缠，他们身处无数的人际关系中。与此同时，人们假定他们持有无数的意见，只因为它们是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任何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都被理解为赞同，任何一个不干脆否决的手势都会被理解为肯定。这些精神上的孤独者和自由者，他们知道，人们总是将他们看作另有所求，而不是在思想，当他们一心追求真理和真诚之时，误解之网包围着他们，尽管他们内心满怀期望，却并不能驱散笼罩在他们行为上

的偏见、牵强附会、假惺惺地让步、沉默寡言、曲解之浓雾。这使他们的额头上布满了愁云，必须过一种虚假的生活，在这样的天性看来真是生不如死，因而郁积的愤怒让他们变得暴躁不安、咄咄逼人。有时候，他们为了他们过分的自虐和被迫的自制而复仇。他们面目狰狞地从洞穴中爬出，说着让世界为之震惊的语言，他们很有可能会毁灭在自己手上。叔本华就是如此生活着的。正是这样的孤独者需要爱，需要那样的同伴，在这些同伴面前，他们可以像在自己面前一样活得自由自在，和这些同伴在一起，他们不再需要伪装自己，不再需要沉默寡言。假如你夺走了这样的同伴，对他来说是极具危险的，亨利希·冯·克莱斯特便毁于这无爱的生活。

而对付非凡之人的最歹毒的手段就是将他们深深逼入自我之中，让他们的每一回复出都变得愈加狂暴。毕竟总是存在着一位半神，他承受住了在如此可怕的条件生活，胜利地生活，假如你们听到了他的孤独之歌，那就请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每个人的自身中都藏匿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而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独特性，他的四周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凡者特有的异样光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

的：因为如上所述，他们是懒惰的，而在那种独特性上往往系着一副劳苦和重任的锁链，毫无疑问，对于戴着这副锁链的非凡之人来说，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全部，包括快乐、轻松、名声等等。

孤独的命运是周围人馈赠给他的礼物，无论他想在哪里生活，那里立刻就会出现荒漠和洞穴。现在他必须留神，切勿因此而屈服，因此而变得愁眉苦脸，意气消沉。为此他不妨在自己周围摆上勇敢卓绝的战士们的肖像，叔本华便是其中之一。

顿悟

非凡之人因为其与众不同的思维、与众不同的观点，因此常常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氛围格格不入，以至于大多数非凡之人最后成了孤独的巨人。叔本华是，尼采同样也是，举凡非凡之人大抵都会享受孤独。

人的灵感和天性

谈到对灵感的信仰，艺术家们大都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顿悟就是艺术家眼里所指的灵感。如同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真发射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断地生产着，产品往往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恰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众多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如果不太严格的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那么他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同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所有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知疲倦地发明，而且同样不知疲倦地抛弃、审查、修正和整理。

艺术上的天才很愿意给人快乐，但假如他站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很容易导致曲高和寡。他端出佳肴请人品尝，可是没人理会。这有时会使他产生可笑的伤感的激动，因为他根本无权强迫别人快乐。他奏响了乐器，却没有人愿意跳舞：这会悲剧吗？——或许是吧，但作为对这种缺憾的补偿，比起别人在所有其他种类的活动中所体会到的快

乐，他毕竟在创造中有更多的快乐。大家觉得他的痛苦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他的呐喊声太响，他太能说会道了。有时他的痛苦确实很大，但那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和嫉妒心太重导致。像开普勒、斯宾诺莎这样的科学天才通常不会这样急于求成，对于自己承受的痛苦也不会如此大肆张扬。他可以有相当把握指望后世，舍弃现在。但如果一位艺术家也这样做，那么他自始至终都是在演一出绝望的戏，演出时不能流露出伤心至极的神情。在极为稀少的场合——当一个人集技能、知识天才和道德天才于一身之时——除了以上痛苦之外，还要增添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可以被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的认识相连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非常小）。然后，我们又通过什么手段来确定它的真实性呢？一切谈论自己这种感觉的人岂非几乎都让人生疑吗？

任何一种伟大的现象都会发生变质，在艺术领域里更是如此。伟人的榜样激起天性虚荣的人们作表面的模仿和竞赛。此外，一切伟大的天才还有一种厄运，便是窒息了许多较弱的力量和萌芽，好像

将自己周围的自然弄得荒凉了。一种艺术发展最幸运的是，有较多的天才互相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即便是柔弱的天性往往也能得到一些空气和阳光。

我们每一个人无不自视甚高，但我们从没有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画出一张拉斐尔式的草图，或是写出一部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质疑时我们自我解嘲说，这种才能乃是异乎寻常的奇迹，是极为罕见的偶然。当然，如果你信仰某种教派，你甚至有可能说这是天赐的恩惠。所以，我们的虚荣心和自爱心促进了天才迷信：只有当天才被设想得离我们很遥远，他才不会伤人（即使是歌德，这位毫无嫉妒之心的人，不也将莎士比亚称作他的最遥远高空的星辰。在此，不妨回想一下那句诗：“人不会渴慕星星。”）。然而，假如不去理会我们虚荣心的暗示，那么，天才的行为看起来和机械发明师、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战术家的活动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假如我们设想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积极地朝一个方向，始终热烈地注视着自己和别人的内心生活，到处发现素材和灵感，不知疲倦地组合着自己的方法，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一目了然了。天才所做的无非是学着奠

基、建筑，时刻寻找着原材料，时刻琢磨着怎样加工。

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异常复杂，不单纯只有天才的活动如此，但并没有哪一种活动是横空出世的“奇迹”。——仅仅在艺术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中有天才，仅仅他们有“直觉”，这种信念是因何而产生的呢？（“直觉”似乎成了他们的一副眼镜，拥有神奇魔力的眼镜，借此，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本质”！）显然，人们只有在这种场合下谈论天才：巨大智力的效果对于他们是极为令人不愉快的，让他们无意再嫉妒了。称某人为“神圣”意味着：“在此我们不必竞争。”再者，所有完成的、完满的东西都是令人感到惊奇的，相反，一切正在制作的东西都是遭人小看的。没有人能从艺术家的作品上看出它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的优越之处，因为只要能看到制作过程，人们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完美的表演艺术拒绝对其排演过程的任何考察，而作为当下直接的完美作品产生强烈效果。因此，表演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最先被视为是有天赋的。

我们之所以对那些伟大、卓越、多才多识的智者顶礼膜拜，是因为我们肤浅地认为这些才智之士

是超人的源泉，具有某种神奇的能力，借之而可以由迥异于常人的途径获取知识。大家坚信他们好像洞穿了现象之外衣，直视世界的本质，他们无需经历科学的艰辛刻苦，凭着这种神奇的眼光，便能传达关于人同世界的某种最有效的、决定性的东西。只要奇迹在知识领域里还有信徒，或许就可以认为，信徒们自己必因之而受益，他们只需绝对服从这些伟大的才智之士，便可让自己正在发育时期的才智获得最好的培养和训练。反之，如果对于天才及其特权、特殊能力的迷信在天才自己心中也根深蒂固，那么，这种迷信对他本人是否有益，至少还是个问题。

不管怎样，假如人类被一种自我恐惧袭击，不管这种恐惧是来自对恺撒的恐惧，还是来自对天才的恐惧，假如那理应只奉献给某位神祇的熏香也熏入了天才的脑中，让他自以为自己是超人而开始飘飘然，这终归是一种危险的症状。渐次的后果是：自以为可以不负责任，拥有特权，相信自己有法术赐福赦罪。假如有人企图将他同别人比较甚至估价更低，揭露其作品的缺点，他便会失去理性、狂怒不已。

由于他不再愿意进行自我批评，过度的迷信自我，掘断了他的力量的根子，在他失去力量之后，

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伪君子。对于那些有巨大才智的人来说，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力量及其来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搞清楚有些什么纯粹人类的特性在他们身上汇合，他们遇到的是哪些幸运的情形？首先是充沛的精力，矢志不渝地朝着一个目标；其次，接受教育方面，及早获得良师益友和最恰当的学习方法。当然，假如他们的目标是制造足够大的影响，他们就会愈加装作不了解自己，顺便表现出半疯狂的态度。因为人们总是十分惊诧和嫉妒他们身上的力量，他们凭借这种力量使人丧失了意志，陷入幻觉，感觉前面行走的是超自然的导师。是的，相信某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是令人振奋鼓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柏拉图所讲，疯狂极大地造福人类。——在个别极为罕见的场合，这种疯狂也可以是牢牢约束漫无节制的天性的手段。

在个人生活中，疯狂有时候也会产生副作用，在每个自信有神性的“天才”身上，它终究会随着“天才”年老而发挥毒性。拿破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性格无疑正是通过他对自己、对他的命数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的蔑视而生长为强有力的整体的，这使他高出所有现代人之上，但这种信念最后转变为一种近乎疯狂的宿命论，夺

走了他的敏锐眼光，导致了他的毁灭。

顿悟

灵感是一瞬间的顿悟，而天赋大都是先天拥有。天赋只属于部分人，而灵感却可能光顾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驾驭你的智慧，你一定会有顿悟的瞬间。当然天赋平庸的人同样能做出一番成绩，只要你愿意为之努力，你同样能站到高处，观望人生的美景。而如果你放纵了你的天赋，也有可能玩火自焚。

认清苦难

常年经受重病折磨但并没有因此而神智模糊的病人，其对于健康的认识很有价值——暂时不论凡深刻的孤独、凡突然并且合法地摆脱一切义务和习惯所带来的理智上的享受。经受大苦难的人极其冷静地从他的境况出发来看待事物。当健康人看事物时，事物通常漂浮在细小而骗人的魔术中，所有这些魔术在他眼里消失殆尽了。

如果一个人从一出生便生活在某种危险的梦想之中，那么，痛苦是最有效的清醒手段，足以将他从中拉出来，而且也许是惟一有效的手段。耶稣在十字架上遇到的很可能正是这种情况，因为所有话语中最为惨烈的那一句：“我的上帝，你为何要将我抛弃！”如果从最深刻的含义上来理解，如同它可以被理解的那样，便是对他终生幻觉的彻底失望和觉醒的证词，在最痛苦的一瞬间他看清了自己，就如同诗人所描述的弥留之际的可怜的唐·吉珂德的情形一样。

我们的心智竭力对抗痛苦，因而整个人就会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让他视野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沐浴在一片新的光辉里，而所有这新的光照赋予的魅力往往异常强大，足以抵御一切自杀的诱惑，让受苦受难者觉得活下去是最值得向往的事情。他轻

蔑地回想起健康人无所用心漫游其间的那个舒适温暖的如梦幻般的世界，他轻蔑地回想起他从前借以自娱自乐的那些最高贵最可爱的梦幻，他乐此不疲地仿佛从最深的洞穴里召唤出这轻蔑的心情，假如让灵魂遭受最惨烈的痛苦：依靠这样的平衡力，他恰好能承受肉体的痛苦了——他感觉现在正是这平衡力量在使他受苦！

在对他自己整个生存的可怕洞察中，他朝自己呐喊：“做一回你自己的检举人和刽子手吧，将你所受的苦当作你施于你自己的惩罚！欣赏你做法官的威风；更进一步：欣赏你的意愿，你那暴君式的为所欲为！超越你的生命如同超越你的痛苦一样，俯视一切根据以及它们的不能成立！”我们的自尊心空前生长，对它具有无比魅力的事情是，对抗痛苦这样一个暴君，以及对抗痛苦给我们造成的致使我们作证反对生命的一切影响——亦即代表着生命对抗暴君。

在这样的境界里，一个人会无情地拒绝一切悲观主义，使之不能冒充我们处境的产物，不能将我们贬为失败者。在判决的公正性方面，同样也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诱人的机会，因为现在是要战胜我们自己，战胜一切情形中最易受诱惑的一种情形，它足以原谅判决的任何不公正——然而我们并不想

被原谅，正是这时我们想证明我们能够做到“无辜”。我们的骄傲在一丝不苟地抽搐。

现在，康复的第一缕阳光来临了——那最早的迹象差不多是，我们反对自己的过于负气了，我们自嘲这样的做法幼稚和虚荣——如同我们体验了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似的！在痛苦太厉害也太长久地让我们具有个性之后，我们希望自己异化而没有个性。“滚吧，滚吧，这个自尊心！”我们大声喊道，“它也是一种病和一种抽搐！”我们又重新抬眼看人们和自然——用渴望的眼睛：我们带着忧郁的微笑想起，和从前相比，我们现在对之已经知道了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一层面纱已经落下——可是，重睹生命的朦胧光辉，走出我们曾在其中观察并且看破万物的那可怕而冷静的强光，让我们神清气爽。如果健康的魔术重新上演，我们并不生气——我们如同换了个人似的温和地看事物了。

顿悟

人生就像海上行驶的一艘船，要想让船顺着你指定的方向前行，必须给船一定的压仓物，苦难便如人生的压仓物，拥有了，你的人生也就坦然了。

卷五

世纪的告诫

尼采是一个智者，他给我们指出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但却是谬误的东西。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欧洲社会有其重要的价值，于今天的我们，同样也是很有价值的。世纪的告诫一篇，尼采用智者的声音呐喊，为大众揭示一些事情的真相。

生命的价值解释

如果我们能够对道德进行研究，便能防止落入道德魔法的圈套，并对那些高雅的举止与目光不再感觉困惑。向来为我们所尊奉的世界，受我们敬仰的欲望的世界——总是借助个别人与普通人的引导，以证明自身。这便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都源于此。

由于具备灵敏的反应、质疑以及科学性（也因为本能的朝向更高目标的真实性，即再一次响应基督教的号召），我们所作出的此种反应开始被限制了。

康德的批判哲学即是最佳的出路。在此种意义上，理智既否认具有解释权，同时也否认具有否决权。对于信任与信仰的过剩，人们似乎很满足，并对放弃自己信仰的所有可证性，以及一种填补空白的、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与非凡的“理想”（即上帝）也同样心满意足。

柏拉图之后，黑格尔的出路则是浪漫主义的一部分，并带有反动倾向；作为一种新生力的象征，具有时代意义，因为“自我剖析、自我实现的理想”即是精神本身。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在“过程”与“生成”之中不断充实，也就是说，理想实现自我，信仰需适应未来，到那时，信仰将具备满

足自身所需的能力。即：

1．在我们看来，上帝是不可知的，因而也就无从证明（认识论运动的隐含意义）；

2．上帝是能够证明的，但其是生成之物，而我们即属于此种事物，并怀有对理想事物的渴望（历史化运动的隐含意义）。

由此，人们发现，理想本身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列入批判的名下，而仅仅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与理想对立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理想为什么还无法实现，或者说它为什么不能被人们所证明。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出于激情或某种需求，人们是否真的进入了这种非常状态，或者是借助前卫的思想与少许历史虚构的力而达到这种状态。

抛开哲学和宗教的考察不论，我们就会发现：道德估价的起源遭到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抨击，然而如同虔诚的基督徒一般，后者却信奉这种起源（真是幼稚！难道脱离了掌握制裁权的上帝，道德就会流传下来吗！如果还具有保持道德信仰的责任，那么“彼岸”就是必要的）。

本质的问题是，不管是信仰还是道德信仰，它们都是从哪里获得这种无限强权的（信仰在此也告知人们，为了袒护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基本条件都被误解了，因为根本无人关注动植物界的知识。

从“自我保存”的意义来看，对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这两项原则，达尔文主义是持折衷态度的）？

最极端的空谈是关于知识的空谈。人们对自在之物显得非常有兴趣，但是请睁大你的双眼好好看看吧，自在之物根本是没有的！然而，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自在、绝对之物，那么人们也是无法认识到的！假如绝对之物能够被认识，那么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绝对”了！但是，认识终究是“有目的并被条件限制的”；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希望，自己所认识的某物同自身并没有关系，并且同其他人也保持了这种关系。其中值得一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希望认识和要求某物同本人没有关系（可这样一来，何为认识的目的呢？）；第二点，由于根本不存在同人无关的事物，所以认识也就无从谈起。认识具有目的的，“被条件限制的”，又是感到被限制以至决定同我们发生关系的事物。无论怎样解释，它都是对条件的判断、描述与意识（而并非是对人、事、“自在”的研究）。

同“自在含义”和“自在意义”的情况有所不同，“自在之物”的运动也是如此。并没有“自在事实”的存在，它缺乏认为植入的某种意义，因而无法构成事实。

“这是什么”的提问，便是从非我角度设置的

问题。“精髓”同“本质性”都是远景式的，多即是它们的前提，而“对我来说这是什么”（即是对我们及所有生命事物而言）始终是根本的问题。

当所有人都对“这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答案之后，事物才算明朗。假如惟一的一个人缺乏同所有事物的关联，那么这一事物仍旧是不“明朗的”。

总之，一种事物的本质仅仅是有关“此物”的看法而已。这个所谓的“它关系到”甚至就是“它是”，并且是惟一的“这是”。

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做出解释？人们不应该这样问，而应该询问解释本身。权力意志也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体现。它是有生命（并非所谓的“存在”，而是一种过程与生成）的，生命也是一种冲动。

构想者、思考者、希冀者、感受者的事业都含有“事物”的生成。和所有特性一样，“物”的概念“主体”也是一种创造，像所有其他物一样的“物”。“物”被简化了，因为对这个会设定、构想、思考的力本身的描述，与其他个别的设定、构想、思考本身不一样。这也就意味着，一切个别能力都同（主体）所描述的不同。从本质上来讲，（主体）是那些与所有还应期待的行为相关的行为

的综合（行为与相似行为的可能性）。

浪漫主义以及同它对立的事物，基于所有美学的价值，现在，我决定采用这种基本鉴别法。无论是在何种场合下，我都要问：“在此，不管是饥饿还是过剩，都具有创造性吗？”但我似乎应该从一开始就介绍另外一种鉴别法，而且这种方法更加简单明了。这也就意味着：是呆滞、永恒和“存在”为创造之因，还是迫害、变通与发展是创造之因。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两种要求都表明双重含义。依照那种具有优先权的、我自认有必要受到偏爱的模式，是能够表述明白的。

孕育着的精力充沛的未来之力能够通过破坏、变通与发展的要求来体现（众所周知，我以“狄俄倪索斯的”作为这种表现的术语）；不过对败类、贫乏者、误入歧途者的仇恨也同样是一种表现，仇恨即是要破坏，而且也应该去破坏。因为现存事物——是的，所有现存事物，所有存在都在激起仇恨。

终有一天，感激与爱同样能够产生“永恒化”——这一起源艺术终将被奉为神明的艺术；或许带有那种鲁本斯对酒神的礼赞，豪非斯的些许醉态，歌德的与人为善，并将荷马式的灵光散播于众生；但承受磨难之人残暴的意志同样也是它，并试

图在独具个性之人、独断专行之人、心胸狭隘之人身上烙上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与强制性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即是一种向万物复仇的意志，其方法就是，将自己的形象——受难的形象——强加于烙印在万物的心上。无论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都是最具表现力的形象。

作为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虚无主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顿悟

关于生命的价值，各大学派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主张，因而历来纠缠不清。对生命的价值，尼采也有其独有个性的认识，他更是推崇虚无主义。

生命理应被热爱

不管我是以善还是以恶的眼光来看人，总觉得每个人，甚至所有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刻意倾力保存人类。这当然不是出于任何对人类同胞爱的情操，而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比这本能更根深蒂固、更冷酷无情和更不可征服的东西——这便是我们人类的本质。尽管我们早已经预备习惯于用一般短浅的眼光去辨别我们的周围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善良的还是歹毒的。但当我们花时间来做一个统计，并且多花些时间来思考整个问题时，将不敢相信这种界定和区别，最后便只能不了了之了。即便是存在危害的人，或许也会去关心保存人类（包括最有益的人），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者用不含人类早已腐化衰退的刺激去影响他人。

憎恨，经常会导致灾害、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谓创造邪恶的东西——属于保护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制度，一个相当浪费、且大体上说来非常愚昧的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保证了使人类得以延续至现在。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够活到目睹人类遭遇那能危害整个人类，也许使人类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灭绝而现在连上帝都无法挽救的“难

以想像”的、“非常严重”的不利处境。想要满足你最好或者是最坏的欲念，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亲历一场大的灾难，不管是怎样的历练，都可能让你在某些方面成为人类的高瞻远瞩者与施舍者。人们或许会赞颂你，相反的，也有可能嘲弄你（不过你将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资格嘲弄你的人）。有一天，当他们恍然大悟时，他们便会找回失去的良知，泣诉他们的不幸与羞耻，并投入真理的怀抱。

或许我们会嘲笑自己，如同笑那最实在的真理。因为对于真理的最高体验及所知仍嫌不足，即便是最具天才的人依然无法望其项背！不过，笑声仍然是充满希望的。当那句“人类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算什么！”箴言被纳入人性中，当最后的解脱捷径一直摆在你面前时，或许笑声和智慧便联结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唯一的“欢悦的智慧”）。不管怎样，那总是两回事。同时，当存在的喜剧自身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时，则它仍然是属于悲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

这些道德和宗教的创立者、努力追求道德价值的鼓吹者和唤醒良知的导师们的新风貌究竟暗示着什么？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那一方面的英雄，他们虽然也看到其他方面，但是由于太过关心自己这一方面，以致这些英雄的那一面就好像是一种活动的布

景或者是机器，扮演着密友以及心腹侍从的角色，随时为那一面作好服务的准备（如，诗人通常都是某些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仆人）。非常明显的是，即便是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同样会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虽然他们自称是在为上帝的利益而工作，如同自己就是上帝的使者似的。他们也会促进人类的生命，同时也会助长生命中的信仰。“活着是值得的，”他们都这样呐喊，“生命中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们被深深地隐藏着，对这些重要的东西要尤其小心啊！”这些鼓舞的话同样支配着最高贵的人和最卑贱的人，也正是这个鼓舞一直激发着理性和热情的精神，保存了人类。这些动机既造成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便力图用它所有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掉那仅仅是一个刺激、本能、愚昧和毫无根据的行为。

生命理应被热爱，为了……人活着应该有益于自己的邻人，为了……所有这些“应该”和“为了”暗示了一切，甚至将来！由于那些都是必然且没有经过构想，是不自觉地发生的行为，所以应该让其成为有构想而且是经由理性的最后支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伦理学家便自告奋勇地在生存中作策划的导师，为此，他们还发明了另一个不同的存在。这样一来，新的机械便将旧的普通“存

在”调离旧的普通枢纽。

不，他并不希望我们笑那存在，或者是笑我们自己、他自己。对他来说，每个人总是个人，有些东西自身始终是一个无限，人类既不是一个“整数”，也并非是一个“零”。无论他的发明和价值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执著，以及他是如何严重地误解了自然之道并予以否定——所有的伦理制度自始至终一直都是如此愚昧和违反自然到很深的程度，所以他们任何人都足以让人类毁灭——无论何时何地，那“英雄”都会跃然登台，且会有新的收获：相同人物的可怕笑声，以及许多人对那思想的捧腹大笑。

“没错，活着是有价值的！使得，我们应该活下去！”大家再次对自身引起了兴趣。不可否认，时至今日，“笑声”、理性和自然总算居于那些伟大的策划导师的上风。最后，存在的短暂悲剧终会再度转变为永恒的喜剧，还有“一连串的笑声”。由于这个“矫正的”笑声，人的本性已经整个地为策划存在的导师们的新风貌所改变——人的本性现在成为一个附加的必要条件，即那些导师和“策划教义”的新风貌的必要条件。

人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耽于空想的动物，他必须要比其他动物践行更多的存在状况：人必须时时

刻刻相信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如果没有周期性的对生命产生信心、相信生命中的理性，则人类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繁盛。

顿悟

生命理应被热爱，为人类族群的延续，为历史的继续抒写，我们不能不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生命便要笑对生命中遭遇的一切，不管是苦辣还是酸甜，不管是艰辛还是幸福。

生命的理性

“疾病会成全一个人。”这是流行了千百年的著名观点，智者这样说，平民百姓也这样说，令人深思。对于其有效性，人们想冒昧地提个问题：道德和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吗？从大的一方面来说，譬如，“对人的改良”在上个世纪让欧洲人的态度变得缓和起来，变得有人情味，变得彬彬有礼了，这毋庸置疑——它是长期隐藏和公开的痛苦、怀疑、匮乏、暮气沉沉的结果吗？疾病“成全了”欧洲人吗？换句话说：我们的道德性——我们欧洲现代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性（可以和中国的道德性比较）——难道是生理学退步的表现吗？……也就是，人们没有办法否认，历史上，每当“人”表现得异常突出，特别光彩和强力的时刻，他都会立刻接受一种出人意料的、危险的、狂躁的性格，于是，人性每况愈下，但或许只在看起来和寻常不一样的场合——也就是没有勇气和耐心让心理学变得深刻、却也能够得出泛泛准则的场合，才有人性。因为，一个人自我感觉越是健康、强壮、充盈、成果丰富、很有作为，他也就越“非道德”。这是让人感到害怕的思想！不过，也是人们不应该有的想法！但是，假如人们都怀着这种思想再往前挪一步，他将会见到一片奇妙绝伦的未来景象！我们竭

尽全力去争取人性化、人的“改良”，人的“文明”的持续增长，世上有比这还要昂贵的支出吗？！比美德的代价还要昂贵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因为，随着美德的出现，世界终将会变成一所大医院，“每个人都是大众的护理员”，或许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推论。当然，或许那时人们会得到心驰神往已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和睦相处”实在是不易啊！美、放纵、无理、危险太少了！让人感觉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值得的“伟业”太少了！啊！不会再有“伟业”了！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名垂千古的、永世长存的伟业，——最大的非道德性可不就是处于理智深处的它们吗？……

婚姻对于一个市民来说，显然本意上也就是高贵的“婚姻”，它根本不是指爱情，也不是指金钱——爱情不会促成任何制度的形成——它说的不过是社会颁发给让两个人的性欲相互达到满足的那张证书，条件自然是要让他们顾及社会利益。显然，当事人的某些满足和非常善良的意志——容忍、迁就、相互体贴的意志——是这种契约的前提条件；不过，请不要因此而对爱有所误解——这个字眼！就两个爱恋者来说，就恋人全面的、健康的意义而言，性欲的满足绝非本质，这仅仅是一种象征而

已：对一方来说，我已讲过，是完全服从的象征，对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允许这种服从的象征、攫取的象征。——贵族、旧式贵族嘴里所谓的婚姻，指的是对一个种族的驯服和同化（现在还有贵族吗？要热心寻访才是）——换句话说，婚姻的问题也就是保留一种固定的、确定的统治者的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将夫和妻之间的关系牺牲了。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前提并非爱情，恰恰相反！那种互相体贴的善良意愿是绝对不能要的，因为那是让市民的婚姻能够成为美满良缘的标准！种族利益决定等级利益。这样一种高贵的婚姻概念摆在我们面前，就像古雅典各个健康的贵族政体和18世纪欧洲盛行的婚姻摆在我们面前一样，由于冷酷、严厉和精明而颤抖不已！我们这些有着一颗敏感的热血动物，我们这些“当代的人”哟！正因为如此，作为受难的爱情——就这个词的无穷智慧来说——是为贵族政体发明的词语，并且就在该政体之中存在着：因为，就是在那里，强迫、禁欲同样也是异常严厉的……

存在这样一种情形，生育孩子就如同在犯罪。对于那些变性病人和三度神经衰弱病人来说，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呢？——要鼓励他们保持贞节，依托

像“帕西法尔”音乐那样的东西，可能有人一直以来在做试验。因为，帕西法尔自己就是一典型的白痴，他不让自己传宗接代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不幸的是，某种对自我控制的无能（对刺激，哪怕是最小的刺激都经不起考验），就属于整体衰竭的通常结果。假如将莱奥帕蒂这样的人看作贞洁者，那就大错特错了。

另外，在这里社会要履行一种义务：因为，人们是很少向他们提出这么紧急的有原则的要求。社会对生命是有托管责任的，它在生命面前要对每一个不该出生的生命负责——社会要抵偿。因而，社会应该阻止他们出生。在数不胜数的场合，社会应该节育。为此，社会应当是不问出身、门第和思想，一律剥夺自由，采取最强硬的强制措施，假如有可能，就准备阉割。——《圣经》的戒条说：“不可杀人！”这比之郑重防止生命退化乃如同是儿戏。也就是“你们不应生殖”……生命本身对健康的有机体同不健康的有机体之间有什么团结、“权利平等”是并不承认的：要么，将不健康的因素铲除——要么玉石俱焚。——同情颓废者，就相当于是给败类以“平等权”——我要说，这是最大的非道德，是自然本性有所违背的道德！

——相对的贞洁性，在思想上对色情有所防

范，这是非常明智的一件事，即便是在那些高贵的、完美的天性那里，这也是在生命伟大理性的范畴之内的。这一原则对那些艺术家是非常适用的，它属于他们最出色的生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非常镇定的声音又震响在耳边了，我指的是司汤达、戈蒂埃和福楼拜。艺术家，从类型上来看乃是感性之人，非常敏感的人，不管怎样说，对远来的刺激和灵感都是欢迎的。尽管如此，一般来说，由于是有自身使命感的压力，有自身要出众的意志要求和制约，他们其实都是有节制的人，往往都是守贞节的人。他们的主导本能对他们是这样要求的。因为，本能对他们以某种方式来消耗自身是肯定不允许的。这种消耗的力也是用以进行艺术构思和性行为的力。因为，只有一种力的形式，屈服于力，消耗自身，是对艺术家的背叛。因为，这全然表明本能和意志的缺乏，可以称得上是颓废的象征——不管怎样，艺术价值都会降低，以致达到无可挽回的程度。

力的众多性通过一个共同的营养过程联系起来，我们将最后的结果称之为“生命”。一切所谓的感觉、观念和思维——即：

1. 对一切其他力的抗拒；

2. 依照节奏和形态对这些力进行调整；

3. 依照同化和排泄的标准来进行评价——这都属于让生命成为可能的营养过程。

在思维的形成过程中，一定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在那里有这样一种认识，被人们称之为事物特性的东西，就是感觉着的实体的感觉，这种认识会进入意识：如此一来，特性就不是物体的从属物了。而剩下的就是“自在物”了。对自在物和为我们之物进行区分的基础，乃是那种能够给予事物以能量的陈旧的、天真的知觉。但是，分析的结果却显示，力同样也是附加进去的。同样，实体也是硬塞进去的。“事物会对某个主体刺激。”是吗？实体观的源头在于语言，而并非是我们之外的存在物！自在物根本不值一驳！

存在物被认为是感觉，是一切没有感觉之物都不会以其为基础的感觉。

在运动过程中，任何现在的感觉内容都是不存在的。从内容上说，存在物不可能是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是）存在的形式。

科学不仅仅只是询问驱使我们去意愿的是什么。毋宁说，它否认被意愿，并认为某物的发生有一些不一样——简单地说，对“意志”和“目的”的信仰不过是幻想。它不追问行为的动机，就

好像在意识中动机是在行为之前似的。因为，科学首先将行为分成机械论的现象群，并对这种机械运动的前史进行追溯——但不是在感觉和思维中。因为，科学绝对不需要解释：因为，感觉是科学的材料，它理应被解释。科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释世界，而不是将感觉当成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将感觉当成了原因。然而，却一直为解决科学的任务。

换句话说：要么是没有意志——科学的假说，要么是自己的意志，二者必居其一。后者代表了统治感，即便科学的假说的证明是对的，这种情感我们也无法摆脱。

对因果的普遍信仰的前提为自由意志是任何结果的原因。正因为此，我们才会感觉有因果关系。同时还包含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任何原因都不是结果，而只有意志是原因的时候才是原因，总是这样。

我们的意志行动不是必然的——它包含在“意志”的概念中。在原因之后的结果是必然的——我们如此感觉。认为我们的意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然，这也是假说。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将某种行为、性格、生命的价值放在目的和意图之中，换句话说来说就是为了

目的本身而表现、行动和生活的。因为，兴趣的这种原始的特质最终还是要发生危险的转折。——即，如果现象的无目的和无意图性更多地一再进入意识的话。这样一来，似乎是在暗藏着一种普遍的贬值：“一切都没有意义。”这句伤感的名言其意思便是说：“一切意义都包含在意图之中。假如没有意图，也就没有了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来说，人们就不得不将生命的价值放在“后生命”中，要不就放在观念，或人类，或民族，或超越人之外的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中；但如果这样，人们也就进入到目的无限发展过程中了。因为，人们最终需要为自己在“世界发展过程”中谋求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紊乱的鬼神说的影响所造成的，即认为这就是走向虚无的过程）。

与此相反，“目的”需要一种更为严厉的批判：因为，人们应该认识到，目的是绝对不会引起行为的。因为，目的是用作解释的手段。在对此进行阐述的时候，现象的某些点会被强调和挑选，以牺牲他人和绝大多数人为代价。每当做某件事情带着目的的时候，就会发现某种本质不同的动心和另外的现象。因为，从联系到带有目的的行动来看，情形是和太阳辐射酷热的所谓合乎目的性一样，白白浪费绝大部分热量；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热量

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一种带有其“手段”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描述，虽然可以将其作为规定和意志来发布命令，但它是以一种由驯服的工具组成的体系为前提条件的。它设定纯粹坚实的伟大之物来取代那个非常模糊的东西（即我们设想了一个设定目的和手段的更为明智但也是狭隘的智慧，以便有能力赋予我们惟一知道的“目的”去起“行为的起因”的作用，而这种权利原来我们是没的：即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将问题放进了对我们来说无法观察的世界）。

最后，“目的”为什么不可能是伴随现象呢？也就是在引起合乎目的的行为时在变化序列中起作用的力呢？因为，在这之前进入意识的、引领我们见到现实现象的苍白图景，就是现象本身的象征，而非现象的原因。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批判了的则是意志本身了。因为，将意识中作为意志力出现的东西看成原因，这不是一种空想是什么？一切意识现象都只不过是终结现象即链条的最后环节吗？但似乎决定它们的是意识平面内部的先后次序。这很有可能是一幻想。

顿悟

关于生命的探讨，在尼采的著述里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生命的理性这个主题，仅仅是其众多有关生命言论中的一个小部分。通过几段简单文字的描述，表达了他对疾病、对婚姻和对贞节的看

法，言簡意深。

最真实的爱叫友谊

人们或许会问，渴望财产和爱情的欲念，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大抵可以这样来分析。一种情况是，从他们先入为主的观点率然污蔑。另一种情况从不满足和渴望、并因此美化为“善”的观点来观察。我们对周围人的爱，是不是一种对新的“财产”的追求？同样，我们对知识的爱，对真理的爱，以及一般对于新奇的追求都算不算？

我们已经逐渐厌倦于老旧与安稳地拥有的东西，而再度伸出我们的手。即便是在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当我们住了三个月之后就不再那么喜爱了，而任何十分辽阔的海岸都会引起我们的贪念和妄想。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大多数都因为拥有它而变小了，我们的快乐试图经由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变新而维持其自身（仅仅是拥有）。当我们对拥有的东西产生厌倦感的同时，我们也对自身产生了厌倦感（在我们拥有太多东西的时候便会感觉到痛苦）。看到其他别人有了困难，我们便会欣然利用机会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另有所图。一个仁慈或是有同情心的人都会这样做，而他依然会将催促他去获取新的东西的欲念称作“爱”并且乐在其中（就好像新的获得物向他推荐了它自己）。

异性之间的爱很明显地背叛了它自己，就如拼

命追求“占有”，情人大都希望绝对而且是单独地拥有他所追求的对象。她企求对他的灵魂和身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她要单独地被爱，并且统御及驻留在另一个灵魂里。当她认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被排除于他所心爱的一切之外；当她认为这个情人早已经看到其他情敌的贫乏困穷，却只想守住他的金库，如同是所有“征服者”之中最为轻率、自私的；当她最后认为，对这个爱人自身来说，这个世界不但显得冷淡、苍白和毫无意义，而且他已经准备不顾一切要扰乱所有秩序，并置他人的利益于不顾时，他非常惊讶于这种对财产的残酷欲望以及不正当的性爱，一直是被“美化”与“神圣化”到这种程度。是的，同自我本位相反的爱概念，应该从这个爱为源起，当它也许确是自我本位最不适合的表示时，更应该如此。

在此，很明显的，一无所有的人和渴望拥有的人都已经限定了语言的用法（当然，这在以前是很多的）。那些受“拥有许多而且太多”之惠赐的人，例如那最可爱与最被爱的所有雅典人，便确是常将“狂暴的魔鬼”这个词漏掉一个字。不过，厄洛斯（希腊爱神）总是笑这些斥责的人——他们向来都是他最宠爱的。当然，地球上到处都有一种爱的趋向，在这种趋向中，两个人相互间的贪求便导

致屈服于一个新的欲望和贪念；而在一般人中，高等一点的人便向往有一个优势的立足点以骑在别人之上。总之，谁知道这个爱？谁体验过？它的正确名字就是友情。

顿悟

最真实的爱不是男女之间的卿卿我我，也不是父母对儿女的关爱之情，而是朋友之间存在的友情。友情，在患难处最见真性。故此，尼采对友情是尤其称赞。

别抛弃你的爱和希望

假使你想用手去撼动一棵参天大树，你认为你能做到吗？绝对做不到。然而，我们见不到的风却能随意地晃动它，甚至折断它。同样，我们也正被一种不可视见的力量所掌控，或受其压迫。

人和树原本一样。他愈是想朝光明的高处攀升，他的根愈会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向罪恶。

每一个人都想往高处攀升，但是到头来你会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因为你的周围没有人再会相信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你改变得太快，你的今天驳斥了你的昨天。当你往上攀升的时候，你常常不择手段，这样做，你周围的人便不会原谅你。

当你站在高处，你会觉得愈发孤独，没有人和你对话，落寞犹如深秋的寒霜不停地向你发动袭击。

你的轻蔑与期望会随着地位的上升与日俱增。你攀升得越高，便愈会鄙视那些往上攀登的人。到头来，你会羞愧于自己的攀爬和踉跄！嘲讪于自己的气喘吁吁！因而你也会憎恨那些凌空飞翔的人！当你身处高处时，你会觉得身心疲累！苦不堪言！

但是，请记住这样一个事实，独自耸立在山上

的参天大树，它长得比人和兽都高大。假使它要说话，必定找不出一个能理解它的人来，因为它太高大了。但它仍在期待——它期待什么呢？难道由于它太接近云端，而在期待那第一道雷电吗？

在我眼里：他们还不自由，但他们仍在寻求自由。他们的苦苦寻求使他们过于疲惫和苦恼。

他们向往着高处，他们的灵魂渴望着星辰。但他们那劣根性也渴望着自由。

在我看来，他们依然是一个幻想着自由的囚犯。唉！类似于他们这样的囚犯的灵魂很机敏，同时也很狡诈与邪恶。

我以我的爱和希望请求你们，千万别抛弃了自身拥有的爱和希望！

如果你们仍然觉得自己很高贵，即使是怨恨你们或用恶毒的眼光看你们的人也一样认为你们很高贵。你们务必要明白一件事，对任何人而言，一个高贵者总是有碍于他的。

对于善良的人，高贵的人也是一种障碍，甚至他们称他为善良，仅仅是想以此为借口将他撇开。

高贵的人一心想创造新的事物和新的道德。善良的人则意欲旧的事物永远保存。

但高贵的危险，不在于成为善人，而是恐怕他会成为一个傲慢无知者、揶揄者或破坏者。

高贵的人们一旦失去了他们最高尚的希望，他们便会诽谤一切高尚的希望。于是，他们无耻地沉溺于短促的快乐中醉生梦死，不分昼夜。曾经他们想成为英雄，但现在却成了享乐主义者。英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悲愁，一种痛苦。

因此，别放逐了你精神中的英雄！且将你的最高希望永远保持神圣。

顿悟

每个人都想往高处攀升，于是不惜用尽各种手段，殊不知自古有“高处不胜寒”的谚语。升得越高，你只会越感孤独。因此，非常有必要告诫你们，别抛弃你的爱和希望。因为只有拥有爱和希望，你才不会感到孤独。

谨防“小人”

亲爱的朋友，倘若你既被大人物的喧嚣声吵得震耳欲聋，又备受小人的暗箭刺伤，请躲入你的孤独中去吧！

丛林和岩石知道该如何静默地陪伴你，它们绝不会对你施以脸色，加以恶语。你也可以学那枝芽繁茂的大树——无言地卓立在天地之间。

事实上，只要有市场存在的地方，便不会有孤独，市场和买卖一开始，杂耍卖艺者的吆喝声和毒蝇的嗡嗡声同时会跟着喧腾起来。

他们向你献媚，神形卑微有如在谄谀上帝或魔鬼；他们向你悲泣，楚楚可怜有如在上帝或魔鬼面前哭诉。这是小人惯用的伎俩。然而又有何用！最多也只能博得一个善谀者的“美名”和爱哭者的“谥号”罢了。

他们也时常对你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然而这只不过是怯懦者的一点小聪明而已。

他们以小人之心来度量你——他们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你！

他们因你拥有很多美德而处罚于你，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只原谅——你的过错。

因为你的仁慈和正直，你说：“他们对于其卑微的存在是无辜的。”然而他们那颗狭小的心却在

想：“一切伟大的存在都是有罪的。”

尽管你对他们千般呵护，万般关爱，他们依然会觉得你在轻视他们，因此，他们会以不为人知的毒计来回报你的好意，你的善心。

你那沉默的高傲总是不合他们的胃口，换来他们的敌意，只有当你谦卑得近于轻浮时，他们才会露出舒心的笑，兴奋时还会手舞足蹈。

小人在一个人身上看出什么破绽的时候，便会设法百般挑逗。因此为防你成为小人玩弄、利用的对象，你务必要谨防小人！

因为你的高傲，小人在你面前便自觉渺小，如此便容易引燃自卑之火，促使其在无形之中，在你不设防时伺机向你报复。

难道你没有发觉每当你走近他们时，他们便沉默不语吗？难道你没有看出他们的活力正逐渐消失，有如熄灭之火的烟散吗？

是的，朋友，你的高傲使得你身边的小人十分不安，因为他们和你无法相比。所以他们怨恨你，并在随时寻找机会准备置你于死地。

哦！朋友，请不要忘记，小人永远是一些毒蝇，你的伟大只会使他们更毒，看起来更像苍蝇。

千万不要对小人有不当的行为。否则他会谨记在心并加以报复的！

小人犹如一口深井，投石于井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倘若石块沉到了井底，那么谁又能轻易将它取出来呢？

因此，千万别伤害到卑琐的小人，因为他们会给予你更致命的伤害！

顿悟

中国人喜欢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固然有其狭隘的地方，会把人变得拘谨谨慎、毫无磊落气度。但这句话也并非毫无道理，毕竟小人无处不在，所以，为人不可无防人之心。

从报复他人的欲望中解脱出来

亲爱的朋友，你想看毒蜘蛛吗？看吧，这是个毒蜘蛛的洞穴。它的网就结在这里——碰触这网，它便会震动。

毒蜘蛛自动来了，因为它要报复。倘使你被咬，在那被它咬到的地方便会肿起一块乌黑的疙瘩，它那报复之毒会使人眼花头晕！

对那些“平等”的说教者、使人头晕眼花者，倘使让我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他们的话！就像是只会在暗中报复的毒蜘蛛！

必须将人类从报复之中解救出来——因为这是通往最高希望的桥梁，也是风雨之后的一道彩虹。

然而，毒蜘蛛却并不这样想。“让世界充满我们报复的风雨。”它们如此互语。

“我们要报复与侮辱所有的异己者。”它们在心中如此发誓。

他们近似狂热者，然而激起他们狂热的却不是他们的那颗心——而是报复。而一旦他们变得十分机智而冷静，那必然是他们的嫉妒而非精神促成的。

他们的嫉妒引领他们步上思想者的蹊径，这就是他们嫉妒的信号——他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前行，以至于因为过于劳累而在雪地中悄然入睡。

他们的诉怨听起来仿佛是报复之声；他们的赞颂更像是在陈述罪恶，而倘若能像法官一样地去判断他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不过，亲爱的朋友，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惩罚欲很强的人！

那些人是属于一个败坏的民族，他们的脸上隐含着刽子手和猛犬的凶戾之气。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俗谈正义的人！真的，在他们心中所缺的不过只是蜜而已。

顿悟

从报复他人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是件很难做到的事，因为绝大部分人看到“敌人”都有除之而后快的冲动。但是，人和动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的所有行为都依其本性而发，属于自然的反应；但人不同，经过思考，人可以依当时需要，做出各种不同的行为选择。

保持本性与绝对的责任

人类得以前进，得益于那些最强和最坏的天才人物，他们将昏昏欲睡的人们的激情再度点燃（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往往容易让人类的激情昏昏欲睡）——并一再唤醒人们的比较意识和矛盾意识，引起了人们尝试新事物、对未经试验的、冒险的事物的兴趣，迫使人们对各种思想和范例进行比较——使用武器，倾覆界碑，破坏虔诚，甚至借助新的宗教和道德的力量！

而同样的“邪恶”也会在新事物的导师和宣传者身上出现，征服者也会因为它而变得声名狼藉；假如它不是立刻采取行动，而是表现得较为文雅，那么也许就不至于落个臭名昭著的下场！

然而，无论如何，新的总归是恶的，是要被征服的，还要用以掀翻旧的界碑和虔诚；似乎只有旧的才是好的！每个时代的所谓好人都会对旧的思想刨根究底，从而获得思想的硕果，使之成为思想的耕耘者，每一块土地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但是土地最终都将干涸，“邪恶的”犁耙也必将光临。

现在出现了一种备受推崇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错误的道德理论，尤其是在英国，根据这个理论，对“善”和“恶”的判断是以“实用”和“不实用”为依据的。所谓的“善”即是保

存本性，而所谓的“恶”则是破坏本性。但实际上，恶与善的本质都是实用的、保存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只是它们的功能不同罢了。

对人类的本性的保存需要有责任的支撑。所有人可能都觉得需要用最强烈的言辞和音调，最强势的姿态和表情，来影响和支配他人。革命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非基督的传道士，所有这些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还异口同声地大谈“责任”，而且强调是绝对的责任。他们清楚地知道，假如没有“责任”的存在，是无法发出强烈的激情的！

于是，他们想借助于习惯对某种绝对要求进行说教的道德哲学，攫取宗教中某种美好的东西，就像马志尼做作的将这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因为他们获得别人的绝对信任，就必须先绝对相信自己，其根据便是某些自身非常崇高但又不可言明的信条。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这个信条的仆从和工具，并且也下定决心要为主尽职尽责。

在道德启蒙和怀疑那里，我们会遭遇很强劲的对手，不过他们毕竟不多；反而在任何以利益诱导服从的地方，会存在众多这类对手，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级集团。例如当一个世代王族的后代，想到自己要沦为一个君主或一个党派、组织，

甚至是某个财团的工具时，他也会感到自己的人格被贬低了，然而，因为某些原因，或者为了个人，或者为了团体，而不得已作这个工具时，就必须遵从某种矫揉造作的、时刻挂在嘴上的所谓绝对责任的原则，就必须不顾羞耻地屈从于这种原则，并且还要将这种服从完全展示在大家面前。

紧紧依附于绝对的要求的一切奴性是那些决意要从责任中夺回绝对个性的人的死敌。而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正直，或许不仅仅是正直的影响。

一个人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一切个性，尤其是当这些个性在周围环境里凸显出来的时候；可是，就个性自身来说，它也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有些时候，它过于细微，即便在最细心观察者眼前也是深藏不露，就如同躲在一片片迷雾后面一样，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它，也无法了解它。

这就如同在爬行动物鳞片上的精细雕琢一样，假如只是通过观察，简单地猜测这些精细的雕刻是一种装饰或者是武器，那就大错特错了。而我们可以通过人造的锐眼——显微镜来发现它，但是其他动物可没有这种锐眼！它们单凭自己的眼睛，将那鳞片上的雕刻看成是装饰或者是武器了。

一些在我们看得见的道德，尤其是那些确信已

经被看见的道德正在正常运行着；另一方面，那些不可见的、对于我们来说既非装饰亦非武器的道德也在正常运行着。或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行状态同那些精巧的雕刻能够带给一位拥有神奇显微镜的神明许多愉悦呢！举个例子，众所周知，我们有智慧、野心和敏锐的直觉，同时，我们也极有可能拥有另外一种更大的智慧、野心和敏锐的直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被发现，因为察觉我们“爬行动物鳞片”的显微镜还没有发明出来！而直觉的道德之友会说：“太好了！至少，他认为无意识的道德是可能的，如此一来，我们就满意了！”——唉，你们这些容易满足的人啊！

顿悟

人类本性的保存需要责任支撑。尼采认为，是责任让人类得以保存其本性。责任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唯有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才能支撑起自己的一片天地。

恰逢其时的死去

有许多人死得太晚，而有些人则又死得太早。不过最让人感到怪异的还是这句格言：“人——要死得其时！”

要死得其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事实上，那生得不其时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死得其时呢？像这样的人，最好是他不要生！——我对多余之人是这样奉劝的。不过，这样的人把死看得很重而煞费心机，就像最空的核桃也想让人敲破。

每个人都把死亡当作一件大事，然而，死又称不上是什么重大的庆典节日，因此，人们还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排举办。

在此，大家一定要搞明白，什么是圆满的死亡，明白了这点，那对活着的人便是一种鼓舞与允诺。

那些有成就的人志得意满地离开人世，一些满怀希望与信誓旦旦的人则围绕在他的身边高唱赞歌。

一个人就得学习这样的死亡。倘若一个人的离去无法使活人的誓言获得神圣的敬意，那便自然不会有任何庆典了。

这样的死是最有价值的，其次是死在战场上，

因为在那里能将一个伟大的灵魂奉献出来。

能让人们赞美的死亡，那便是自愿的死亡。自愿的死亡惟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才会到来。

那你什么时候需要死亡呢？——那有目标、有继承者的人，只在为达到目标和让继承者接替时，才需要它。

为了表示对目标和继承者的尊重，他绝不会将已经枯萎的花环悬挂在生命的宝殿上。

还有许多人自己的真理和胜利面前变得老朽不堪，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对于一切真理没有发言权。

对于那些追求盛名的人来说，应当在合适的时机舍弃那些虚浮的荣耀，而表现出难得的见地——便是及时而退。

当一个人正在享受最为香甜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谨防他人的偷享——这个道理对于那些想要受人长久喜爱的人都知道。

有很多酸涩的苹果，它们的命运无疑是得等到深秋的最后一日——那时，它们都已成熟，然而却也是枯黄而干瘪了。

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心先老，还有些人则是精神先老。有些人年纪轻轻看起来老态龙钟，然而，有些年轻人却能永葆青春。

对那些危害社会的人来说，他们的存在是生命的一种失误——他们的心灵被毒虫所掌控。因此，不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死等于是一种成功。

有许多人从来不会变得对这个社会有益，他们甚至一出生便开始危害这个社会，贪图安逸、享乐使得他们紧守生命而不甘自愿死去。

像这样苟且偷生的人实在太多了，真希望刮来一阵正义的旋风，将这些腐朽的生命彻底摧毁。

说真的，那个被长生之说教者所尊敬的希伯来人（耶稣）死得太早了，他的离去，对于众多的后人则是个大不幸。

他应该留在荒野，并远离那善人君子的！这样，或许他早就学会了怎样生活和热爱大地——以及如何发笑！

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的死并未渎及人类和大地，愿你们的精神与道德在死亡中仍能像黄昏的落日余晖般照耀着大地，倘若不能如此，你们的死亡便没有任何意义。

顿悟

对那些危害社会的人来说，他们的存在是生命的一种失误——他们的心灵被毒虫所掌控。如此，不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死等于是一种成功。

“上帝死了”

最近发生的最轰动的一件大事就是：“上帝死了。”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不再值得我们相信。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欧洲大陆，不管怎样，至少对那些用困惑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戏的人来说，太阳如同陨落了一般，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信任变成了谎言，这一切注定我们的世界将走向黑暗，走向衰弱。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情过于重大，几乎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因此他们从未触及过这些，自然也就无从明白由此带来的后果，以及随着这一信仰，哪些东西将会消失，例如，整个欧洲的道德观念，原本是依附于这一信仰的。

破败、沉沦、毁灭，这一系列即将出现的后果，又有谁能够对眼前的状况作出充分的预测，才不愧于成为宣布这种可怕的逻辑的导师呢？才不愧于宣布这种从未发生过的日蚀和阴暗的预言家呢？

人类是天生的释疑者，置身高山之巅期盼着未来，身处于今天和未来这两者的矛盾之中，就好像下一个世纪的第一胎婴儿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很快就会笼罩欧洲大陆之上的阴影了，但是究竟因为什么，我们对这些阴暗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丝毫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反而期待着

这场阴暗的到来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深受这些事件的影响吧！可能这些影响同人们估计的恰恰相反，不是悲伤和沉沦，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新的明亮、幸福、愉悦和勇气……

是的，只要哲学家同“自由自在的天才”听到“上帝已死”这个消息，就会立刻觉得整个身体沉浸在新鲜的朝霞之下，我们的心便会流露出感激之情同期待的洪流。最终，我们的视野越过障碍。尽管这时的视野并不非常明亮，但是我们的航船已经再度起航，做好了一切准备去面对重重危险；我们再度为了伟大的知识开始了冒险的旅程；我们的海洋再度敞开前所未见的胸怀。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在科学领域，信念并没有公民权。除非当自己将信念贬低为某种谦虚的假设、短暂的尝试、可以变换的幻想时，它们才会得到批准进入科学的领域，或者得到某种价值的认可，但是，这一切必须加上一项限制——它们必须在所谓的警察的监视之下才能进行。

说得更确切一些，这是否就意味着当一种信念不再被重视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科学的领域呢？是否对科学的约束就意味着人们不应该轻易地产生信念呢？也许就是这样吧！但是我们必须质问一句：假如约束生效，是否必须具备专横的强制、绝对的

信念，以此让其他信念成为它的牺牲品？

众所周知，科学必须以某种信念为基础，“内有假设”的科学是绝对不存在的。我们是否需要真理？面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地回答“是”；其次，让所有原则和信念这样表达：“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事物同真理相比都是次要的。”那么，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是什么呢？是不被欺骗和不欺骗吗？

我们可以将追求真理的意愿理解为“没有欺骗”的意志，前提条件是“不欺骗”，这个法则也包括“不自欺”。但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欺骗他人，也不愿意受骗呢？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欺骗”和“不被欺骗”二者之间完全不在同一个范围之内。不愿意被人欺骗，这是因为受骗不但会给自己或周边人带来伤害，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损害。因此，人们对科学提出正当的责问是一种历久不衰的智慧，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功利。那么，单方面不愿意被欺骗是否就真能减少伤害？对于生活的了解，难道就决定了最大的益处取决于信还是不信吗？假如二者需要兼备的话，那么科学应该怎样得到它赖以生存的绝对信仰——比一切都重要的东西——真理呢？如果真理同非真理都在证明自己的功利性，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信念了。事实便是如此。

因此，就科学的信仰来说，它是毫无争议地存在的。信仰并不是依据这种功利得出的，而是依据追求真理的意志产生的。当我们将所有信仰都扼杀在科学之上时，我们就可以了解不惜一切代价的含义了！因此，追求真理的意志并不代表“不欺骗”和“不被欺骗”，而是代表“不愿意骗人，更不愿意自欺”。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于是，道德堂而皇之出现了。人们总是一个劲儿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愿意欺骗别人呢？”尤其是在生活出现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的），在此所说的虚伪是指——欺骗、错觉和诱惑；但是，它又总会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模样，也许这就叫做企图，或者也有可能称之为唐·吉珂德式的荒唐，也可能被称作为某种可恶的东西，例如，敌视生命或者毁灭性的原则。因此，“追求真理的意志”也许就变成了追求死亡的意志。

为何要将科学的问题引入到道德的问题之上来呢？假如生活、历史、自然都是不道德的，那么道德也就没有丝毫用处了。因此，对以一个寻求真理、相信科学的人来说，世界是同生活、历史、自然紧密相联系的。但是，在哪种程度之上他才会相信这一另外的世界呢？是否他会因此而否定这一另外的世界的对立面，即现实的世界呢？

据说，人们早就意识到，对于科学来说，始终还是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我同样也是这样认为的）。即便是现如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依赖于那些个古老的信仰——基督徒和在柏拉图所点燃的火堆中取火的，在他们眼中上帝就是真理——但是，当这种信仰再也不值得相信，或者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自己的神圣，或者连上帝也承认自己就是谎言的时候，“上帝死了”的时候，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顿悟

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个人的上帝都是你自己，试图依赖上帝来改善你的生活，还不如依赖自己来得更为可靠。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即便是再平庸、再普通不过的头脑中也有最熟知的真理。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这些真理太过平庸。这类人仅仅对占有刺激和诱惑力的真理的平庸精神感兴趣。如同现在，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给人带来不愉快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庸的英国人便非常尊重这种精神了——在此，我所指的是达尔文、穆勒和斯宾塞——它突兀而起于欧洲审美的中间地带，且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实，谁愿意对其中的功利性产生怀疑呢？这种精神早晚会成为人们的主宰。人们认为这些高贵而会飞的精神是那么伶俐，然后为此搜集大量卑微的事实，急于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大概没有一点意义——他们作为一种例外，刚开始就认为这种“规则”会处于不利地位。最终，与其说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倒不如说是他们做得多。也就是说，是某些新意阐明了一些新的价值！

知与能之间形成的那道沟壑或许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因为，能者，是伟大风范的创造者。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无知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而论，人们可以将一定程度的狭隘、贫瘠和辛勤，处理得更好。最终，人们却不能忘记，他们凭借其深刻的平庸，已经使欧洲精神出

现了总体上的萧条。因为人们将它称之为“现代观念”，或者是“18世纪观念”，或“法兰西观念”的东西，让德意志精神“深沉”的厌恶掀起了浪潮，这些都源于英国。毫无疑问，法国人在这里仅仅充当了这些观念的演员，同时也有一些人扮演了英国的优秀士兵。同理，遗憾的是，法国人也充当了他们第一批以及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最后，由于“现代观念”的盎格鲁的可恶味道，使法兰西的灵魂变得异常稀薄，致使今天，在非信仰的影响下几乎又回想起了它的16、17世纪，以及它往日深沉的激情力量和高贵的发明。可是，人们必须闭紧嘴巴，恪守住历史的公正原则，并且对眼前片刻的假象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欧洲的贵族们，他们还是情感的贵族、审美的贵族、风俗的贵族。总之，所有崇高意义上的词汇，虽然都是法兰西的作品和发明，并且代表了欧洲现代观念的卑鄙和庶民主义，却也都归属为英国的。

法国，即便到了现在，也仍然是最具精神性和最雅致的欧洲文化驻足的地方，以及具有审美性的高等学府。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懂得如何寻找这个“具有审美性的法兰西”。一切属于这个国度的人，都具有良好的隐蔽性——不管是活着的，还是仅仅一个特殊的一小群人。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无法

靠大腿的力量站立的人，一部分宿命论者、气若游丝之人、病人，以及一部分娇里娇气、矫揉造作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将自身隐藏的虚荣感。对大众来说，某些事情则是卑鄙的。因为，这种人从不理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发出的愚蠢怒骂和震耳欲聋的胡言乱语，甚至对此都不闻不问。

事实上，在今天，站在前台这个被愚化了、粗俗化了的法兰西——它在安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非审美、自我欣赏的豪饮之宴。对于他们来说，或许还有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即一种抗拒精神、日耳曼化的善良意志——更显得它的无能！或许，叔本华现在已经莅临了这个具有精神性的法国，如此一来，他也成为了法兰西悲观主义的一员。在此，叔本华比在德意志那里更能享受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更加感觉亲切。对于亨利希·海涅就更不用说了。他早已将巴黎的更为雅致、更为苛求的抒情诗与人们的血肉相连。或者，我们也不必再说黑格尔了。今天他以泰纳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称作是第一位活着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一种几乎暴虐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说到里查·瓦格纳，法国的音乐往往按照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来塑造自身，而它越是这样，就越体现了“瓦格纳化”。对于这一点，人

们可以预告——它真的已经干得够意思了！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凭借自豪的情感所提供出来的当作他们的遗产和财产的东西，当作一种欧洲古老文化优势的、仍然存在的、类似纪念碑式的东西，仅仅是三分老铜板。虽然其中体现着一切自愿及非自愿的审美的日耳曼化和庸众化。因为，技艺高超的激情能力——一种为“形式”做出牺牲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形式才创作出了那句“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这种东西在法国，三百年来都仍然在耳边回响，而且常常老调重弹。幸好“少数的敬畏之情，使这一类文学成为可能”。

法国人对欧洲的优势建立的第二条，便是它那悠久的道德文化史。这种道德文化让人们留意起来，甚至在报纸上随意刊登的不值一提的小说家的作品和有时出现的巴黎野鸡那里，也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刺激性和好奇心。对此，人们在德国是找不到什么概念的，更不用说找出任何事情了。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为此已经减少上百年的道德工作。

但是在法国，这一点却是无法省下来的。所有将德意志人称为“幼稚人”的人，会因为匮乏而为他们准备好一种赞誉。这与德意志在心理学的愉快艺术的对立面没有一点关系，但却与德意志交往的

无聊性，有着较亲近的关系。一个对法国式真正好奇的发明天才，已经为这个体弱多病的寒噤大国做出了最成功的表达。亨利·贝尔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到奇怪、奋然先行的人，他以类似拿破仑的速度跑遍了整个欧洲，成为一个灵魂的探寻者和发现者——这一点需要用男女两性的问题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便于赶上他，并且事后可以猜出谜中的几个令他感到痛苦、兴奋的谜底。亨利·贝尔是一位奇妙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一个满身问号的人，他是法国最后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第三个优势还有一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本质中，曾经出现过十分成功的北南综合，这种做法令他们明白了很多事物，而且做了一件令英国人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事。

在他们的禀性中，不时涌动普罗旺斯和利古里亚的血液，这种禀性使他们远离了北方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朦胧和黑暗的矛盾，以及贫血的侵害——我们称其为德意志的审美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们以过分张扬的巨大铁血决心，我想说的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的政治”——在一种危险的疗法下，我等了很久，可是最终也没有聆听到希望的教诲。即便是现在的法国，也仍然有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自满自足的人提出的先见之明予以盛情欢迎的，

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根本不值得为哪个之说产生丝毫的满足感，而且这样的人善于在北国热恋着南国，而在南国又热恋着北国——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中央国度“善良的欧洲人”；正是为了他们，比才这位最后的音乐天才创作了音乐，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丽诱惑——南国一部分音乐都是属于他的。

顿悟

并非所有的真理都源自天才的领悟，甚至，有很多真理都诞生于平庸之人的头脑，因此，我们不该用世俗的眼光来定义一个人的好坏，来区分谁是智者，谁是平庸之辈。

人生的劝诫

鸵鸟跑得比马快，但它还是会把头插入沉重的地里——不能飞翔的人类便是如此。

大地和生命对于人类而言是沉重的，谁若想变得轻盈如鸟，就必须得先爱自己——我如此告诫你们。

绝不可用神志不清或患病时的爱来爱自己，因为即使他们的自爱也是不可闻的，总存在些异味！一个人必须先学习如何爱自己——我如此告诫你们——务必要用健康而正常的爱来爱自己，这样，一个人才能与自己安然相处而不至于到处流浪。

这种流浪自称为“自爱”。这些字眼本来就是最佳的谎言和欺骗，尤其对那些一直是人类的沉重负担者来说更是如此。

事实上，并没有谁强迫你要你们在今日或未来去学习怎样去爱自己。这毋宁是所有艺术之中最为出色、精巧与深具包容性的一种。

拥有者对于其拥有的一切都是深藏不露的，属于自己的珍藏总是要到最后才会被挖掘出来——这些都是由严肃之精神所造成的。

当我们还在襁褓中时，就已被赋予了许多沉重的名词和价值：“善”与“恶”——它自称为天赋。就是由于这些名词和价值之故，我们的生存才

得以被宽容。

而当我们忠实地将天赋的一切承担下来，而背负着它越过险峻的高山！汗如雨下时，人们便说：“生命就是一个非常吃力的重负！”

然而，也只有人本身才是一个非常吃力的重负！因此他的肩上扛着太多外来的东西。他有如骆驼般地屈膝下跪，然后让人将重负置于其上。

尤其是那种强壮足以负重而心怀敬意的人，身上背着更多外来的沉重之名词价值——因此，生命对于他来说仿佛就是一个沙漠！

事实上，许多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也很难背负的！人类有许多内在的东西就像牡蛎一样，滑手又不讨人喜欢。因此，他们必得有一个精致的外壳，以此来为自己掩饰。其实，我们真的得学习这种艺术：要有一个外壳、一个美好的外表以及聪明的头脑！

人是容易被发现的，尤其最难被自己发现。要是有人能发现自己，他便会说：“这就是我的善与恶。”

于是，那些口口声声主张“全体的善，全体的恶”的瞎子和侏儒便都不再说话。

那声称一切皆美，称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人，是因为他们是无不满意者。

满足，它知道如何去品尝一切——那却不是最上乘的滋味！我很佩服那些执拗而挑剔的舌与胃，它们都知道说“是”和“否”。

总之，去咀嚼一切、消化一切——这就是猪的本性！嘴里永远是“咿啊”——事实上，也只有驴子样的人才会如此！

我不喜欢驻留在人人恶心与唾弃的地方，我宁可和小偷与伪证者生活在一起。

不过，相比之下，我更憎恶那些舐人口水者，他们是人类当中最可厌的动物，我叫他们为“寄生虫”。他们不想去爱，却要依爱而活。

那些只有一个选择——不是成为猛兽，便是成为猛兽的驯服者。

那些必须永远等待的人——他们十分不幸。

说真的，人要学会等待，且是一心一意地——然而，“我”只等“我”自己，“我”学会了站立、慢走、快跑、跳跃、攀爬和跳舞。

要想飞翔的人必须先学习站立、慢走、快跑、跳跃、攀爬和跳舞——他是不能一下子就飞起来的。

顿悟

人生要想达到辉煌的顶点，要想飞往高处，必须得先学会站立、慢走、快跑、跳跃、攀爬，如此才能去想去之地。当然这当中要轻装上阵，而不要为功名利禄所累。

钟爱优秀者

人类是一条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条横过深渊的绳索。渡过是危险的，行走于其间是危险的，回头观望还是危险的，在中途战栗和踟躇不前都是危险的。

人类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类之所以可爱，还在于他是一个跨越的过程与完成。

所以，你应该钟爱那些只知为完成而活的人，因为他们正是一个过程的跨越者。

你应该钟爱那些非凡的轻蔑者，因为他们正是非凡的崇拜者，以及渴望彼岸的羽箭。

你应该钟爱这类人，他们不在星球之外追求一个捐躯、牺牲的理由，却默然殉身大地，以期大地终有一日能为超人所有。

你应该钟爱那为求知而活，同时为使超人得以出世而求知的人，如是，他追求着自己的完成。

你应该钟爱那为构筑超人之栖所而工作，并为供给超人以大地与动物而创造的人，如是，他追求着自己的归宿。

你应该钟爱那珍惜自己道德的人，因为那道德是自我完成的意志与一枝憧憬的箭。

你应该钟爱那不对自己之精神作任何保留而希

望化整个精神为道德的人，如是，他在精神上跨越了那座桥。

你应该钟爱那不贪图过多道德的人，一种道德往往较之两种道德为佳，因为那种道德更近于命运之结。

你应该钟爱那灵魂奢侈的人，既不受谢亦不致谢的人，因为他总是赠贻他人而不为自己保存。

你应该钟爱那因常赢骰子而感到惭愧的人，因为他会自问：我是一个作弊的赌徒吗？——因为他输得起。

你应该钟爱那些先行而后说，注重实践而不轻易承诺的人，因为他追求着他的自我完成。

你应该钟爱那肯定未来而救赎过去的人，因为他愿为眼前的人效死。

你应该钟爱那些在受重创时依旧能够保持其深邃的灵魂，而即便是些微小的事亦可使他赴汤蹈火的人，如是，他会欣然地跨过那座桥。

你应该钟爱那因心灵过于丰实而忘己，且与万物合一的人，如是，万物乃成为他的归宿。

你应该钟爱那精神与心灵两皆自由的人，如是，他的头只不过是其心之内腑，而他的心则促使他完成自我。

顿悟

优秀者是缔造美满世界的工程师，是描绘美好未来的设计者。

世界因为有优秀者的存在而变得甜蜜、温馨、幸福，故而，我们应当钟爱、尊崇优秀者。

永葆贞洁

城市是一个龙目混珠、尔虞我诈的地方，那里充斥着太多的声色之欲，因此并不适于居住。

落在一个杀人犯的手中要远比坠入一个淫妇的梦中强得多，至少他不会玷污你的名声。

看看那些卑微、猥琐的人吧，他们的眼睛仿佛在高唱——还有什么比躺卧在一个女人的怀抱里更好的事。

他们是那样的相信，他们的灵魂深处净是肮脏的秽物，噢，天哪！那些秽物之中竟有精神存在！

但愿你们是完美的——至少像动物一样完美！因而，只有动物才拥有无邪和纯洁。

当然，我这样主张并不是要教唆你将本能完全消除掉，他不过是在提醒你们要保持本能中的那份纯洁与无邪罢了。

永葆贞洁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高尚的德行，但对大多数人则近乎是一种罪恶。

这些人确实是能克制自己，但卑贱的欲念却满含恨意的在他们的行为中表露无遗。

即使在他们那崇高的道德和冷静的灵魂之中，卑贱的欲念也会带着不满跟随着他们。

当这卑贱的欲念长时间得不到肉食时，它便会谦和得近似于下作地去乞求一片精神！

事实上，这个世界想驱逐魔鬼而自身又坠入魔道的人并不少。

倘若永葆贞洁根本就没有人能做到，那么就应当被劝阻，以免它变成地狱之路——而通往灵魂的污浊深处，不能自拔。

求知者之所以不愿涉足真理的河流中，是由于它过于浅薄，而并非它的污浊。

我们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本性原就十分贞洁，他们的心地善良、性情柔和。他们经常面带微笑，而且笑得非常坦诚。

即使他们有时也嘲笑贞洁，并提出疑问：“什么是贞洁？永葆贞洁不是很愚昧吗？我们应当让愚昧来迁就我们，而不是我们去迁就愚昧。”

噢！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便是欲念在高尚者的精神中占据了上风，卑贱的欲念获得了它想要的肉欲。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而是应当唾弃的对象。

就让我们把自己的心和房子，都献给贞洁这位嘉宾，让它和我们同住——让它想住多久便住多久吧！

顿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乃大丈夫。千百年来，能永葆贞洁者皆是道德之楷模。

附：

尼采生平

早年（1844—1869）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尼采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他的祖上七代都是牧师，他父亲曾担任普鲁士王国四位公主的教师，因而尼采的家庭一直受到普鲁士国王的庇护，父亲要求负责一个乡村教区，于是被任命到了洛肯（Rocken）。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这个乡村，不久后，尼采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尼采从小学话很慢，总喜欢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附近的邻居都非常喜欢这个安静的小男孩，总是喜欢带他玩耍。不幸的是，在尼采年仅四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车祸离开了人世。父爱在尼采很小的时候便离他远去。家里的噩梦似乎并没有因为尼采父亲的离世而得以终止，在尼采六岁那年，他的弟弟也追随父亲而去。

家庭遭受变故，尼采的母亲便带着尼采和妹妹举家迁徙到南堡（Naumburg），年幼的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并希望以父亲为榜样，将来也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谓。

父亲离世后，家里的男丁就剩尼采一人，他从此生活在女人堆中。从这时起围绕着他周边的有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外在的世界，在战火的动荡中喘息着，尼采却生活在一片祥和平静的气氛中。

在尼采九岁的时候，开始展现出了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在他十四岁那年，尼采进入了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尤为严格。尽管这所学校享有盛名，出过不少伟大人物，但尼采难以忍受这种新生活。在学校里，他习惯了独来独往，很少接近陌生人。另外，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特有的温柔的生活习惯，也不太适宜他去接受普夫达的清规戒律，因此音乐和诗歌成为了他感情生活的两条出路。

1864年，二十岁的尼采进入波昂（Bonn）大学，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继续学习神学了，他感觉这是在浪费时间。在这里，尼采常听同学们交谈，有些人毫无激情地一遍遍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完全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另一些喜欢实证科学的人则阅读福格特（Vogt）和比希纳（Buechner）的唯物主义论文。对这些大众追捧

的东西，尼采读过一遍后，便不再愿意继续读下去。他需要激情、直觉和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不能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和冷静，那些唯物主义者的青年还自称是民主主义者，他们鼓吹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而尼采不仅太像诗人，而且在修养和气质上太像一个贵族，以至于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他从未想过要过安宁而舒适的生活，所以不可能对有节制的欢乐和有节制的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当然，他有自己明确的爱好，他对自己的趣味深信不疑，他热爱希腊诗人，喜爱巴赫、贝多芬、拜伦。他对人生问题尚未做出任何解答。在他二十一岁的那年，他一如以往那样，将自己控制在一种训练有素的沉默之中，宁可保持缄默而不愿发表模棱两可的观点，而在此期间，尼采对基督教的信仰越发远离了，他简直要把基督的信仰抛弃。1865年复活节，当尼采的母亲听到她的儿子拒绝参加她们惯常的圣餐时，她会是何等的惊讶！事后尼采写信给他的妹妹伊丽莎白说：“假如你祈求心灵的平和与快乐，那么相信好了！假如你希望成为一个真理的门徒，那就继续探索吧！”尼采抛弃了宗教问题的约束，对于威权便愈富反抗精神，他的性情也渐趋急切，有一个时期还加入喝酒、唱歌、打斗的团体。不久尼采便觉悟

到这种纵情的生活，深感人群中的喧嚣只能带来内心的空虚而已，于是他又重返往日的孤独。

1865年，尼采最敬爱的古典语言学的老师 Ritschl 到莱比锡（Leipzig）大学任教，尼采也随着到了那里。他去莱比锡大学注册时，正赶上校庆，校长在向学生们训话：“在一百年前的今天，歌德曾经和他们的前辈们一起在这里注过册：‘天才自有其各自的道路。’”这位谨慎的校长随即补充说：“沿着这些道路走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读书时代，你们不要以他为榜样。”校长的一席话，让兴奋不已的尼采烧掉了一些夹在作业本里的诗，重新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以极其严密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可是好景不长，厌倦随即便卷土重来，他害怕波昂那一年的事重演，他的书信和笔记里又写满了大段大段相同的抱怨。而在莱比锡的几年间，有两大影响形成了尼采的个性，这便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

那是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在一家书店偶然买到叔本华的巨著《意志和观念的世界》，他立刻被这位已经辞世的智者迷住了，他近似发狂地喊：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我看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深受叔本华那种独抱孤怀的人所感动，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

色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艺术来医好。尼采对他的朋友说：“你要我证明叔本华的正确，我只能简单地对你这样说：我之所以能勇敢而自由地正视人生，是因为我的双脚已找到了坚实的土地。形象地说吧，忧郁的潮水之所以没有将我冲离自己的道路，是因为它们无法淹没我的头。”

1866年，尼采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这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加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一场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转而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的研究告一段落的那一年他也认识了理察·瓦格纳。当时瓦格纳之所以吸引尼采，不仅在于他的伟大性，同时也因尼采深爱音乐之故。尼采欣赏瓦格纳富有革命性的作品；他们都对叔本华怀着一分喜爱的感情，瓦格纳不仅赞美了叔本华无休止的、顽强的、抗争意志，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沉醉的欢欣，这留给尼采一个启示，使他脑中激起了古希腊戴欧尼索士（Dionysus）祭祀时的那

种鼓舞兴奋之情，这使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讨论希腊剧曲之余，也还忘不了瓦格纳的作品。

教授生涯（1869—1879）

1869年，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获得了巴塞尔大学为其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尼采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后来两人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尼采就会去听布克哈特的授课，这两人对尼采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72年，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正式出版。在这里，尼采把希腊文化分成苏格拉底以前和苏格拉底以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的文化是由健康的生命力所创造的，后者则是毫无生气的理性的产物。尼采继续说，现代的文化像过去苏拉底时期文化，只有瓦格纳的音乐可以拯救这种文化的危机。尼采把一个艺术理想寄托于瓦格纳的歌剧上面。瓦格纳得到这样的知己，他怎能藏得住内心的高兴呢！无怪乎在读完《悲剧的诞生》之后，对尼采叫喊着：“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像这样好的书，简直伟大极了！”然而，其他的古典哲学教授包括

了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这本处女作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尼采放弃了精确的文字学研究方式，而是改为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尼采在哲学界处在被孤立的境地。

自1873年至1876年间，尼采陆续发表了四篇长篇论文：《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思想，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在这段时间里，哲学上被孤立的尼采活跃于瓦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了玛毕达·莫森布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了保罗·瑞。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尼采掉头而去。他在克林根布伦

（Klingenbrun）藏匿了十天，徘徊于波希米亚森林之中，就在这里，一个大的启示，使他走向自己，寻找自己，而不再奢望那已破的幻影。几天以后，他又回到拜垒，却像个陌生人，我们无法想像在这几个星期之内他是多么的痛苦。最后尼采离开了拜垒，以后再没有回去过，尼采后来写道：“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复健康，瓦格纳是我唯一的

病痛。”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他的朋友瓦格纳偶像化、神圣化，现在他不再想做瓦格纳的信徒了，他要成为真实的自己；他不再忠实于友情的瓦格纳，友情的瓦格纳是建立在哲学精神的瓦格纳之上的，这种精神消失了，友情也随着暗淡！

1878年，尼采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地抛弃了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但却始终没有着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一直为许多长年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以及严重的胃病都让他苦不堪言。1868年的车祸加上1870年的一场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

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也同时开始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学者，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独创的哲学家。

孤独的哲学家（1879—1888）

由于饱受病痛的折磨，尼采开始四处游走，以

寻找气候宜人的地方作为终其一生的栖息地。一直到1889年为止，尼采以私人身份游遍了许多城市。他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过了好几年的夏天，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度过许多年的冬天。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斯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了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其间，尼采偶尔会返回瑙堡探望他的亲人。

没有了工作后的尼采主要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另外朋友的资助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学术的创造上，有尼采的学生彼得·加斯特相助，这使得他有机会创作更多好的作品。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后，接下来的每一年，尼采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是一本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

和学术上众多作品面世不同的是，在感情上，尼采却并没有什么收获。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那一年，尼采通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瑞认识了女作家路·莎乐美。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过了一个夏季，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跟随在他们身边。尼采最后深深地爱

上了莎乐美，在保罗·瑞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却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

在爱情遭遇“滑铁卢”后，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同母亲和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是数度萌起了自杀的念头。失恋后的尼采躲到了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仅用了十天时间便写了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瓦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远，著作的销售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了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

1886年，尼采接着又自费出版了《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18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了新的引言，重新解释了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

经大功告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公众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1887年，尼采发表了《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了相当的争议。

尽管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一本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了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

1888年，健康状况稍有好转的尼采，在这年的夏季他都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之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

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

发疯和去世（1889—1900）

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尼采寄出了几封短信给他的几位朋友。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

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天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了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

尔。很快，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

在尼采的精神出现问题后，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讨论了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于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划出版，他们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了第一波的复苏。

1897年，尼采的母亲去世，尼采搬到了魏玛，由伊丽莎白负责照顾他，伊丽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

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丽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他的朋友加斯特在葬礼上致哀悼词道：“愿你神圣之名受所有后代彰显。”